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衛 藏 通 志

附 校 字 記

(三)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衛藏通志

附校字記

(三)

國學基本叢書

衛藏通志卷十三上

紀略上 原目作方略

謹案。唐古忒地方封建。沿革不一。自元明以前。撫載源流。率多闕略。欽惟我國家列聖相承。神武遐播。雖衛藏附近外番時加侵掠。莫不震懾天威。佛界永資保護。我高宗純皇帝御極之五十六年。廓藩不靖。擾近西陲。五十七年。特命大將軍統師申討。極雪嶺懸緝之險。乃揚威月竄。遂叩籲天門。籍附版圖。歲通表貢。謹案年編纂。用昭盛績。

順治年間。有蒙古固始罕。自青海起兵滅藏巴罕。據其地。至其子達彥罕。孫達賴罕。皆敬附中國。後有第巴薩木結專國倡亂。固始罕曾孫拉藏滅之。我聖祖仁皇帝襲封命嗣爲罕。其時達賴喇嘛化生於裏塘。名噶爾藏嘉木磋。青海蒙古搬至西甯之塔兒寺坐牀。適準噶爾逆賊策旺阿拉卜坦妄自生釁。自伊犁遣其賊將策凌敦多布領兵攻殺拉藏罕。擄其子蘇爾札。毀滅黃教。荼毒生靈。肆行猖獗。蹂躪藏地。我聖祖仁皇帝天地爲心。以一隅之未靖。慮一夫之失所。特遣將軍額倫特都統色倫額。革職四川提督康泰。統滿漢官兵。分道剿伐。渡通天河。即木魯烏蘇河三敗賊衆。而策凌敦多布分兵

遇我糧餉軍中食盡將士枵腹至哈拉烏蘇爲賊所困全軍餓斃其提督康泰至拉里之西爲賊僧黑帽喇嘛誘殺於是賊衆復逞螳臂肆其跳梁毀壞經典竊據藏地我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遣靖逆將軍富甯安駐兵巴里坤以分賊勢爰命皇子允禔爲撫遠大將軍統帥六師駐節西甯調餉徵兵將塔兒寺之呼畢勒罕錫以達賴喇嘛名號給與冊印俾其主持黃教由是遣平逆將軍延信固原提督馬繼伯加議政大臣銜山東登州鎮總兵官李麟等率領陝甘滿漢官兵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護送達賴喇嘛自西甯出口進征而策凌敦多布猶敢施其故智三襲我營俱爲我軍所破斬獲甚衆賊師膽喪大將軍又遣征西將軍噶弼四川永甯協副將岳鍾琪爲先鋒統領滇川楚浙滿漢官兵由打箭鑪出口大將軍駐劄木魯烏蘇居中調度九月大兵會於藏擒巨賊藍占巴托托宰桑黑帽喇嘛僞藏王達克咱等招降逆羽夷衆於是策凌敦多布計窮力竭狼狽而遁西藏底定人民奠安月之十五日送達賴喇嘛坐牀勒封承教度生達賴喇嘛將其土地人民賜之居於布達拉。

定西將軍噶弼平定西藏疏

兵部爲欽奉上諭事據定西將軍噶弼等謹奏聞爲取定昭地事從前將拉里地方攻取奏聞臣等領兵暫且在拉里地方喂養馬匹駐劄與平逆將軍約會再行進取昭地在案我們差往打聽信息之人回來稟稱竹工之呼圖克圖迎來歸順今吹木丕勒宰桑

帶領準噶爾之兵六百名，蠻兵二千名，在於噶爾招穆倫之渡口，堅守墨竹工卡。章名爾自榮所前來，與我們之兵對敵，聞聽竹工呼圖克圖暫行歸順，臣即與衆人商議，我們若駐劄仍等約會日期，倘或吹木丕勒前來，將噶爾招穆倫之渡口，墨竹工卡堅守，將歸順我們之人，俱驚怕更變，則坐守事務有誤，我們即行起身，俟吹木丕勒未能措及之先，不若將墨竹工卡、噶爾招穆倫渡口，取再等西甯之兵一同前進，如此議定，即將滿漢兵內挑選三十名，扮爲唐古忒之人，先行差往打探信息，此際工布之第巴等親身前來稟稱，我等遵奉將軍之令，帶領工布兵二千名，在於工布伽木達地方下營，一同效力等語，臣等逐一賞明，令千總趙儒、第巴濟古爾，將銀緞等物，拏去前往工布伽木達地方，將工布之兵逐一賞賜，八月十六日，在於墨竹工卡地方約會，已經差去，臣等帶領滿漢官兵，於八月初六日，自拉里起身，到工卡爾拉地方，竹工之呼圖克圖，將伊地方人口數目冊籍，呈送前來歸順，已到竹工地方，據我們從前差去之滿漢兵稟稱，墨竹工卡兒地方有唐古忒之兵，榮梭蒙古有千餘名，俱行安營，並無吹木丕勒之兵信息，次日，起身到墨竹工卡地方，據前行之先鋒稟稱，前邊劄營之賊，聞我兵到來，俱行撤散，現今彼處無兵等語，因此臣等即行前去，將墨竹工卡攻取，第巴達瓦等俱行賞賜安民，據差往噶爾招穆倫渡口，驗看船隻之通事札錯阿拉木巴等稟稱，渡口無有船隻，問村莊人等，俱回稱船隻俱被第巴達克札收去，吹木丕勒宰桑找尋徹凌敦多布，已回達木地方，渡口第巴達克札曾積粟二三千名，蠻兵札營，知大兵取了墨竹工卡地方，兵丁俱已潰散，第巴達克札情願逃往沙漠地方，臣等即差千總趙儒、第巴濟古爾，前往第巴達克札曉諭，爾原受聖恩之人，今聖主廣施法教，救護唐古忒之人，差兵前來，是爲爾等，速行歸順，如若仍然兩意不順，即差兵將爾拏來問罪，如此差去，第巴達克札自沙漠地方，又潛逃回家，前往搜尋，明白曉諭，如不歸順，即行拏獲，因此第巴達克札同趙儒濟古爾一同過噶爾招穆倫前來，接續喇嘛仲古爾達瓦等相繼歸順前來，看來此處唐古忒俱甚是恭敬第巴，凡事俱遵第巴達克札指使行事，因此第巴達克札暫行款待，令其在我們營中駐劄，探聽準噶爾賊人信息，俱前往達木、哈喇烏蘇等處地方，接我們西甯一路兵馬前去，伊等所食糧餉，俱係第巴達克札自昭地撥湊送去，昭地準噶爾之喇嘛甚多，此內亦有策凌敦多布，甚是靠用之人，第巴達克札雖經歸順，不可信服，臣等僉議得昭地地方，乃準噶爾賊人根基，我們速行由噶爾招穆倫過去。

攻取昭地。將伊巢穴占住。四面路口堅守。斷賊糧道。準噶爾調來之唐古忒兵丁。暗地差人前去。令其各散。挑選兵馬。迎接西甯一路之兵。前來幫助。使準噶爾賊兵首尾不能相顧。合力易於剿滅。令第巴達克札傳聚皮船。於八月二十三日過河。即分隊。令二等侍衛那沁、郎中鄂哩等。帶領滿漢官兵。作第一隊。臣與都統五格帶領滿漢官兵。作第二隊。副都統吳那哈、總兵官趙坤、馬會伯等。帶領滿漢官兵。作第三隊。於二十三日五更進兵。將昭地攻取。所有大小第巴等。布賴琿等寺廟之喇嘛聚集。將聖主廣施法教。救護圖伯特部落衆民之至意宣諭。衆第巴、民人、喇嘛俱跪蒙聖主之恩。享受安逸。自準噶爾人等前來。將我們遭害。以除殘壞。天朝大兵到來。我們衆唐古忒部落人等。得復見天日。紛紛歡悅。舉掌叩首。臣等將昭地所有之達賴喇嘛倉庫。盡行封謹。於昭地堅固地方安營。於相通四面道路。俱派兵看守。斷絕準噶爾往來之人。運糧道路。又爲唐古忒字樣。用第巴達克札印信。將策凌敦多布處所有唐古忒之兵。暗地差人前去。令其各散。派綠旗官兵。前往噶爾丹色喇布賴琿等廟內。有堪布等。曉諭準噶爾喇嘛。準噶爾喇嘛等幫助策凌敦多布。毀壞法教。將唐古忒人等殘毀。爾等即行舉出。與爾等出家之人無涉。若隱藏一名。俱歸罪於伊等。因此三箇廟內堪布衆喇嘛。將廟內所有一百一名舉出。準噶爾喇嘛內。有爲首者五名喇嘛。第巴達克札各廟堪布等俱稱。伊等係策凌敦多布甚是靠用之人。訊問此五名喇嘛。即行斬戮。其餘九十六名準噶爾喇嘛。盡行收禁。昭地監內。臣等挑選滿漢兵。整頓馬匹。即前往迎接平逆將軍延信之兵。幫護合力剿滅賊寇外。爲此謹奏等因。奉旨。將軍噶勒弼將得昭地奏摺。即鈔寫發往大將軍王、將軍富壽安、傅爾丹、盛京三處將軍、江南杭州荊州西安右衛將軍。各省督撫提鎮。欽此。

定西將軍噶勒弼平定西藏碑記

聖天子統御中外。覆育萬方。文德覃敷。自古難化之族。武功赫濯。闢從來未闢之疆。允矣澤被無雷。威周出日。凡秉血氣。莫不尊親。獨策旺阿拉布坦蠢爾無知。自外生成。

逞非蛙之見。肆螳臂之雄。暗令策凌敦多布戕害喇嘛。荼毒生靈。邊臣奏報。上履宸衷。軫此荒隅。陷於水火。爰命撫遠大將軍王親統貔貅。駐節木魯烏蘇。居中調度。指示機宜。遣平逆將軍延信。由庫庫爾寨一路進剿。命臣噶勒弼統領川滇荆楚江浙滿漢官兵。

由蜀進剿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由蜀之打箭爐、裏塘、巴塘、以至乍了、察木多、會集官兵整隊進發。一由類烏齊、結結樹、冰噶、三達奔卡爲正兵。一由洛隆宗、碩板多、達隆宗、沙工拉、魯工拉爲奇兵。訂期會取拉里、墨竹工卡一帶地方。宣布天朝恩威。曉以順逆大義。撫歸戮叛。敗賊番。降服準噶爾。委授之藏達格咱第巴阿角喇布坦。兵不血刃。於八月十三日直抵昭地封倉庫。以待西師。撫僧俗而甯佛土。招回哈拉烏蘇助逆之蠻兵。斷彼拉撒達木餽賊之糧道。西師在前。我兵在後。而策凌敦多布等授散食絕。力竭勢窮。狼奔鼠竄。戢影遠遁。由是西來之達賴喇嘛。得於九月望日抵藏坐牀。僧俗皈依。遠邇傾嚮。歡聲振天。梵音匝地。共祝聖壽無疆。河山鞏固。此皆上賴廟謨宏遠。德威遐震。下仗諸臣布置。糗糧充裕。更兼將士奮勇。志切同讎。所以道經五千。履危峯雪嶺。有如平地。時歷四月。冒蠻煙瘴雨。而甘之若飴。壯氣凌雲。直入亘古師旅未到之絕域。而成此克捷之功也。勒之豐碑。恭紀道塗。年月云爾。銘曰。天地爲界。日月爲期。一洗塵氛。永靖荒裔。

御製平定西藏碑文。鐫石築亭於布達拉之前。

文敬編
卷首

雍正元年。

青海羅卜藏丹津叛。遁入藏境。撫遠大將軍羹堯克之。

青海羅卜藏丹津犯順。恐其擾藏。時撫遠大將軍羹堯克松潘鎮總官兵周瑛領川兵二千餘名。由打箭爐出

口。自霍爾甘孜一帶。招撫未順番夷。直抵西藏。又遣雲南提督郝玉麟。統領雲貴官兵千餘名。駐劄察木多。以爲聲援。次年六月。探報羅卜藏丹津遁入藏境之克哩野地方。總兵官選精兵三百。同貝勒康濟齋帶番兵萬餘。由陽八井一路兼程追逐。至噶勒藏骨。察阻雪回兵。是年。達賴喇嘛勒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率領天下釋教達賴喇嘛。予以册印。

雍正三年。

師旋。陸周瑛四川提督。

雍正四年。

春。撫插類烏齊一帶番民。

雍正五年。

貝子阿爾布巴等作亂。內閣學士價格等先馳赴藏。

貝子阿爾布巴、公隆布齋、台吉札勒齋等謀殺貝勒康濟齋。背逆不道。藏民告變。我世宗憲皇帝命內閣學士價格、副都

統瑪拉、洮岷協副將顏清如先

馳赴藏。撫綏人民以安番衆。

雍正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札郎阿赴藏。磔阿爾布巴等於市。

夏四月。特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札郎阿為正帥。護軍統領邁祿、西甯鎮總兵官周開捷副之。率領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神

木協副將周起鳳、花馬協副將惠延祖、波羅協副將劉永貴、及參遊各四員、帶領滿漢官兵八千四百餘員名。由西甯出口。又命散秩大臣兼鑾儀衛衛周瑛為正帥。化林協副將楊大立、夔州協副將張翌、並遊守各四員、領四川兵千餘名。由霍爾甘孜一路進發。派雲南鶴勝鎮總兵官南天祥、劍州協副將姚起龍、廣羅協副將馮鑾、及遊守各三員、率滇兵三千名。由蔡木多一路進發。三路官兵尚未抵藏。台吉頗羅齋糾後藏阿哩札什倫布等處番夷二千餘名、直擣前藏。擒獲阿爾布巴等。大兵到藏。縛獻軍營。維時左都御

史札郎阿等公同審實奏其叛跡。九月晦日，磔阿爾布巴、隆布鼐、札勒鼐等於市，并誅其子於布達拉之前藏地。復安勅封頗羅鼐爲貝子，總管西藏事務，並議遷達賴喇嘛於裏塘，以杜釁端。

冬十一月，遷達賴喇嘛於噶達城，住錫惠遠廟。

十一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陞吏部尙書札郎阿、西甯鎮總兵官周開捷領官兵五千名護送達賴喇嘛自前藏起程赴裏塘。四川重慶

鎮總兵官任國學帶領兵一千名接替護送，大兵即由裏塘各回本汛。是年打箭爐廟工告竣，在噶達地方欽賜匾額曰惠遠廟，御製碑文（敬載寺廟門）。達賴喇嘛移住焉。裁化林協，惠遠添協。日泰甯協除協兵外另駐防兵千有八百，均爲達賴喇嘛之防護。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瑪拉、前鋒統領邁祿、散秩大臣周瑛、副都統馬紀師並遊守各四員，秦蜀兵二千名，鎮撫藏地。察木多留滇兵一千名，派提督張耀祖、劍州協副將姚起龍駐劄其地，以作藏兵聲援。

雍正八年。

駐藏大臣、內閣學士僧格出防騰格哩達木。

準噶爾侵犯巴里坤卡倫，駐藏大臣、內閣學士僧格具奏，領遊守各三員，兵一千五百名，唐古忒兵一千名，出防騰格哩達木，遏其奔藏之路。

復於玉樹白兔河、奔卡立馬爾、納克產、僧根物角四處各派千把總一員，帶番漢兵數十名，設卡偵探，每年秋雪降封山時撤回藏內。

雍正九年。

駐藏大臣、蒙古都統、內閣學士僧格出防騰格哩諾爾。

內閣學士、陞蒙古都統僧格出防騰格哩諾爾。夏六月，護軍統領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秦甯協副將加總兵衛楊

大立領川兵一千五百名，更換副都統瑪拉及舊駐藏，并臺汛川陝兵一千五百名，十一月副都統瑪拉統領換回，其駐劄察木多滇省官兵亦一例更換。

雍正十年。

駐藏大臣、蒙古都統青保出防騰格哩諾爾。

春。陞青保蒙古都統。同加銜總兵楊大立出防騰格哩諾爾。楊大立旋因事解京。秋七月。轉陞青保滿州都統。是年。副都統李柱、西甯鎮總兵

官周起鳳、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可才、遊守各二員、兵一千名更換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永昌協副將馬紀師、及舊駐之川陝官兵、而副都統李柱至甲寅病故。冬十二月。總兵官周起鳳領兵抵藏。越四月。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率川陝官兵一千名回汛。

雍正十一年。

秋八月。前藏駐防兵丁移駐札什城。

春。都統青保、副將張可才出防騰格哩諾爾。欽奉諭旨。於色拉寺大昭之閒。札什地方另建城垣。留兵五百名。其餘撤回。夏四月。防兵回藏。由京換防之原任工部

尙書副都統瑪拉抵藏。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副將張可才率領官兵。於七月中旬分撥起程。八月。城工告竣。九月初四日。防兵移駐札什新城。

雍正十二年。

都統青保、大理寺卿苗壽革職解京。

都統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緣事掣解回京。派出接替之散秩大臣伯阿爾珣、副都統那蘇泰。秋八月。至藏。阿爾珣卒。是月。其駐劄察木多滇兵。全議撤回。裏塘川

兵一千名內。減撤四百名。派都司一員統領移駐察木多。

雍正十三年。

秋七月。達賴喇嘛還前藏。布達拉坐牀。

準噶爾遣使求成。我世宗憲皇帝軫念生靈疾勞。允其所請。定界息兵。又以達賴喇嘛久離藏地。令其回昭。以遂其性。特命果親王至泰甯。賜以筵宴。副都統

福壽、兵部郎中祁山、理藩院郎中拉卜坦、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聖學領駐防秦甯官兵五百名。於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同章嘉呼圖克圖由惠遠廟起程。七月望二日抵前藏。越七日通達賴喇嘛於布達拉坐牀。九月二十五日送章嘉呼圖克圖赴後藏。禮班禪額爾德尼傳衣受戒。冬至日事畢。回至前藏。十二月朔頒齋世宗憲皇帝遺詔至藏。

乾隆元年。

章嘉呼圖克圖入都。

章嘉呼圖克圖同齋詔熬茶之侍衛帶領副將張聖學並原護送達賴喇嘛來藏之川兵自藏起程入都。

乾隆四年。勅封頗羅鼐爲郡王。領藏事如故。

後頗羅鼐卒。其次子珠爾墨特那木札勒襲封。

乾隆十五年。

珠爾墨特那木札勒謀逆伏誅。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爲其黨所害。駐藏主事策坦、

參將黃元龍殉之。

珠爾墨特那木札勒謀逆不法。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廉其叛逆。密疏奏聞。恐逆賊猝生他變。遂召珠爾墨特那木札勒於樓上誅之。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爲其黨所害。主事策坦、參將黃

元龍殉之。(見寺廟門雙忠祠碑。)餘黨悉散。都統班第、四川總督公策楞至藏。具狀奏聞。欽奉諭旨。傅清、拉布敦加贈爲一等伯。入祀賢良祠。昭忠祠。子孫以一等子爵世襲罔替。都統班第、總督公策楞悉捕誅珠爾墨特那木札勒之餘黨。藏地始定。奉旨。除西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裁決。

乾隆五十三年。

廓爾喀侵犯藏境。唐古忒私和。廓爾喀遣使進納表貢。

夏五月。廓爾喀侵犯藏境。經駐藏大臣都統公慶麟、副都統雅滿奏具狀奏聞。並徵調四川兵馬糧餉。命御前侍衛

理藩院侍郎巴忠馳驛赴藏查辦。又奉諭旨。命成都將軍鄂輝、副都統佛智、四川提督成德、總兵官穆克登阿、張芝元等率領滿漢土屯各營官兵三千名。由打箭爐出口。四川總督李世傑率鹽茶道林儁、川東道王啓焜駐劄打箭爐。督催運解糧餉。及調派官兵事務。布政使王站住、按察使和甯在成都率道府以下官員籌辦起運軍餉火藥。分派各站糧員事務。是年冬。我軍齊集前藏。廓爾喀遣沙瑪爾巴求和。侍郎巴忠將軍鄂輝遣總兵官穆克登阿、張芝元帶領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赴交界地方議和。廓爾喀退還所占境界。并遣頭人等赴京進納表貢。都統公慶麟被劾革職。副都統雅滿奏降爲二等侍衛。調駐新疆。暫留副都統佛智辦理駐藏大臣事務。

乾隆五十六年。

秋七月。廓爾喀復擾後藏邊界。占據聶拉木。

七月二十二日。駐藏大臣都統保泰、副都統雅滿奏等具奏。本年三月間。通拉大山雪已融化。噶布倫丹津班珠爾呈請與噶布倫札什敦珠

布二人帶領戴琿等分爲八路。赴交界地方查閱駐守番兵。達賴喇嘛亦差札薩克喇嘛噶爾藏丹津一同赴聶拉木地方修理廟宇。於七月二十一日據脅噶爾管官報稱。六月二十四日查邊之噶布倫在聶拉木地方爲講論舊債事務。寄信與廓爾喀去後七月初六日傍晚。有廓爾喀頭人帶領七十餘人到來。次日早晨。又有廓爾喀頭人帶兵千餘名向聶拉木進發。噶布倫等見其人數衆多。不能阻攔。遂將該處穆薩橋拆毀。廓爾喀人等疑以爲斷其歸路。乃施放鳥鎗。兩相交戰。俱各受傷。廓爾喀人拆毀東橋。將聶拉木寨落占據。併圍困噶布倫等。隨傳問公班第達因何起事緣由。據稱。上次廓爾喀侵佔邊界時。蒙大皇帝發兵到來。廓爾喀畏懼投降。彼時將軍大人們定立邊界。兩家再無爭競。具有甘結合同。祇因唐古忒每年在聶拉木收取伊等稅銀最重。又給與伊等

鹽舫不好。已故噶布倫索諾木旺札爾亂行侵漁該處商民貨物。伊等屢懷忿恨。所議賠償伊等各項。一時不能完結。是以我等私相定議。連利息核算。共計銀四萬五千兩。作爲三年償還。本年五月。已將本年之項送過。去年廓爾喀寄來信云。汝等若再給一年。可以讓免一年之欠。令派大頭人講議。此字噶布倫等巡邊之便。寄信與廓爾喀。差人到聶拉木。彼此商議。今大約因此事起衅等語。

廓爾喀賊匪誘執噶布倫丹津班珠爾以歸。

駐藏大臣保泰等具奏。七月初六日。廓爾喀賊匪占據聶拉木。圍困噶布倫。後至初九日。有信字自廓爾喀寄到。將噶布倫等直裹入其地。查

脅噶爾地方距第哩浪古兩站。第哩浪古距聶拉木兩站。隨調取該二處番兵。赴聶拉木救援。

八月。廓爾喀賊匪占據濟甯。

駐藏大臣保泰具奏。自前藏起程。於八月初三日。抵札什倫布。初四日。據都司徐南鵬稟稱。毀占據。仍退守脅噶爾營官寨。又綠營兵胡廷海。盧獻麟等將熱索橋砍斷。廓爾喀復伐木搭橋。將濟甯占據。併將胡廷海。盧獻麟等裹入其地。

保泰遷班禪額爾德尼奔赴前藏。

八月十六日。保泰遷班禪額爾德尼由陽八井北路奔赴前藏。仲巴呼圖克圖並未隨行。留都司徐南鵬帶領綠營兵一百二十名。護守札什倫布。

廓爾喀賊匪擾至薩迦溝。

十八日。保泰自托布嘉地方具奏。據烏爾公阿稟稱。十六日。同前藏戴琫。帶領綠營。達木。唐古忒各兵。前至薩迦官寨。上首一帶撤牆。遇賊。見有三千餘名。圍繞迎戰。適有禦賊頭隊。達木官

兵。及唐古忒兵丁對敵不住。往後退走。賊人乘勢向前。公札什納木結。與固山達策巴結先後陣亡。達木兵陣亡者最多等語。又據馬得功稟。十六日。與賊對敵。唐古忒兵見賊。施放一二鎗。即行退走。惟達木兵尙知奮勇拒敵。無如祇有三百。衆寡不敵。以致陣亡。

過多賊乘勢占據薩迦廟居住等語。奉上諭。昨據保泰奏。與廓爾喀交戰。達木蒙古固山達策巴結。公札什納木結打仗陣亡。唐古忒等怯懦。見賊即行退走。達木蒙古兵丁甚屬奮勇禦敵。是以多有陣亡等語。固山達策巴結。公札什納木結打仗陣亡。甚屬可憫。着交部照陣亡例議卹。其陣亡達木蒙古兵丁。交保泰等查明咨部。一體議卹。唐古忒兵丁性極怯懦。見賊即行退走。實屬可恨。屬下兵丁不思保護公札什納木結。以致陣亡。本應將隨從兵丁治罪。今不加深究。即係伊等之幸也。偶有陣亡。亦必係被賊追殺。不應交部議卹。着保泰等剴切曉諭。衆噶布倫戴琿等知之。欽此。

班禪額爾德尼抵布達拉。

八月二十六日。班禪額爾德尼抵前藏。在布達拉居住。

廓爾喀賊匪擾至札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宵遁。

保泰等具奏。據都司徐南鵬稟稱。二十日。廓爾喀擾至札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於十九日夜遁去。有供奉額沁騰格哩佛之

濟仲喇嘛。與札桑堪布喇嘛等禱驗龍單。言不可與賊拒戰。是以人心渙散。僧俗紛紛逃避。有藏入營官寨者。賴綠營兵丁嚴固保守等語。

九月。都司徐南鵬堅守營官寨。賊衆退回。

九月初十日。保泰具奏。都司徐南鵬稟稱。連日廓爾喀奪取營官寨。該都司等在寨內施放鳥鎗。打死賊匪頭人一名。賊兵十餘。賊見營官寨堅固。

難攻。衆悉退回。是夜放火焚燒四圍所屯糧草。又戴琿敏珠爾多爾濟於九月初一日迎戰。殺賊十餘人。所帶貢布達克達克布各兵。均已受傷。退守白浪。又戴琿珠薩木珠凌巴在僧格宗遇賊打仗。受鎗傷陣亡。又丹津納木結打仗陣亡等因。

廓爾喀賊匪搶掠札什倫布財物以歸。

十六日。保泰具奏。據徐南鵬報稱。九月初七日。廓爾喀賊衆忽然撤回。將札什倫布金塔上鑲嵌珠石起下掠去。又據噶爾第巴報稱。廓爾喀賊衆二千餘。

人至喀爾達地該處距帕克哩定結最近撮古喀爾達有通齊噶爾
江孜等處路經派遊擊李芝榮烏爾公阿等帶兵駐守江孜等因

冬十月協辦大學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爲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爲參贊大臣帶領巴圖魯侍衛章
京一百員副都統烏什哈達岱森保爲領隊大臣帶領索倫達呼爾兵一千名由青海一路赴藏冬

十月奉

上諭廓爾喀滋擾後藏一事現派福康安前往督辦並令海蘭察等分起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員副都統烏什
哈達岱森保分起帶領索倫兵一千名福康安現由山西一路赴青海前進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並索倫兵
丁俱由河南一路赴青海行走前已降旨令各督撫將應行預備車馬供給等項聽候軍機大臣酌定官員兵丁等起程日期分撥
起數知會到日再行備辦毋庸過爲早計致令守候需時各督撫接奉後自能妥辦着傳諭各督撫等所有此次海蘭察及巴圖魯
侍衛章京並兵丁等經過各處每省派遣員一二人分段照料入境出境專司車輛馬匹廩給等事到站即行應付不可
稍有缺乏俾官員兵丁等行走得以迅速事畢各奏聞倘有需索擾累之處飭令該道據實稟報該督撫即行查辦欽此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駐劄打箭鑪調派征兵籌運軍餉

十六日大學士孫士毅自打箭鑪具奏
爲欽奉諭旨令臣添調屯練降番二千

名合之海蘭察等帶領兵數及藏內現有之兵不過七八千人就西藏現備之糧及臣業經運送出口存貯之五千四百石再加飭
令各台就近採買之稞麥等項實已寬然有餘所有現在請碾附近倉米一萬石據各屬稟報發運在途祇有三四千石其餘並有
尙未碾出者臣現在遵旨催令運送五千四百石補還鑪倉撥出之數其餘一萬四千六百石飛札檄令不必碾運以省糜費至屯
練降番先經鄂輝成德分帶二千三百名赴藏臣現復遵調屯練一千名降番四百名並革卜什咱巴底巴旺等處土練最爲壯
健共調六百名以足二千之數計十二月初開自鑪起程到後藏時已在二月杪三月初開臣計算程途此時即須檄調以便福康
安臨期應用派令曾經打仗之士目人等即由草地營領赴鑪並檄調署川北鎮諸神保令其統領二千名前赴福康安行轅伺候

調遣一面挑選曾經出師台灣及攢拉促侵等處出色將備隨同諸神保帶兵赴藏等因奉諭孫士毅奏酌撥軍糈米石運送察木多巴塘裏塘等處並檄停三十九族及滇省各兵等摺實在盡心周到可嘉可慰之至已於摺內批示矣糈務爲軍行要需寬爲籌辦源源接濟方可無誤軍糈但藏地程途遙遠運送維艱而就該處多爲採買又慮艱於購辦是以節次諭令孫士毅通盤核算熟籌妥辦今據孫士毅覆奏檢查駐藏大臣原咨該處倉糧及喇嘛商上共有七千石現可採買二萬石牛羊一萬六七千隻每兵每日八合三勺合計已可供萬人一年軍食再加預備送藏糧石即再增萬人亦可充然等語如此則糈儲寬裕敷用有餘覽奏深爲欣慰此時鄂輝成德先後帶領漢屯兵二千二百名加以先期派往換班兵一千二百餘名合之藏內原駐官兵共計四千餘名昨又降旨派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員令海蘭察分起帶領索倫達呼爾兵共一千名令副都統烏什哈達岱森保帶領由京自青海草地行走赴藏本日據福康安奏請添調屯練降番二千名於明春進剿賊匪更爲得力著孫士毅即先行派撥屆期前往所有停調滇兵二千名竟可毋庸預備著傳諭富綱即行撤回本營不必令其在邊境駐劄守候其察木多三十九族兵二千名亦著鄂輝等即一併撤回無須調往是統計明年大舉所調滿漢索倫達呼爾屯番兵丁共有七千餘名加以帶兵官員跟役人等亦不過八千餘人且此亦斷無須辦至一年之久今孫士毅籌備糧石是供一萬人一年之食是支應已極綽然有餘摺內所稱於成雅邛三屬倉糧內碾米二萬石運糴轉送察木多接濟西藏兵食一節似屬可緩雖孫士毅所辦糧石價值比在釐城採買減省而由糴運至察木多則所費腳價甚多即此次軍糈必須寬爲備辦亦應照孫士毅前奏於藏內就近採買可以省至十倍俟福康安抵藏查看該處情形於現買二萬石外將來或有需用先儘藏內採辦支給自足敷用如藏內實不能即行添辦必須內地接濟再行咨會孫士毅陸續運赴亦不爲遲著傳諭孫士毅此次成雅邛三屬所碾米二萬石現在不必起運以省糜費總聽福康安到藏彼此酌商辦理方爲妥善欽此

十一月明正土司甲勒參諾爾布捐辦運夫棉衣

十一月初八日大學士孫士毅自打箭爐具奏明正土司甲勒參諾爾布感激皇上恩德不但應發烏拉腳價並未絲毫剋扣竟又

自出已貨將運米番民每名給以棉襖一件牛毛布絨一條爲現在冰雪禦寒之具邀請地方文武官眼同賞給以見其急公報效臣已面加優獎許以奏聞是以旬日以來烏拉更加踊躍每日或三四百石或五六百石聞日趕運出口口外糧運派建昌道徐長發曉夜趕辦等因

四川總督鄂輝革職以副都統銜駐藏辦事成都將軍成德革職以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公奎林補授成都將軍山東巡撫惠齡補授四川總督俱馳驛赴藏授爲參贊大臣

初十日奉上諭上
次廓爾喀因鹽稅

細務與唐古忒人等彼此爭執鄂輝成德同巴忠前往該處查辦並不剖斷明確一切皆聽從巴忠謬爲辦理以致復滋事端茲巴忠畏罪自戕伊二人本有應得之咎經朕格外加恩不即問罪仍令帶兵赴藏一切自贖鄂輝成德理宜倍加奮勉迅速償程剋期抵藏剿殺賊匪以贖前愆今伊二人任意延緩每日按站行走出口多日尙未到藏節據保奏廓爾喀賊匪搶掠札什倫布之後尙在定結第哩浪古等處逗遛觀望未經退回此正天奪其魄坐待殲誅若鄂輝成德行走迅速早抵藏內即可跟踪進剿殲戮無遺乃竟需滯不前坐失機會其錯謬甚大豈可復膺封疆專閫鄂輝著革去總督賞給副都統銜駐藏辦事仍令舒濂幫辦成德亦革去將軍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聽候福康安調度差遣鄂輝成德俱係獲罪之人今復加委任務須激發天良勉力自贖以觀後效若再仍前貽誤自必從重治罪斷難復邀寬貸所有成都將軍著奎林補授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其未到任以前仍著觀成署理俟軍務告竣奎林再赴新任四川總督員缺著惠齡補授其山東巡撫員缺即著吉慶補授惠齡現已諭令來京陛見俟將衛藏應辦事宜面加指示後即馳驛赴藏先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同福康安剿辦廓爾喀賊匪事竣再回成都接印任事現在應行備辦軍需糧餉等項孫士毅悉心籌畫均極周到仍著任彼一手經理俟惠齡事竣到任後再行交印起程來京供職其總

督養廉仍著孫士毅惠齡各半支給以示體卹欽此

將軍協辦大學士公福康安抵西甯出口

二十九日協辦大學士公福康安陝甘總督勒保會奏。臣福康安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行抵西甯與臣勒保及奎舒接晤。遵旨會同熟商查青海一

路冬令原有貿易番子往來尋覓有草地地方牧放馬匹即遇微雪不致壓沒草頭仍可牧放惟柴薪無處樵採牛糞難以檢拾臣勒保現將柴薪燒燃等項趕辦齊全雇覓駱駝運送以備糞草不足時接濟應用亦可無虞缺乏臣等以該處道路情形必須詳詢經行熟習之人方能確實查有跟隨堪布囊索存留收馬之番子瑪京達什東珠布等現在丹噶爾地方等處傳到該番子等面加詢問據稱每次自藏至西甯俱係夏間起身沿途牧馬緩行並間遇雨雪阻滯約行一百餘日經過地方並無林木俱係帶糞燒然今將軍裹帶柴薪可備糞草缺乏之用尋覓有草地地方牧放馬匹冬令亦可行走惟口外程站甚大長行馬匹不能甚速每日不過六七十里若遇大雪即須停待耽延等語查該番子行走俱在夏令其隆冬風雪情形並未目擊復傳當赴西藏貿易之青海所屬番子嘉木磋等詳細詢問青海一路冬令能否行走據稱此路貿易往來並無內地之人惟青海番子常赴西藏貿易我等於冬天行過一兩次如雪不甚大原可照常行走一遇大雪天寒不能融化勢須停待數日俟有大風吹散積雪方可覓路前進惟該處山高處陰寒凝結即成瘴癘雪後瘴氣較之夏間更甚即如乾隆三十九年曾遇大雪晝夜不止深至丈餘守候甚久此並非每年常有之事就目下情形而論天氣清明此路實可行走各等語復詢之青海札薩克郡王索諾木多爾濟等所言大概相同臣等伏思口外地氣較寒冰雪在所不免詳察蒙古番子等所稱情形不過慮爲雪阻道路並不致隔絕該處既有貿易番子往來即可爲冬令能行之明證若此時自西甯改道由打箭爐出口紆迴往返不特移站倍遙而巴塘裏塘等處俱係口外地方山高雪大亦復有礙進行臣等再四商酌自當由青海一路行走近日天氣和暖爲西甯邊地所罕見仰賴聖主洪福自可無虞阻滯即使間遇風雪稍須停待核之由四川赴藏程途總爲捷近不至欲速反遲現在應用之馬匹駝隻鑼鍋帳房口糧柴薪等項臣勒保自奉到諭旨後

馳赴西甯，趕緊籌辦。傳到蒙古札薩克等，多方曉諭。安設軍台，雇覓熟悉番子，作爲嚮道。臣福康安一到西甯，早已預備齊全。自西甯到藏，口糧俱足，敷用連日。檢點裹帶，分派口糧，並傳集蒙古番子等，細加詢問，人無異辭，竟可定計行走。即於十二月初一日吉期，自西甯出口前進。現在西藏賊匪情形，總未據鄂輝成德詳奏。惟聞賊匪尚在定結，第哩浪古等處，負嵎據險。此時大雪封山，賊匪進退無路，想鄂輝成德先後抵藏，自能痛加剿殺，大示兵威。今雖據把總楊登魁同戴璋等在江孜地方打仗殺賊，亦未嘗獲活賊。訊探賊情虛實。臣福康安五中焦急，恨不即抵該處，欽遵謨訓，籌度機宜，奮勇直前，以振軍聲，而寒賊膽。出口後，惟有設法償行，以期早進西藏，籌辦一切。據實迅速奏聞，仰慰聖懷等因具奏。硃批：欣慰，欽此。

十二月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等由西甯出口

十二月初四日，陝西巡撫秦承恩具奏，爲欽奉上諭，著傳諭秦承恩，如海蘭察尚在該省，仍令取道西甯進發。至後二起巴圖魯、侍衛、章京等

計此時尙在陝境，該撫即令遵照前旨，俱從西甯一路行走。欽此。臣查海蘭察行抵西安，與臣面商酌，在甘肅四川分路之咸陽縣地方，等候福康安確信，再行前進。嗣臣接準福康安來信，令海蘭察竟赴西甯出口，當即飛咨海蘭察閱看，並飭布政使和甯護送至甘肅涇州交替。茲查第二起台斐英、阿、暨三起阿滿泰等，先後過省。臣已將海蘭察仍由西甯行走之處，當面告知，俟全數出境後，另行具奏等因。

初十日，奉上諭：福康安等會商由青海一路赴藏一摺，覽奏嘉悅之至。前因勒保奏青海一路冰雪較大，柴草維艱，途中恐有阻滯，是以降旨令福康安到西甯後，與勒保奎舒面商定議。若勢難行走，即改道鞏昌，仍由四川赴藏。但朕已料及福康安索性勇往，急功耐勞，雖有旨令其酌商改道，而福康安仰體朕蚤夜焦思，欲早得衛藏實在情形，方慰屢注。如青海道路可以行走，福康安必不辭勞苦，仍由青海前進。昨福康安在平番道中，已奏明俟抵西甯後，與勒保奎舒面商，決計從青海進發。業經降旨嘉獎。今福康安一到西甯，即將青海道路訪詢確切，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吉期啓程前進，與朕心適相符合，實能仰體履懷，克副委任。嘉慰不可言喻。福康安著賞給御用鐵指一箇，葫蘆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用昭優獎。且罔內稱近日天氣和暖，爲西甯邊地所罕見。此實

上天護佑之嘉兆。曷勝額手感謝。看來事機順利。明春大舉進剿。定能一順百順。迅奏膚功。從此得以稍抒馳驅。迓歲迎祥。欣慰之餘。有何可喻。至勒保奎舒於福康安未到之先。將應用馬匹。駝隻。鑼鍋。帳房。口糧。柴薪等項。設法趕緊籌辦。並安設台站。雇覓熟悉番子。作爲嚮導。福康安一抵西甯。得以定期邁發。所辦俱屬可嘉。勒保奎舒除明降諭旨。交部議敘外。著各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以示獎勵。至摺內稱令海蘭察等由川赴藏一節。已據秦承恩奏到。海蘭察暨後一起巴圖魯侍衛。章京仍從甘肅前赴西甯。現已陸續過境。其索倫。達呼爾兵丁。現已陸續到齊。即令分起按程行走。仍照前旨由西甯赴藏。欽此。

陝甘總督勒保查辦青海一路軍臺十三日奉

上諭。前據勒保奏。青海一帶。安設台站。現在查照雍正間舊例。自西甯以次安設。並令鄂輝於藏內管轄地方。按站設台。直接青海交界。

現已派將弁裹帶口糧前往。如西藏地方。安台尙未齊全。即令隨處代爲安設。諭語。此次台站關係文報往來。甚爲緊要。必須查照舊日章程。依次安設。中間毋稍間斷。方可聲息相通。郵遞迅速。所有青海至藏一帶。沿途應安台站之處。是否可以遞相接續。不誤進行。勒保現在駐劄西甯。相距不遠。聲息可通。福康安啓程後。勒保自必遣人隨同前往。其辦理台站官員。亦必時有稟報。至福康安行過青海蒙古游牧地方。奎舒在當噶爾一帶。知之必詳。所有福康安途次曾否遇雪。行程迅速若何。及所安台站。是否一律預備齊全。不能間隔之處。著傳諭勒保等。即行詳悉探明。迅速馳奏。欽此。十四日。奉。上諭。青海一帶。所設台站。據勒保奏。現今藩司景安。隨同福康安前往。逐處安台。並恐西藏不及辦理。已派將備帶領兵丁馬匹。一同前進。代爲安設。迭次接奉寄信。福康安諭旨。即飭口外軍台轉遞。不致遲誤等語。所辦俱好。前此諭令勒保等。青海一帶。台站暫停安設。原慮水草不便。今勒保於接奉初次所降諭旨後。並不拘泥。仍行照前安設。往來郵遞。得以迅速辦理。實屬可嘉之至。勒保業已兩次交部議敘。並經賞給荷包。著再賞玉帶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以示優眷。欽此。

陝甘總督勒保籌辦青海一路馬駝又奉

上諭。西甯一路勒保等預備馬匹駝隻甚多。又奎舒令札薩克辦馬四千。四現在據奎舒奏。札薩克王公獻馬一千匹。已降清字諭旨。令其收受給

價。是該處馬匹已屬寬然有餘。福康安此時由青海赴藏。輕騎減從。所用馬匹甚少。其預備多餘馬匹。留存等候。未免徒費喂飼。今思口外一帶。近日天氣較往年和暖。途中水草不致缺乏。且海蘭察所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不過百餘人。所騎馬匹無多。著傳諭海蘭察。即與勒保商酌。帶同巴圖魯侍衛章京。著即照在內地行走起數。由西甯起程進發。可以及早抵藏。至索倫達呼爾兵丁。見已陸續到京。本月二十外。可以分撥起身。抵西甯後。已屆春融。該處馬匹備辦寬餘。即著勒保令帶兵烏什哈達岱森保率領兵丁。隨到隨行。以期迅速抵藏。若彼時賊匪尚在後藏。聶拉木邊界逗遛。正可令海蘭察等帶領此項奮勇勁旅。直前追剿。更可將賊衆殲戮無遺。而藏內僧衆番俗人等。見有官兵早到。人心亦可鎮定。於剿捕機宜。實爲得力。欽此。

青海札薩克貝子羅卜藏色布騰、公達瑪林、台吉達什車木博爾等。照料巴圖魯等過境。

十八日。陝甘總督勒保具

奏。海蘭察於十五日抵西甯。巴圖魯侍衛章京等於十六十八等日到來。將海蘭察作爲第一起。台斐英阿作爲第二起。阿滿泰作爲第三起。擬於十九、二十、二十一等日起程出口。臣仍酌派熟悉路徑之人。作爲嚮導。取道前進。並據青海札薩克貝子羅卜藏色布騰、公達瑪林、台吉達什車木博爾告稱。我等深受大皇帝高厚天恩。毫無報效。今參贊帶同巴圖魯侍衛等。從此出口進兵。我等在於青海地方。情願隨同照料。並可將新設台站所有屬下蒙古。順道巡查。不致貽誤等語。臣察其情詞。出於至誠。甚爲踴躍。當即允其所請。並諭以爾等如此爭先趨事。實爲可嘉。自當遇便奏聞。上邀恩賞。該札薩克等俱各歡欣感激。莫能名狀。又具奏。札薩克等辦就肥馬三千匹。足敷索倫達呼爾兵丁騎用。此外尙有各札薩克等呈獻馬一千匹。分爲二撥。在納木喀多倫巴圖爾二處。以備中途接濟等因。奉清字諭旨。將在事出力之札薩克蒙古王公等分別獎賞。欽此。

將軍協辦大學士公福康安抵黃河渡。

又具奏大將軍福康安於十二月初四日自阿什漢水頭合起身經過五六七合地方俱天氣晴和行程安適其六七合以西距邊稍遠早晚寒冷午間氣候

尙和惟此數站內開有山路石徑崎嶇並山內有舊存積雪之處不能緊走十三日行抵瑪琍鄂博地方遇微雪一次旋即晴霽並無阻滯十六日抵黃河渡即瑪楚喀地方此數日並無風雪惟口外天寒站遠兼有瘴氣等因

乾隆五十七年

正月初二日奉上諭本日遞到鄂輝成德六百里奏報朕以爲必係馳往邊界打仗殺賊情形及加披閱鄂輝於十二月初三日發摺時尙在前藏成德亦甫自江孜行抵後藏尙未帶兵前往聶拉木濟隴絨轄等處追捕賊匪所奏均不過查看札什倫布廟宇塔座及查詢保泰雅滿泰並審辦現獲賊匪等事殊屬無謂已於摺內詳悉批示賊匪在邊界逗遛多日坐待殲誅鄂輝成德總不以爲事一味心存畏怯觀望遲回以致定結逗遛之賊匪先行逸去未能乘機痛剿鄂輝成德實屬無福坐失機會殊屬可惜著再傳旨嚴行申飭計此旨到日福康安早已馳抵前藏略辦一二日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並所調屯練番兵及索倫達呼爾兵以次俱陸續齊集福康安統領官兵相時度力攻圍截殺自可將逗遛賊匪概行殲戮卽趁兵威勝勢一舉集事至成德所奏帶兵堵禦要隘如賊匪尙未退回應卽行剿殺並令穆克登阿帶領屯練兵丁至聶拉木濟隴一帶直前進剿等語成德卽使能奮勇前進跟蹤追剿其意亦不過將在邊界屯聚之賊匪悉行殺散聽其自迴卽以收復邊境賊匪籲懇乞降仍出於希圖將就完事並不

思深入窮追。但賊匪反復無常。疊肆恣擾。實爲罪大惡極。若非大懾軍威。痛加剿戮。使其不敢再萌。他念不足。以示懲創。卽如前次鄂輝成德等辦理此事。亦祇因意存遷就。和事完局。致賊匪無所忌憚。故智復萌。此次豈可不掃穴擒渠。爲一勞永逸之計。況賊匪伎倆甚屬無能。現據鄂輝奏審訊現獲賊匪供。岡噶勒塔則西等。俱經巴都爾薩野派令帶兵一百名。管理聶拉木官寨。遇見戴琫敏珠爾多爾濟。將跟隨之八人殺死。並將該犯拏住。又音達爾結等九人行至定日。遇見番兵。將賊衆殺散。同時被獲等語。該處戴琫及番兵素稱懦弱。今遇見賊匪等。尙能帶兵剿殺。生獲多人。賊匪無能。卽此可見。又訊據賊供。陽布地方卽係廓爾喀賊人巢穴。離濟噶。聶拉木不過八九日路程。是賊匪巢穴距邊界不遠。且據供巴都爾薩野派頭人一路由濟噶到宗喀。一路由聶拉木到第哩浪古。每路止有五六百兵。因兩處俱有藏兵堵禦。不能前進。惟瑪木薩野們占了聶拉木。就往後藏滋擾等語。是賊匪人數亦甚有限。無難剿辦。卽日福康安前抵後藏。同海蘭察等統領巴圖魯侍衛章京帶兵各員。帶領屯練番兵。及索倫達呼爾勁旅。鼓勇直前。痛加剿殺。自可深入賊巢。掃穴擒渠。永綏邊徼。想福康安久歷戎行。自能辦理萬妥。迅奏膚功。斷不似鄂輝成德之心存將就。止顧目前完事。福康安到後。惟當通盤籌畫。酌量機宜。總須厚集兵力。一鼓成功。方爲盡善。欽此。

陝甘總督勒保奏設口外軍台。

正月十六日。陝甘總督勒保具奏。爲口外應設軍台。臣於初奉諭旨之日。因藩司景安隨同福康安出口。爲時尙早。誠恐臨期尾隨辦理。反有遲延。必須先行安設。俾福康安得以

按合行走。諸凡更爲順利。遇有文報。又可隨時接遞。臣當即飭委甯夏府知府隆興、鞏昌營遊擊雷仁、帶領兵丁馬匹、先赴各台。逐一預爲安設。茲據該府隆興等稟報。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已安至多倫巴圖爾。所有青海界內三十八台。業經一律安設齊全。福康安已於正月初二日。行抵多倫巴圖爾。俱一路平安。從此相距西藏。僅止十九站。計福康安於開印前定可趕到。海蘭察自出口以後。於正月初五日。已行抵十四台地方。行走亦甚順利等因。二十日。奉上諭。據孫士毅奏。接到福康安知會。即飛飭領兵鎮將各員。將調備德爾格綽斯甲等處土兵三千。剋日管帶前進等語。已於摺內批示。前據福康安奏。於正月初二日。行抵西藏交界地方。計燈節前後。早抵前藏。此時海蘭察奎林。自已先後馳抵該處。藏內原有兵丁及續調屯練士番各兵。本有六千餘名。加以現調德爾格綽斯甲等處土兵三千名。又加以索倫、達呼爾兵一千名。勁兵已及萬餘。俱可陸續齊集。聲威極爲壯盛。而海蘭察、奎林等俱久經行陣。驍勇宿將。統領萬餘勁旅。鼓勇直前。又得福康安調度策應。以此攻剿賊匪。勢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前此廓爾喀拉特納巴都。即有藏內係佛地。不可干犯之語。現在又將前往曉諭之漢兵范忠。差人回跟役送回藏內。看其光景。自係聞知大兵將到。望風膽落。將來勢窮力盡。自必諉罪屬下。哀懇乞降。若不趁兵威勝勢。痛加殲戮。大示創懲。遽以受降完事。則賊匪無所畏懼。且其索性狡猾。反復無常。設於大兵撤後。再滋事端。又須煩我兵力。而路遠到遲。鞭長莫及。是我之官兵。竟墮其計。爲其所使。更屬不成事體。此時福康安到藏後。於大兵尙未齊集之時。仍遵節次諭旨。姑以檄諭牽綴賊匪。使其觀望遲回。一俟官兵齊到。福康安及海蘭察、奎林率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精兵猛將。出其不意。直前進剿。使賊匪猝不及防。更可加大剿殺。直抵賊巢。且廓爾喀所居陽布地方。距邊界僅止七八日路程。更無難搆穴擒渠。蕩平賊境。福康安惟當堅持定見。統兵深入。以期一舉集事。斷不可存將就完事之見。即賊匪窘迫乞命。亦當遵照前旨。嚴辭斥駁。必不得已。亦應俟其再四籲求。匍匐哀懇。再行相機辦理。然總以乘此軍威壯盛。賊勢窮蹙之時。殲厥渠魁。勿留萌蘖。方爲一勞永逸之上策也。至後藏邊界至廓爾喀。雖多有通賊路徑。但兵力合則勢壯。分則力單。福康安等惟當統領大兵。直趨陽布一路。爲攻搆腹心之計。即有必須分兵攻剿堵禦之處。亦止可分爲兩路。以資聲援策應。斷不可於邊界通賊各路。零星分布。致以分而見單。此爲最要。欽此。同日。又奉上諭。西甯至藏。分設合站。原以利軍行而資接濟。

現在福康安海蘭察等均已先後到藏。其索倫達呼爾兵亦即日過竣。若該處台站仍前安設。坐台兵丁等常用在彼。口糧運送維艱。牧飼馬匹亦多未便。而馳遞文報。向由打箭爐一路接遞。可無虞滯。是以兩次降旨。令勒保鄂輝將青海新設台站於索倫達呼爾兵過站後。即以次撤回。其藏地新設台站亦俟索倫達呼爾兵過後。以次尾撤。既可節省糜費。亦可免兵丁常川駐守之勞。想勒保等接奉前旨後。自己遵照分撤也。欽此。

副都統鄂輝成德等始攻克聶拉木轟斃賊匪百餘人獲其酋咱瑪達阿爾會薩野。

正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上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即經成德等攻剿焚燒。擊卡圍困。水道斷絕。口糧無資。是該處賊匪已屬勢窮力蹙。束手待斃。無難立時攻克。悉數殲擒。而鄂輝成德止派兵圍困。近及一月之久。始將賊匪一百餘人用火轟斃。乃奏到摺內。輒視顏稱將聶拉木賊匪盡數殲除。將地方全行收復。張大其辭。並將帶兵人員臚列其名。單至二十三人之多。懇請加等陞用。賞給巴圖魯名號。及花翎等項。試思此次剿除一隅之賊。即欲如此優加恩典。將來剿辦濟甯。絨轄兩處賊匪。及直抵陽布。蕩平賊巢後。又當如何加恩酬績耶。又此次鄂輝成德將困守官寨之大頭目咱瑪達阿爾會薩野擊獲。係屬瑪木薩野之姪。實爲賊中緊要之犯。著福康安略加訊問。即派委委員迅速解京。其在事之官兵。除陣亡受傷兵丁照例賞卹外。至帶兵各員內。朕閱鄂輝等奏摺。惟侍衛珠爾杭阿。永德阿。尼雅布三人較爲奮勉。著福康安傳旨獎勵。各賞大綬一匹。其刨挖賊寨牆角之副土司成勒春丕勒。及巴塘土兵等。俱著酌量獎賞。其餘鄂輝等單內所開帶兵各員。並著福康安另行據實查明出力者。重加獎賞具奏。以示鼓勵。欽此。又奉上諭。此次大兵進剿。更不可不直抵賊界。擄穴擒渠。將其賊首賊目悉數俘擒。不留廓爾喀頭人一名。並將其地方分給各別部落。俾其作我藩籬。綏靖邊境。方爲一勞永逸之上策。萬一實有萬難進取之勢。必不得已。亦必須大振軍威。痛加殲戮。使賊匪心寒膽落。實在畏服。不敢復萌他念。方可完局。然終非長久之計。福康安等久歷戎行。熟諳軍旅。自必能遵照節次諭旨。熟籌妥辦。計出萬全。斷不可因事有難辦。稍有遷就。縱不能立時奏績。即於數月內辦竣。亦無不可。惟福康安仰體朕心。悉心籌辦。以期迅奏膚功。永綏邊徼。至藏內所辦糧石。雖節據鄂

輝等奏。共有七萬餘石。牛羊一萬餘隻。足供一萬四五千。人年餘兵食。固已備辦寬裕。但現在劉辦廓爾喀。定計深入。直搗賊巢。其事亦難剋期。糧石爲軍行要需。不妨寬爲籌辦。雖官兵攻剿。斷不致遷延歲月。然甯可備而不用。斷不可臨期稍有短絀。並著福康安通盤籌畫。有備無患。欽此。二月二十九日。將軍福康安具奏。爲籌辦前藏。以東台站烏拉牛隻。專派官員喇嘛分段經理。以資運送。軍需事竊巨。福康安在前藏時。以自後藏至軍營一路烏拉竭蹶。設法籌辦牛隻。自達賴喇嘛以下。皆踴躍從事。共辦牛一萬五千頭。分派糧台轉運。業經奏委理鑒。現在遞運軍糧。照例給與烏拉價值。沿途毫無阻滯。辦理已有成效。惟前藏以東各台站運送軍火。軍需到藏。甚屬遲滯。若不設法調劑。必致有誤。軍需查東路自打箭爐出口。由明正司。裏塘。巴塘。至南墩一帶地方。俱有該土司等管理。且距打箭爐不遠。孫士毅就近查催。尙無遲誤。其自南墩以西。即係達賴喇嘛所管。川省稽查較難。逐站更換烏拉。山高路遠。牛隻又易疲乏。而該管之第巴。營官等經理不善。或不免有侵漁剋扣之事。因此番民等退避不前。愈形短絀。運員不能久待。催迫緊急。營官等即行逃匿。一站停積。遂至通站不行。或竟將上站牛隻。馱運過站。愈行愈遠。多致倒斃失迷。殊非仰體聖主體卹番黎之意。且自南墩直至西藏道路。共計三千四百餘里。內祇察木多。拉里兩台。其去台較近之處。台員尙可稽察。若相離寫遠地方。實有鞭長莫及之勢。臣福康安屢次嚴飭。並派藩司景定前往稽查。力加整頓。無如未定章程。辦理仍屬踴蹶。臣等悉心籌酌。必須處處通行。方可源源接濟。惟有另辦牛隻。分撥各台。專派委員及能事喇嘛等分段經理。以免耽延貽誤。隨行令道員林備通盤籌畫。並與達賴喇嘛。濟甯呼圖克圖等往返札商。使各站均有受雇牛隻。照例給價。到站即行。諸弊可以盡除。查南墩至藏。原定八十一站。今作三十六站。每站派令應出烏拉之人。辦牛三百頭。共牛一萬六千八百頭。按站分撥。又將各站共作爲一段。每段各派知縣一員管理。並委道員徐長發。候補知府李憲宜往來稽查督催。達賴喇嘛亦按段派撥總辦喇嘛一名。幫辦喇嘛數名。專司其事。內有包墩至洛隆宗十一站。係怕克巴拉呼圖克圖等。及該處大喇嘛所管。除達賴喇嘛所派喇嘛外。並令達賴喇嘛寄信各呼圖克圖。分派妥人經理。呼應更靈。所有此項牛隻。俱係常川安設。凡川省運送軍火。軍需等項。仍照原定八十一站之處。發給價值。交新派站員。眼同喇嘛等發給。如有從中侵扣之弊。即行從重治罪。庶番民踴躍趨公。而一切兵差要需。可以計程到藏。沿

途不致延擱。實屬兩有裨益。爲此具奏。等因。奉硃批。應令和琳統理此事。欽此。

二月兵部侍郎和琳馳驛赴藏。

二月三十日。奉上諭。前藏事務。前已有旨令鄂輝即行回藏辦理。此時正屆大兵進剿。一切軍需要務。均資妥辦。和琳人本細心。遇事尙有主持。在藏駐劄。於籌辦糧運。接濟官兵。及查辦整飭諸事。自所優爲。且係朕特派之人。衆人亦所畏憚。現已降旨令其馳驛前往。接辦藏務。其應行查辦事件。如鄂輝有未經辦竣者。和琳到後。即行接手查辦。以資經理。欽此。

副都統銜鄂輝督催自藏至軍營一帶糧運。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鄂輝前已有旨令其俟福康安到邊界後。即回至前藏辦事。但現在大兵進剿。一切糧運烏拉。關係要緊。且藏內事務。現已派和琳馳往辦理。鄂輝不必拘泥株守前藏。所有自藏至軍營一帶糧運。烏拉事務。及後路一切卡汛策應。均著交鄂輝常川往來。梭織稽察。督率催償。務俾源源接濟。倘有遲誤。則惟鄂輝是問。設若恐其一人難於兼顧。則暫留惠齡。令其二人料理。欽此。

賊酋阿爾曾薩野解送京師。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鄂輝等訊據賊匪頭人阿爾曾薩野供稱。此次廓爾喀與唐古忒鬧事。是巴都爾薩野聽了沙瑪爾巴的話。所以鬧起來的等語。沙瑪爾巴與巴都爾薩野狼狽爲奸。此次廓爾喀侵擾衛藏。皆係伊二人從中簸弄唆使。爲之主謀。實爲此案罪魁。即日大兵進剿。務須將伊二人生擒解京。從重處治。以申憲典。而快人心。又據鄂輝等奏。現獲賊匪五十名。除業經正法外。尙有賊匪二十四名。現委員解交福康安審訊辦理等語。此等被獲賊匪。已據鄂輝成德訊取供辭呈覽。著福康安覆加審訊。如有應行

解京者。即速委員押解來京。以備訊問。如無可備問之犯。即在彼處正法。此內阿爾曾薩野一犯。係瑪木薩野堂姪。爲賊中大頭人。即將該犯一並迅速解京。毋稍遲緩。欽此。

帕克哩營官率番兵收復哲孟雄宗木地方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據福康安奏。帕克哩營官率領番衆。將哲孟雄宗木收復。福康安俱優加獎賞等語。營官番目等能將遠年被占之地方。大半收復。尙屬奮勇著福康安傳旨再行酌量賞賚。並曉諭營官番目等。大皇帝聞知爾等打仗奮勇。奪回被占之地。特加恩賞。俾伊等益加感奮。勉圖報効也。欽此。

第巴博爾東自陽布回藏保泰雅滿泰革職治罪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據福康安奏。訊據自賊巢回藏之第巴博爾東供稱。乾隆五十五年。因廓爾喀銀兩一事。遠賴喇嘛遣博爾東同喇嘛等前往講論。沙瑪爾巴稱。你們來的不是正經辦事的人。又沒有銀子。算不得事情。還是叫你們辦事。噶布倫等前來再講。至上年六月。博爾東跟隨札薩克喇嘛前往約沙瑪爾巴出來講和。行至半路。有許多兵將札薩克喇嘛及博爾東等追擊。又將噶布倫等叫去。見王子等語。沙瑪爾巴狡詐異常。在陽布日久。與賊匪聯爲一氣。前次丹津班珠爾寄出票內。有沙瑪爾巴要與我們和好之語。嗣接到鄂輝等諭帖。沙瑪爾巴又囑令丹津班珠爾寄信回藏。自稱老病無能。有心要替藏內出力。明係聞知大兵將到。巧爲卸罪地步。今據博爾東供出各情節。是上年保出廓爾喀誘致丹津班珠爾等語。諸事全係沙瑪爾巴從中設計。主使丹津班珠爾等墮其術中。致被誑去。其寄回藏內之信。尙想唐古忒見好。實則暗與賊主謀。居心險狡。是爲此案罪魁。即日大兵進剿。務將沙瑪爾巴設法生擒解京。處以極刑。方足以快人心。至前據鄂輝等譯出拉特納巴都爾寄呈保泰雅滿泰稟內稱。前者我王子給過二位大人稟帖。二位大人並不與我們作主。也沒有給我們諭帖等語。當經傳諭福康安。以廓爾喀未經侵犯邊境之前。卽有稟帖呈寄保泰雅滿泰。自必將索取地租緣由說明。何以伊二人並未奏聞。亦未將拉特納巴都爾原稟進呈。令福康安向保泰等查

訊具奏。今福康安訊問保泰供稱許銀說合之事。我到藏時。原有所聞。上年春間。廓爾喀來稟。提及唐古忒欠伊銀兩一事。當即飭令噶布倫等查明。丹津班珠爾等俱不肯說出實情。祇稱本有私債。我因廓爾喀已經投順。所言私債。唐古忒情願自行清理。想來即可完事。是以未經具奏等語。保泰等於許銀贖地一節。既供有所聞。且賊匪未經滋擾之先。所寄稟內。復提及此事。乃保泰等竟敢徇隱不奏。情殊可惡。節經降旨。將保泰、雅滿泰二人枷責示儆。今據福康安奏請將保泰重責四十板。另換重枷枷號。雅滿泰與保泰厥罪維均。早有旨將伊押回前藏。並著照保泰之例。照樣枷責。以示炯戒。欽此。

濟隴呼圖克圖及各寺喇嘛交出火藥鉛丸馬匹。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據福康安奏採辦火藥鉛丸一摺。內稱前藏南界貢布地方。出產硝磺。隨傳集濟隴呼圖克圖、札薩克喇嘛、堪布、噶布倫等。令將存貯火藥鉛丸交出。現據呈交火藥二千四百餘觔。聽候運送軍營等語。軍火爲行兵急需。福康安到藏後。即查知該處舊有火藥鉛丸。即諭令濟隴呼圖克圖等就近交出。既可早爲儲備應用。且省內地運送之煩。另降清字諭旨。分別獎賞。以示鼓勵。又各寺喇嘛及噶布倫等。俱有自養好馬。現酌加賞資。選得壯健好馬一百匹。俟到藏後。再添買好馬數百匹。一併先送軍營。籌辦一切。俱見留心。覽奏深爲嘉慰。欽此。

酌定征兵日支口糧數目。

三月初三日。奉上諭。征兵日支口糧。前據鄂輝等奏。每兵折給糴糶一觔。經軍機大臣議駁。照上次辦理巴勒布成例。折給糴糶一升。原爲慎重軍需起見。今據福康安奏。糴糶一升不敷口食。懇請每兵每口仍給與糴糶一觔等語。現在大兵追剿。惟期迅速。藏功。即稍有多費。原所不靳。即著照所請。每名每日給與糴糶一觔。俾官兵益加踴躍。以期速奏膚功。此時轉不必錙銖計較也。欽此。

保泰更名俘習渾

奉上諭保泰之名與從前裕親王相同。裕親王係近支尊屬。自宜敬避。乃從前那木札爾旺扎爾皆所悉知並未更改。以致伊損福羅罪現已改名爲俘習渾。以後遇有詢伊事件。即以此名書寫。欽此。

詔授福康安爲大將軍

三月十五日奉上諭。福康安統領大兵。剿辦廓爾喀賊匪時。授爲將軍。與外省駐防將軍體制稱謂相同。究覺等威莫辨。此後福康安應稱爲大將軍。遇有檄諭行文等事。竟以大將軍列銜。更覺威嚴尊重。使番衆生畏。賊匪破膽也。欽此。

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前因福康安統兵進剿廓爾喀。由青海一路馳赴西藏。道路遙遠。沿途犒賞。不無需費。曾經加恩於軍需銀兩內賞給銀一萬兩。現在福康安統領大兵。已於二月十七日馳赴邊界。將來進兵時。一切獎賞。自仍需用。著再加恩賞給銀一萬兩。仍著於藏內所貯軍需內支給。以示體恤。欽此。

仲巴呼圖克圖解送京師

三月二十三日奉上諭。仲巴呼圖克圖在札什倫布廟內。一聞賊匪滋擾信息。不思率衆保護廟宇。輒收拾細軟物件。先期逃遁。其罪甚重。前經降旨。令孫士毅於該喇嘛解到打箭爐時。分別查辦。茲既據查明該喇嘛所帶物件無多。且祇尋常行李。並無細軟貴重之件。自無庸解赴江甯。即派委員。將該喇嘛及隨從人等押解赴京。另行酌量安插。至札倉喇嘛羅卜藏策登等四名。係隨同羅卜藏丹巴占卜惑衆案內。應行解京要犯。並著孫士毅一並派員解京。毋得視爲藏中解京尋常之犯。致有疎虞。欽此。

兵部侍郎和琳二十五日抵成都。具奏。面詢署督孫士毅。據稱。出口軍火。已有二十餘萬運送。兵餉已有七十餘萬。西藏道險程遙。此時尙未到齊。軍營自收復蕩拉木以後。聞鄂輝成德先後帶兵赴濟甯一帶查辦。福康安業已馳赴邊境。相機進剿等語。所有一

切應辦事。容臣到藏，悉心體察。凡事與福康安往返札商，以期無誤。事機等因，奉硃批：「好！一切勉之。」欽此。

范忠及色角七哩自陽布回藏。

三月，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查閱范忠及色角七哩自賊集帶來各稟信，總藉銀兩債帳爲辭，以唐古忒依合同負欠理屈，誘脅說合，而沙瑪爾巴給噶布倫信內語義更係張大賊勢，恐嚇多端，賊匪明知欠項難還，特欲藉此歸咎藏番，見其召釁有因，即可爲免罪地步。現在惟有直前進剿，統兵深入，一舉蕩平，等因。奉上諭：「賊匪當肆行滋擾之後，仍不知悔罪畏懼，其所寄各稟信，尙敢逞其詭譎，藉索欠爲辭，意在歸咎唐古忒人等，脅誘說合，情殊可惡。而沙瑪爾巴給噶布倫信內竟敢張大賊勢，以虛聲恐嚇，此罪大惡極，實不可恕。但所寄各稟信，特藉欠項爲名，以見曲在唐古忒人等，預爲卸罪乞降地步，是賊匪稟信內雖未露服罪之意，而中情慚怯，已屬顯然。賊人狡計，大槩不過如此。福康安等惟有堅持定見，勉奏膚功，以搆穴擒渠爲正辦，更無二議。現在福康安已行至朗噶地方，計日內早已直趨宗喀，將擦木、濟囉賊匪痛加剿洗，再行厚集兵力，直抵賊巢，俟捷音。」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謹稟欽差公中堂大將軍台前，開得公中堂大將軍已到前藏，心裏很喜歡。本應差人前來迎接，呈遞物件，因與唐古忒不和，所以不敢遣人前來。原闕有巴勒布的人回藏，也不能多帶物件，敬具微物，伏乞大將軍賞收。從前我祖父與達賴喇嘛相好，常寄信與我們，又發銀子來，令我們製造銀錢。自前輩達賴喇嘛圓寂之後，衆頭人總不照依辦理。此後我們管銀錢的達撒爾沒有事辦，所以與藏裏不和。藏裏的銀子不到我這裏來，銀錢的成色就不好了。想著唐古忒與我們原是一家的人，爲了此事，屢次寫信與唐古忒人，屢屢遣人來送東西。唐古忒總不肯聽信，我們原知道藏裏是大皇帝的地方，原不敢滋擾。因藏裏大人們沒有把這些情由奏明大皇帝，我們想著若發兵邊界來，藏裏大人自然是要奏的了。所以上次纔到協噶爾來的，並不是要搶

占藏地。後來有天朝官員來曉諭。又有藏裏的人來講和。立了合同。如今唐古忒又不照從前講和的話。我們纔把噶布倫們裏進去。發兵到後藏。我們總照講和的話行事。沒有過於生事。講和的合同。彼此各有一張。求大將軍查一查。到底誰是誰非。如今大將軍既奉大皇帝旨意來藏。祇求將兩下事情剖斷明白纔好。再南甲噶爾的第哩巴察地方。有心要搶藏裏地方。虧我們與藏裏相好。攔住了他。如肯施恩於我。將來第哩巴察有甚麼事情。還攔得住。如不肯施恩於我。就管不得了。現在該當如何辦理之處。懇祈即給回諭。謹稟。

金花緞一匹。

布一匹。

青氍片一方。

裏面兩色氍一方。

千里鏡一筒。

花露一餅。

大將軍檄諭廓爾喀。特納巴都爾知悉。照得本大將軍恭膺簡命。統領大兵前來。前接爾呈寄總督將軍稟內稱。唐古忒人許給銀兩。並不按年給與。背棄盟誓。前言轉帶領多兵前來。此事如何辦理。並未奏請大皇帝諭旨等語。此言實屬無知。已極。大皇帝撫馭中外。事無鉅細。悉奉聖明裁酌辦理。爾之使者進京。曾未見耶。即本大將軍現在督師前來。聲罪致討。皆秉承訓諭。敬謹遵辦。豈有未奉聖旨。即輕涉爾境之理。至爾部落與唐古忒人等。既因錢債細事。彼此爭競。即應將實在情形稟明天朝駐藏大臣。聽候查辦。設或駐藏大臣不爲申理。亦應稟知總督將軍等。自必爲爾秉公剖斷。且爾上次有進貢頭人巴拉叭都爾喀。瓦斯哈哩薩野等。曾蒙聖恩。賞給頂戴。爾即欲具表。遣頭人齎奏大皇帝。誰能將爾差人阻抑。乃爾自外生成。輒敢稱兵。滋擾衛藏。不但占據邊界。且敢侵犯札什倫布。將廟宇塔座損壞。鑲嵌金寶什物。肆行搶掠。爾豈不思衛藏之地。即天朝之地。豈容爾等作踐。況爾得受大皇帝封爵。寵榮逾格。乃爾竟全不知感激。激天朝恩典。反覆無常。負恩藐法。實屬罪大惡極。爲覆載所不容。今本大將軍奉命親統大兵。聞

爾廓爾喀之罪。惟有將爾部落一舉蕩平。申明天討。爾等從前所議錢債細事。槩不值理論。現在調集各兵源源而來。剋期進發。搆爾巢穴。務在悉數殲擒。不留餘孽。此皆爾孽由自作。速取滅亡。惡貫滿盈。罪在不赦。至爾給噶布倫信內稱。若能說合。也免漢番官兵並廓爾喀的生靈受罪。如要動干戈。我處也預備著等語。尤屬妄誕。本大將軍統領雄兵勁旅。無不一以當千。爾所目擊。隨後尙統有猛將。率領大兵。陸續進發。較現在所領之兵更多。將士亦更爲驍勇。諒爾等么麼。頃刻盡成齏粉。彼時爾雖欲悔罪乞降。噬臍無及。本大將軍恭行天討。號令嚴明。卽行統領進剿。斷不似從前與爾說合完事。諒宜知悉。前經發檄曉諭。尙未據爾稟覆。茲納齊納朗來藏。接爾呈遞本大將軍來稟。知尙未接到前諭。但稟內不知悔罪。猶以藏內不使銀錢。及不依合同清還銀兩爲辭。曉曉辨論。懇求剖斷。可謂貪愚已極。罔有悔心。爾部落素與唐古忒往來貿易。卽或藏內不肯行使爾之銀錢。不過交易細故。何得藉此爲辭。遽爾搆豐。肆行滋擾。至於藏內不依前立合同給銀一節。爾欲以此歸咎唐古忒。以見召豐有因。並非爾無故敢於侵擾。所言尤爲悖謬。上次爾部落與唐古忒說合。丹津班珠爾等爲爾等誑誘。私許銀兩贖地。寫立合同。試思爾搶占之邊界。原係藏地。理應退出。何得強索地租。是此項銀兩本屬不應付給。乃敢強辭復提。及前項實爲狂悖無知。本大將軍現在統領大兵。爾既獲罪甚重。滅亡在即。何得以此等無理之辭。妄行瀆稟耶。又來稟言。南甲噶爾之第哩巴察部落。向思搶占藏地。爾部落爲藏地屏蔽等語。所言實屬狡詐。第哩巴察離藏甚遠。不但與唐古忒無隙。並且未通往來。安得有搶占藏地之意。本大將軍聞得爾部落從前與作木朗打仗。第哩巴察激於義憤。曾經協助作木朗。擊敗爾之匪衆。是第哩巴察部長久與廓爾喀爲仇。一聞大兵進剿。自必仰藉聲勢。爲我先驅。今爾詭稱第哩巴察圖占藏地。希冀天朝罪及第哩巴察。爾得藉報私仇。是以一味捏辭。聲聽不自知其毫無情理。本大將軍燭照情僞。斷不能爲爾等所愚。且爾既言素與唐古忒和好。爲藏中捍禦外侮。何以轉敢兩次來藏占據地方。擾至札什倫布大肆搶掠。就爾此言。已屬自相矛盾。欲蓋彌彰。爾此時並不悔過服罪。尙欲見好居功。搖惑番衆。區區鬼蜮伎倆。豈能於本大將軍前逞奸設詐耶。至爾附稟呈遞氈片等物六件。亦屬冒昧。天朝體制。凡外番呈送。欵差大臣物件。槩不收受。況爾係化外番夷。身負重罪。豈有收爾物件之理。並將原物一併擲還。特檄。

參贊大臣公奎林以疾卒於江卡。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具奏奎林因頭患熱癩日久未愈精神甚減現在江卡調息等因奉諭昨閱孫士毅奏報奎林於三月初九日在江卡地方身故聞之深爲悼惜已令降諭旨入祀賢良祠賞銀二千兩料理喪事並令伊子崇倫伴送進京欽此

領隊大臣烏什哈達岱森保帶領索倫達呼爾兵丁行抵多倫巴圖爾。

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烏什哈達岱森保奏帶領索倫達呼爾兵丁於三月十三四兩日已行抵多爾巴圖爾地方現在趕緊覆程赴藏並詢問蒙古番子等稱往年冬春該處雪深四五尺今年氣候不甚寒冷並未遇有大雪兵丁等雖間有染患瘴氣現已痊愈無恙等語覽奏深慰此皆仰賴上天護佑所致惟有敬謹叩謝以答鴻貺又稱奎舒所備馬一千匹朕分太瘦間有倒斃等語青海口外一帶非內札薩克蒙古可比向來從無內地之人在彼行走此次官兵經由該處設伊等觀望不前稍涉躲避則我兵行走必致遲誤今伊等感激朕平日厚恩爭先報効爲官兵等領路前進諸凡急公踴躍深可嘉尙正值春令草枯水涸之際馬匹膝分自難滿足烏什哈達等因行走不能迅速恐經朕飭詢或慮福康安查參藉此爲卸過地步亦未可定但岱森保於三月二十日可抵西藏烏什哈達隨後行走亦於四月初一日以前可到伊二人經由外番地方一切順利均當感激奮勇出力至官兵等經過瘴地雖多受爲遲朕亦不加深咎並著福康安將此旨傳知烏什哈達岱森保及各官兵俾其益加感激奮勇出力至官兵等經過瘴地雖多受辛苦但目下俱已過去即日陸續到藏軍中得此勁旅自必所向無前一舉集事也欽此

都司徐南鵬超陞參將。

四月初三日奉上諭徐南鵬於從前賊匪擾至後藏時所率兵丁僅止八十餘名即能抵拒賊匪保守官寨頗爲奮勇出力今經堂上所供御容於保泰啓程後即請至營官寨內敬謹供奉深知體制甚屬可嘉徐南鵬著加恩超陞參將交福康安遇有缺出即行

擢補以示
鼓勵欽此。

添調川兵三千名。

四月初四日奉諭。昨據福康安奏請添調川兵。以備進剿賊巢時。爲防守後路之用。已降旨令孫士毅。將從前備調兵三千名。催促帶兵將弁。迅速起程赴藏矣。此項兵丁。業據福康安等先行知會孫士毅。預爲檄調。計此旨到時。兵丁等自己行過察木多一帶。五月內即行抵藏。正值福康安等統領大兵深入之際。即將此項兵丁。一併帶領進剿。則聲威益壯。更可迅奏膚功。所有防守後路。現又降旨令孫士毅。再於屯練降番內。密爲挑備三千名。聽候檄調。著福康安等通盤籌酌。如無需續調。則已。若尙須添調。即咨孫士毅。迅速遣令將弁。帶兵刻期起程赴藏。以資後路接應之用。遇便再行奏聞。不必拘泥候旨。再此次福康安等本係請添三千名。今朕予以六千名之從。前節次派調續調兵丁。共有一萬六七千名。兵力不爲不厚。福康安等惟當仰體朕懷。勉圖上策。計日以待。捷音之至。欽此。

總兵彭承堯、朱射斗帶領漢番兵三千名赴藏。

四月十五日奉諭。本日據孫士毅奏到。接準福康安咨會。即將挑備漢兵二千五百名。土兵五百名。分派總兵彭承堯、朱射斗帶領起程。計四月杪可以全數抵贛等語。自打箭爐至後藏邊界。道里愈覺遙遠。行走需時。計算此項添調兵丁。須至五月內方能全抵軍營。但現在福康安等已久抵後藏。所有續調屯土兵。以及索倫、達呼爾兵。諒已俱陸續到齊。福康安等統領勁兵。剿殺濟噶絨轄兩處賊匪。自必勢如破竹。廓清邊界。後即當乘勝直爲搗穴擒渠之計。刻不容緩。欽此。

命大將軍福康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惠齡等作爲一路進兵。

四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因進剿廓爾喀。應須分路進兵。曾經降旨。令福康安。海蘭察。作爲一路。奎林。惠齡。作爲一路。嗣因奎林身故。又令福康安。會同商酌。或令台斐英。阿。隨同海蘭察。作爲一路。今閱福康安。先後奏到各摺。及本日奏到圖樣。自以濟甯爲進兵正路。將來大舉深入。竟可由此一路併力會攻。軍勢更爲壯盛。似無須分作兩路。且福康安。亦必須海蘭察。一同領兵。更爲得力。若令海蘭察。另領一路。則福康安。未免聲勢較單。或遇緊急之時。海蘭察。未能策應。轉屬於事無益。即令惠齡。同海蘭察。作爲一路。惠齡。資分較淺。於緊要機宜。亦難參預。朕再四思維。莫若福康安。海蘭察。惠齡。同在一路。統領大兵。竟由濟甯直前進剿。自當勢成破竹。若福康安。等酌量事機。必須分作兩路。該處帶兵人員。成德。人雖粗疎。但伊曾任將軍。提督。經歷。戎行。且聶拉木。地方。究係成德。克復。若令其率領兵丁。作爲一路。並令台斐英。阿。幫同前往。於濟甯。剿除賊匪。自可牽綴賊勢。而備夾攻。倘進剿之時。可以無須分路。福康安。於濟甯。剿除賊匪。後。統兵深入。其聶拉木。濟甯。一帶。或慮賊匪。鈔截。不可不預爲堵禦。即令成德。台斐英。阿。在彼處。一帶。率兵分駐。往來策應。以壯聲援。更爲萬妥。欽此。

閏四月。領隊大臣成德師次聶拉木。查獲賊匪奸細羅卜藏策登等家私沒於官。

閏四月初四日。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成德帶兵至聶拉木時。有谷覺。索羅卜藏策登之女工噶布策。送信與賊匪。得以預爲準備。經鄂輝。成德在邊界查緝。查羅卜藏策登於上年賊匪滋擾時。將家內物件。託伊妻弟脅噶爾寺喇嘛。依什納木甲。寄存番民札木央。棍桑家內。賊匪至聶拉木。令羅卜藏策登之婿多爾經納木甲。帶路。並將羅卜藏策登夫婦。帶往賊中。工噶布策。亦逃往賊中。俟將來剿平賊匪。務將該犯等。拏獲。從重治罪。所有羅卜藏策登。寄存各物。均應入官。交西藏糧台。變價應用。臣等已飭知防守隘口。弁兵。實力查拏。不準沿途番民私通信息等因。

兵部侍郎和琳行抵丹達查催沿途運送軍火。

閏四月初四日。兵部侍郎和琳自丹達具奏。南墩即入藏界。自南墩至石板溝七站。爲江卡營官管理。阿足至巴貢七站。爲乍了呼圖克圖地方。包墩至納貢七站。爲察木多呼圖克圖地方。恩達至嘉裕橋四站。爲內烏齊呼圖克圖地方。以上三處。俱係該呼圖克圖委商卓特巴管理。自洛隆宗直至西藏。皆屬達賴喇嘛屬下營官喇嘛分管。臣過江卡時。查看烏拉情形。即屬短少。每起軍火到站。必須等候數日。方能起行。當即將該台員營官面加申飭。並詢以每站添備牛三百隻。曾否齊全。據稱。聞達賴喇嘛文書已到二十餘日。至今未見營官添備等語。臣即欲將該營官枷責。始據叩請於十日內辦齊。出結存案。臣想番民受皇上養育深恩。又未經歷軍需。一經恐嚇。即知做懼。是以酌留賞項。委候補參將徐南鵬催辦。俟其十日備齊。再行賞給。昨據該參將稟報。一切軍火。皆已起行。核算牛隻數目。所差無幾。惟乍了類烏齊呼圖克圖遠處山後。而所管地方。不但添備牛隻。全未備辦。一切軍火錢糧。皆於各等處堆積。詢之台員解員等。僉稱。每換烏拉一次。等待十日半月不等。從前運過之項。半係台員采買烏拉。又有解員自僱牲口。並有先行發給腳價。至今未曾應付者。臣恐係該員等自知遲滯。藉口爲卸責地步。嚴密訪查。竟屬實在情形。傳見該商卓特巴等。或係年老殘疾。素不管事。或係新進少年。民情不服。即現在一二辦事之人。滿口不敢違誤。亦祇一味顛頂。臣當面諭以皇上軫念番民。護衛黃教。不惜數百萬帑金。勞師遠涉之至意。並告以達賴喇嘛深知感激天恩。現在如何出力。爾之呼圖克圖受恩深重。爾等亦係黃教僧人。理宜輸誠奉公。爲是。況官給腳價。並不苦累番民等。而該商卓特巴等。總屬言語支梧。臣一路更令通曉番語者。暗中訪問民情。大約番戶男婦窮苦居多。頗願當差。希得官賞腳價。因議令台員自行雇覓。而番民又以畏懼商卓特巴爲辭。臣再四思維。衛藏地方。喇嘛素來驕縱。過往人員。未免多假以辭色。然今當軍火萬緊之時。若不愿威並用。使之知所做懼。微末台員。更覺呼應不靈。且查商卓特巴。不過係該呼圖克圖手下僧人。非如藏中札薩克。噶布倫等。奏請授與者可比。況伊帽上。或戴珊瑚頂。或戴假寶石頂。尤屬不合。臣即令將伊頂戴摘去。責以不遵王法。即係違背佛法。令其長跪多時。始據懇請出結。如數備辦。其餘營官。

第巴大約添備牛隻一繫未曾安設。然尙有烏拉廳差。不致過於耽擱。似此二處商卓特巴之毫無忌憚。臣仍量加賞賚。以示勸懲。至於達賴喇嘛所派各站督辦牛隻之喇嘛。在邊疆僅見一人。餘尙未到。現已飛行嚴催外。查自臣稍加懲創後。聞各處現在趕緊辦理。據報乍了。恩達兩處堆積軍火。皆已陸續起運。惟自察木多以西至拉里。一千五百餘里。山勢尤覺陡險。如瓦合、丹達、拉里有名大山。雪未融化。其餘諸山亦皆崎嶇。行走不易。臣現在已抵丹達。查至四月初一日起。至閏四月初二日止。已經運過丹達大山火藥、鉛子、弓箭、火繩。共有八百三十一包。餉銀十五萬兩。弓五百張。箭一萬枝。臣一面札飭前於江卡委催之候補參將徐南鵬。將已過察木多各起軍需。節節跟催。復添委遊擊烏爾公阿星往迎催。務於閏四月內趕赴前藏。其未過察木多各起軍需。除札致孫士毅一體嚴催。並飛飭各台員上緊設法催運。務使源源接濟。庶不致仍前玩誤。再查乍了。察木多、類烏齊三處。係康熙五十八年底定西藏賞給達賴喇嘛地方。今各該處雖有呼圖克圖。其商卓特巴頭人。自應達賴喇嘛商同駐藏大臣驗放。未便聽其專擅。顯係各一部落。然現當辦理軍需。又未便遽易生手。臣已將該商卓特巴違誤情形。札致達賴喇嘛及濟甯呼圖克圖。並咨呈大將軍公福康安在案。俟臣到藏後。與達賴喇嘛等商酌。或暫委安人署理。或歸於善後章程。另行辦理。嗣聞大窩等站烏拉尙少。軍火亦有停滯。臣當即趕赴該處督辦一切。查過丹達後。前途祇有魯貢拉及阿爾多。擦竹卡、拉里、鹿馬嶺數處大山。風雪不時。然臣前過瓦合時。上下一百六十里。積雪更深。路徑險仄。兼以烏拉缺少。雇覓惟艱。仰託聖主洪福。並無阻隔。計月半以前。總可趕抵前藏。所有臣一路辦理烏拉。催餉軍火緣由。理合由驛奏聞等因。奉硃批。差汝去。竟大於事有濟。可嘉之至。餘有旨。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三中

紀略中 原目作方略

兵部侍郎和琳、副都統銜鄂輝、四川總督惠齡分段督催轉運糧餉。

閏四月初七十六等日奉諭。現因西藏辦理軍務一切糧運烏拉關係緊要。且當諸務廢弛之後。亟資整頓。是以特派和琳前往督理。但大臣中如和琳細心曉事者。即不可多得。將來事定後。派往駐藏大臣。不過於副都統等員內酌選安靜者派往。烏能盡係曉事之人。即同在一處辦事。尙恐不得主見。若分駐前後藏兩處。勢必不相上下。或至爭競。甚至遇事互相推諉。轉於公事無益。現當軍興之際。前後藏派令鄂輝往來巡查。原爲目下一事。將來大功告成。後藏地方並無須撥兵戍守。一切藏務俱在前藏經理。其後藏祇係班禪額爾德尼焚修之所。又安用分員駐守乎。總之。此時惟在福康安等酌籌進勦機宜。一俟大兵齊集。先將濟噶賊匪勦盡。剋期攻搗陽布。掃穴擒渠。爲一勞永逸之舉。計其善後事宜。均可緩爲酌議也。欽此。

又奉上諭。所有濟噶以內糧運烏拉等事。節經降旨。令和琳在藏督辦。鄂輝往來梭織催查。但伊二人所辦。同係一事。斷不可稍分畛域。致滋推諉。務須互相商酌。彼此關照。兩人共事。如同一人。若和琳在藏。駐劄時。鄂輝卽至沿途催查。價運如鄂輝回。至前藏時。和琳卽赴後藏。至濟噶一帶。督率催查。總期軍糧轉運迅速無悞。至濟噶以外。鞭長莫及。非二人經理所能周到。今思惠齡本係參贊大臣。又係本省總督。一切呼應較靈。所有濟噶以外。及大兵所到地方。需用軍糧。竟著惠齡專辦。不必同福康安帶兵前進。將來大功告竣。惠齡轉輸之功。卽與戰勝之功無異。朕必與福康安、海蘭察一體加恩。並不因伊未曾督戰。稍存歧視。惟自濟噶以外。糧運設有缺誤。則惟惠齡是問。欽此。

兵部侍郎和琳具奏爲籌辦運送軍火錢糧酌定限期催償章程以期迅速事竊臣於初四日出打箭爐十五日至巴塘西之竹巴籠地方由福康安報便寄到奉上諭據福康安籌辦前藏以東台站烏拉各捐所辦俱妥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糧運爲軍行首務台站烏拉最關緊要經福康安與達賴喇嘛濟喇呼圖克圖等札商使各站俱有受僱牛隻照例給價到站即行可期無誤但必須統理得人應付更爲妥協前已有旨令惠齡領兵勦賊不必再回前藏其一切藏務令和琳妥爲經理和琳此次馳驛赴藏行走迅速約計閱四月內可以抵藏所有此項台站烏拉等事著交和琳督率統理可期得力欽此臣出口後留心稽覈見牛馬馱載人夫背運者不絕於道一面催令趕緊行走並接見護送員弁及台站糧員問以牛馬人夫背馱輕重每日行程若干如何更換烏拉不致耽擱之處據稱牛馬皆係各土司營官備辦照例給價自去秋至今來往日久間有死傷率多疲乏故亦間用人夫背運每二人抵牛馬一匹經孫署督設法籌備不時委員查催現有委員皆係奉文添派計人夫日行二三十里不等牛馬日行四五十里不等每起軍需到台須得等候齊集方可發給烏拉各等語查自打箭爐至前藏五千三百餘里似此行走勢得四月有餘方能抵藏現在福康安正領兵深入剋期擒賊之時雖藏內現有火藥鉛彈已運後藏尙不致有缺乏但軍火錢糧寧可有餘斷不容稍有不足今復奉恩旨前藏以東台站烏拉交臣督率經理今查自藏界南墩以西經福康安與達賴喇嘛札商作爲五十四站每站添牛三百隻受僱照例給與價值自可較前加快然以臣耳目所及現在情形若牛馬僅行四五十里即每站再有三百隻亦不能期其迅速莫若立定期限申明賞罰不特護解員弁不能任意行懇藉端卸過而臣等亦得有所查考查口外山路陡險風雪不時側徑偏橋怪石林立迥非同棧道入夜亦可慣行臣悉心籌計果如烏拉不誤催償得力均折道途難易一日亦可限行八九十里牛馬既連於人夫事體亦歸於畫一今酌中定擬險阻之區每日限行八十里漫坡之路每日限行九十里凡一起軍需到站不必俟其齊集各台員立即分派烏拉武職撥兵護送隨到隨行下站查明時日折算限期如其有認真出力於限內起多程途者抑其有催償不力違逾限期者俱責令總理台站道員等據實查明申報臣等分別獎賞枷責設各台員辦給烏拉通融撥用人夫解員能於驅使亦照牛馬限期當所不禁或竟有違限過多經臣等查出除微末員弁從嚴究辦外其沿途總理道府副參遊擊等員亦應一併

嚴參治罪。俾各自顧考成。知所奮勉。庶於軍行要務。大有裨益。本日接據巴塘稟報。有運送火藥鉛丸弓箭三起。委員到站。皆係人夫背運。尙未到齊等語。臣因立法之初。即此可以試驗。必得親身經理。竹巴籠距巴塘九十餘里。當即馳回。率領台員將備。將現有牛隻驛馬儘先到者。分載催行。嚴諭委員。務須按限行走。並飛飭前途各站。一體遵照辦理。臣隨路查察。自可驗其勤惰。因見巴塘土司吹忠札布。告以西藏所屬喇嘛第巴等。現在添辦牛隻之事。該土司自稱久受國恩。常思報效。懇請多方搜覓。亦照西藏所屬。除現備烏拉之外。情願添備三百隻。伺候受備等語。臣遂面加獎勵。從優賞賚。一面將賞罰章程。札商孫士毅斟酌損益。再當頒行各站等因。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馳赴察木多督辦運送糧餉

閏四月十七日。奉上諭。孫士毅奏打箭鑪至前藏道里遙遠。軍儲等項。未能剋期迅速。現在帶領幹員。親赴察木多。駐劄督辦等語。所辦甚好。此時福康安等正在集兵進勦。糧運軍儲。最爲喫緊。正爲此繫念。今孫士毅移駐察木多。親身督辦。呼應既靈。而承辦之員。亦可隨時稟商。聽候調度。一切糧餉等項。更可迅速價行。事事應手。孫士毅不辭勞瘁。實心經理。殊屬可嘉。著仍賞戴雙眼花翎。並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隨報發去。以示優眷。口外地方烏拉等項。俱係各該土司出派受僱。非內地民夫可比。若過於嚴緊。或致躲避不前。轉有遲誤。務在寬猛得宜。善爲招集。想孫士毅自能辦理協宜。俾土民等聞風爭赴。踴躍趨事也。至軍行需用糧餉等項。由川省至察木多。有孫士毅在彼督辦。自可不致遲誤。其自察木多以西。由前藏至濟甯以內地方。昨已有旨令鄂輝和琳。無分畛域。輪往照料。今孫士毅駐劄察木多。相去較近。一切更可知會商辦。其濟甯以外。及大兵勦賊所到地方。糧運尤關緊要。亦已有旨令惠齡。專在彼督辦軍營糧食。自可無虞短缺也。又據孫士毅奏。道員王啓焜。自調赴打箭鑪代辦出口事宜。均屬周到。請將該道留駐打箭鑪。責成經理等語。王啓焜。經孫士毅委辦出口各事務。甚爲出力。自應留駐打箭鑪。俾資照料。並著加恩賞戴花翎。用示鼓勵。其先派往之道員林儁。及另片所奏道員徐長發。經孫士毅派在口外總理台站。該員是否實能出力。著孫士毅察看。如果

辦事奮勉。卽傳旨一體賞戴花翎。俾益加感勵。若不過尋常辦事。卽毋庸賞給。欽此。

兵部侍郎和琳閏四月十三日抵前藏。

閏四月十三日。具奏御賜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哈達。手串。鈴杵。曠布。鼓。大小荷包等物。一一賞給。感謝天恩等因。奉硃批。欣慰覽之。欽此。同日。具奏查辦丹達以西各台站運送軍需情形。山丹達至拉里沿途察看軍火各起。雖尙間有在大窩甲貢邊壩等處擁擠未前者。因此數處大山重疊。風雪不時。各站派安牛隻亦多不能齊備。卽有已經安設之處。查點每多疲乏。臣亦一體將已設者重加賞賚。未設者勒以限期。並委員逐段迎催。將停積軍火等項。先行加價僱覓烏拉。一件起運在途。均已過行無滯。臣復於江達地方。見前藏派出之喇嘛曠布倫曠勒桑那木札勒在彼催辦牛隻。已將江達應安站牛全數安足。臣諭知爾係曠布倫。凡達賴喇嘛所管地方。皆係爾所應管。因何大窩邊壩一帶派安牛隻。至今並未添齊。據該曠布倫回稱。我原奉達賴喇嘛分付。自前藏起。凡係該管地方。均應逐站催辦。今江達已經安妥。卽欲趕赴前途。一律安設。臣查看其人甚覺明白懂事。迥非一路所見營官頭人糊塗疲玩者可比。臣當將大窩邊壩等處烏拉未齊。以致軍需停積。爾不能辭咎之處相諭。又用好言勉勵。優加獎賞。並諭知大皇帝保護黃教。恩卹番衆之聖心。卽如運送軍需。各站僱用烏拉。各給腳價。此次大將軍福康安飭令每站添牛三百隻。亦俱按站發價。並無苦累。番民爾須親往料理。勸諭僧俗番衆。踴躍辦公。毋得稍存推諉。致干重咎。該曠布倫既知感激。亦甚畏懼。臣隨將江達至南墩一路安設站牛。價運軍火等事。均面交該曠布倫一人專管。令其隨時稟報。遇有出力者。卽從優給賞。怠玩者。卽分別懲創。該曠布倫頗知領會。隨遵奉而去。臣又恐各處商卓特巴營官等不能一律遵行。到藏後。與濟甯呼圖克圖相見。臣見其人品端方。安詳體面。並訪其在藏辦事最爲公正。番情亦皆悅服。當卽向其常談。告以爾係大皇帝特派來藏辦事之人。近復蒙恩加封前輩慧通禪師名號。尤當加倍出力。仰報天恩。該呼圖克圖合掌頂禮。感激歡忭之情形於顏色。自稱小僧得蒙皇上如此優恩。實出

望外。敢不竭盡愚誠。凡事與大人籌商。遵奉辦理。以期無負高厚等語。臣隨即與之商酌。繕發漢番字傳牌一張。將臣前次奏定期賞罰章程。明白開載。一禮傳知東路商卓特巴濟仲及營官第巴等。務須遵照辦理。並聽從噶布倫噶勒桑那木札勒指示。將站牛如數安足。另於額外多辦烏拉到站。以資運送軍火等項。庶可於迅速之中。倍加迅速。至臣先在乍了阿足。見該處商卓特巴辦理安設站牛。諸事疲玩。不遵約束。當即寄信達賴喇嘛。及濟嘯呼圖克圖。酌量更換。今觀面與濟嘯呼圖克圖商定。派委安幹喇嘛二人。前往查明。如果乍了阿足兩處烏拉已經如數安齊。尙可將功折過。若仍未足數。即令此次派去之喇嘛。在彼接管代辦。一面將遲誤之商卓特巴解至前藏。酌量治以應得之罪。查現在福康安業已統領大兵。自後藏進發。臣與鄂輝會飭西藏糧務。將烏拉寬爲預備。俟上站軍需各項運到。即可源源接濟。趕赴軍營。其自前藏以西。現經鄂輝亦查明程站。定立限期。一體照辦。是東西各台站經此一番整飭之後。自可一律疏通。斷不致再有停擱。臣自過丹達後。續過魯貢拉阿南多。接竹卡拉里鹿馬嶺等山。雖間有冰雪未化。仰賴聖主洪福。並無阻滯。於閏四月十三日到藏。所有臣到藏日期。及查辦各台站情形。理合恭摺具奏。等因。奉硃批。一切留心。可嘉之至。朕自喜用汝之當。益當勉力。欽此。

閏四月二十七日。大將軍公福康安自第哩浪古

即定

進兵。徑趨宗喀。

駐藏大臣兵部侍郎和琳。副都統銜鄂輝。催查東西各台站運送軍火。併添夫價運糧石。

閏四月二十七日。和琳鄂輝等具奏。臣和琳到藏後。半月以來。統計陸續到藏者。火藥重五千三百餘觔。大小鉛子四萬六千六百餘顆。火繩四百六十觔。勁弓五百張。箭三萬枝。餉銀二起。共十五萬兩。又軍裝靴鞋二千雙。均經臣和琳在途派留弁兵勒限押送前來。俱能如期而至。當將解弁營官等分別獎賞。以示鼓勵。後起各項。相離亦不甚遠。解員等自必聞風。各知奮勉。臣等早飭西藏糧員預備烏拉牛隻。每遇運到一起。隨即發給駄運。並另派弁目押送。立時起行。自前藏以至軍營。臣鄂輝亦俱勒定程限。現赴後

藏一帶親爲督催更可隨處查明行走遲速以定勸懲伏查自軍興以來東路各合烏拉應付不齊每致軍需遲滯先經大將軍公福康安派委甘肅布政司景安在察木多等處往來查辦又復專派游擊雷仁楊宗澤等員分段督催臣和琳經過時隨從僅有家人數名原本乏員差遣當即督催相機布置即將程限賞罰章程而飭遵辦並囑令善爲駕馭不激不隨該員等俱能體會而行認真催價毫無停積是立限之一法行之已有成效至前藏現有松茂道倭什布駐劄總理一切更可隨事隨時面爲指示飭令妥速辦理查各合運送藥彈弓箭餉鞘軍裝等項臣和琳經過後截至閏四月初十日止計已過察木多者十七起過恩達者十一起過拉里者八起抵前藏者六起又據各合員稟稱站牛陸續添安間有未經足額者不過數日均可到齊似此層層稽查站牛又復一律安備銜尾慣行斷不致再有遲誤至前藏採辦糧石臣和琳亦曾詢之濟嚨呼圖克圖等據稱實有十二萬六千八百餘石均係分派番民寨落隨時炒磨於附近糧台交納滾運日來官兵雲集所需口糧甚多先經臣鄂輝與達賴喇嘛商酌嚴飭辦理糧石濟仲喇嘛第巴頭人務于本月內全數磨出交與站員滾運趕赴軍營蓋糧不難於探買而難於輓輸查濟嚨莽拉木等處進兵之路山程險隘牛馬多不能行早經飭令前後藏預派人夫一萬名在拉孜定日兩處伺候大兵前進隨往大營一俟官兵深入凡係糧石軍火均可用夫背運臣鄂輝現飭後藏總理道員承勳隨營道員林儁計算官兵數目務將糧石隨營轉運除各兵每月每人支餉若干尙須更有贏餘方可有備無患現在後藏牛隻雖易染患瘟疫先經大將軍公福康安商之達賴喇嘛專派噶布倫多爾濟策楞攜帶銀兩凡有倒斃牛隻即行如數買補足額昨又札會臣鄂輝飭令添派站夫運送臣即與濟嚨呼圖克圖商酌又於各糧台附近地方每處酌量添僱番夫二三百名以資背送在人運原不及牛運之多但牛易疲斃而人可長行且定例二牛須用一夫即以牛價給發夫價亦各相等實於糧運有裨臣和琳目擊東路情形如瓦合丹達魯貢拉拉里瓦子諸山陡峻險阻山中無草牛力往返數次每多疲乏茲與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商酌亦照後藏之例於此數站酌設人夫二三百名以濟牛力之不足今臣二人相處業有旬餘無論前後藏台站輓運等事均各和衷商同辦理所有藏中應辦一切事宜亦必悉心講求臣和琳俱各得頭緒臣鄂輝拜摺後即於二十八日起程邁目前往後藏直至軍營梭織往來督催糧運烏拉並經理後路卡隘策應等因奉硃批覽

奏欣慰更當
勉力欽此

五月初六日大將軍公福康安攻克擦木進勦濟甯

大將軍統師至擦木地方。即乘雨夜發兵。分爲五隊。福康安帶兵由正路往來截殺。指示攻勦。將賊匪礮座立時攻克。殺死賊首三名。賊匪九十餘名。俘獲活賊十八名。乘勝直前。進勦濟甯等因。具奏。奉上諭。廓爾喀賊匪在擦木地方。憑據險要。抵死拒守。福康安悉心調度。督率將弁兵丁。分隊堵截。即乘雨夜進兵。將士人人用命。奮勇爭先。踰溪涉水。攀援而上。奪獲賊礮。全殲賊衆。實爲奮勉出力。勤勞倍至。深堪嘉獎。福康安著賞御用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海蘭察、惠齡著各賞玉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用昭優眷。其帶兵之折森保、翁果爾海、墨爾根、哈保、阿滿泰、額勒登保、珠爾杭阿、安祿、桑吉斯塔爾、台斐英、阿德能、張之元著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並發去奶餅一匣。令侍衛章京一體分賞。均沾實惠。所有打仗兵丁俱著賞給一月錢糧。欽此。

五月大將軍公福康安參贊大臣海蘭察、惠齡等攻戰於擦木幫杏克復濟甯

五月十一日。具奏。臣等初次在擦木地方與賊攻戰。因巴圖魯侍衛官兵俱屬同力奮勇。將賊番爾卡即經攻克。不致賊匪一名竄逃。旋至那噶爾轄爾甲賊寨。山箐林內衝出。因巴圖魯等俱經備齊。即率索倫官兵敵戰擊賊。乘其敗遁。在馬上施放鎗箭。殺死賊二百餘名。其餘二十餘名賊番。入於占據濟甯山寨。方行撤回札營。於初十日攻圍濟甯山寨。而巴圖魯等分路帶兵攻取各處礮卡。毫不留力。一日半夜。奮勇即將濟甯山寨攻克。當經臣等查其勞績。謹將皇上御賜奶餅。分給巴圖魯等。傳諭恩旨。時所有巴圖

魯等感戴殊榮深恩更加歡忭將山山寨逃出賊匪追擊復又殺死許多賊人生擒數名伊等實屬奮勉竊思臣等守候調來之兵未能及早進剿今仰賴皇上威福始將濟噶恢復雖屬不堪保舉伊等但巴圖魯官兵等由西寧打箭鏢迅速前來因路遙遠馬匹疲乏徑然步行者居多今遇此機會並未歇息即行三次奮勇將賊痛加殲戮理合秉公陳奏等因奉諭福康安等奏恢復濟噶等處地方請將奮勉官兵人等施恩獎勵等語此次在擦木攻戰賊卡並將那噶爾轄爾甲前來賊番掩襲追殺恢復濟噶地方所有巴圖魯侍衛官兵奮勉爭戰殊屬可嘉似此出力人員理宜施恩台斐英阿著賞給散秩大臣阿滿桑遇有副都統缺出即行坐補至定西釐因前次攻戰得受銜傷已賞給二等侍衛矣桑吉斯塔爾甚屬奮勉又經受傷著賞給雜勒丹巴圖魯名號授爲二等侍衛吹札布賞給捧僧額巴圖魯名號三等侍衛索多爾海賞給尼鏗額巴圖魯名號呼倫貝爾副總尉巴濟達爾賞給賜濟爾澤巴圖魯名號三等侍衛達郎阿賞給喀勒崇義巴圖魯名號布達海佐領獎賞花翎色爾滾賞給托磨洪武巴圖魯名號呼倫貝爾獎賞花翎拜薩爾圖賞給色勒巴圖魯名號屯練遊擊郎爾結賞給喀達巴巴圖魯名號屯練都司斯丹巴索囉克多爾巴圖魯名號屯練都司阿甲賞給吉阿克博巴圖魯名號屯練守備德相普木賞給諾木巴巴圖魯名號巴旺大頭人阿達賞給塔布愷巴圖魯名號仍照例每人各賞給銀一百兩頭等侍衛獎賞花翎能登額巴圖魯阿木勒塔授爲額外總尉齊齊哈爾佐領雙甯呼倫貝爾佐領兼騎都尉訥色勒圖呼倫貝爾總尉兼佐領雲騎尉多爾濟布特海驍騎校兼雲騎尉英喀布呼倫貝爾雲騎尉札丹保甘肅副將達音太屯練守備阿拉屯練千總僧格土司千總巴古莽塔爾屯練守備阿塔爾土司都司班達爾甲屯練守備阿納錫弼革布什咱大頭人索諾木端珠布俱著賞戴花翎布特海領新保甲兵錫弼勒罕額楞車布勒特衣呼倫貝爾甲兵札達薩四川千總唐忠榮屯練遊擊策旺屯練都司任塞結班達爾結別魯西甯革布什咱小頭人安吉布特海領催高屯練延甲兵德勒根車額爾古車五圖保呼倫貝爾領催德勒格爾甲兵福明阿法益察四川千總賀瓜隆屯練守備勒西爾甲伍木布阿西甯屯練千總依什胄土司把總策旺普木布特海領催呼舒泰甲兵成泰哲勒格訥依布特海餘丁穆喀勒岱呼倫貝爾甲兵噶他蘇色楞四川額外把總劉成金屯練守備申濟土司守備章布木阿雜拉屯練千總根登塔木屯練額外把總阿布木俱著賞戴藍翎屯練遊擊職

衛穆坦阿忠降番遊擊職銜色木裏雅忠賞給副將職銜乾清門一等侍衛珠爾杭阿二等侍衛翁果爾海補授頭等侍衛三等侍衛克星額三等侍衛阿那保補授二等侍衛藍翎侍衛鄂尼保福哈傳陞噶爾岱雲騎尉阿岱伍勒哈蘇薩木布蘇補授三等侍衛鄂倫親軍洛木博春噶喇保斌謨新親軍委署前鋒校巴彥察親軍特克訥衣鄂爾穗江定前鋒福永閑散哲克授爲藍翎侍衛呼倫貝爾驍騎校委署參領特克慎巴圖魯博多果爾授爲額外佐領呼倫貝爾領催定巴魯布特海領催博勒亨保布特海餘丁哈達蘇呼倫貝爾甲兵依勒噶察克什克弼薩蘇爾授爲額外驍騎校此次攻戰濟喇兵丁獎賞一月錢糧以示獎勵欽此

十二日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拉木一路占據德沁鼎山梁、攻克頭卡、二卡、三卡。

大將軍福康安派副都統成德、岱森保等在聶拉木一路牽綴賊勢令其酌量進攻即於十二日分路前進占德沁鼎山梁、攻克頭卡、鎗斃賊匪多人將二卡三卡俱行攻克焚毀木棚搭橋前進等因具奏奉上諭交福康安查明打仗出力者奏明酌加獎賞以示鼓勵欽此

十五日大將軍福康安等攻克熱索橋。

大將軍進攻熱索橋緣該處爲賊境扼要之地賊跨河浮搭木板並於南北兩岸砌築石卡據險抵禦經官兵直前攻撲賊匪拆去木板放鎗抗拒大將軍令暫撤各兵於十五日密遣阿滿泰等帶領屯土兵丁由峨綠大山繞至上流紮筏潛沿河疾行直撲賊卡殺死賊匪數十人推倒頭層石卡所有正路官兵乘搭橋一時並濟復將後層石卡奪據賊匪惶惶奔竄自相踐踏官兵直追至賊境色達木地方沿途痛勦賊衆擒獲活賊八名等因具奏奉上諭福康安等奏攻克熱索橋進臨賊境覽奏欣慰濟喇以外高山夾

時窄徑崎嶇較之金川尤爲險阻。賊匪恃險據守。放鎗抵禦。福康安抵熱索橋時。因與賊相持。急切不能得手。隨暫撤各兵。繞越兩重大山。在熱索橋上流潛渡。乘其不備。直前攻撲。痛殲賊匪。奪據石卡。所辦深合機宜。可嘉之至。該處爲賊匪門戶。今已乘勢攻克。統兵深入。勢如破竹。自早直趨陽布。進搆賊巢。捷音當已在途。著賞給福康安洋珙三錢表一箇。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海蘭察洋珙三錢表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惠齡洋珙二錢表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用昭優眷。並發去翎管十箇。大小荷包各十對。交與福康安等查明。遇有帶兵出力之侍衛。章京。將領等。酌量賞給。所有此次帶兵繞道渡河殺賊之巴圖魯。侍衛等。實屬奮勇出力。除阿滿泰已於上次打仗得勝。加恩以副都統即補外。前陞頭等侍衛之翁果爾海。頭等侍衛哲森保俱著賞給副都統職銜。墨爾根保著陞爲二等侍衛。兵丁等亦著查明共有幾人。一體加賞。以示獎勵。其攀援獨木偏橋前進之兵丁。如有跌斃者。亦著查明咨部。照陣亡例議卹。欽此。

戶部奏撥餉銀三百萬兩解赴川省

五月初四日。戶部議奏。爲欽奉上諭。此次大兵進勦廓爾喀。節經降旨撥銀三百萬兩解往川省。以備軍糈。恐不敷應用。著戶部於附近四川省分。再酌撥銀二三百萬兩。解交川省。交署督孫士毅備用等因。欽此。臣等伏查附近四川之陝西。山西。河南三省。均有冊報耗羨銀兩。九江。潯墅。龍江等關。亦有冊報稅銀。可以動撥。臣等擬於陝西耗羨內撥銀五十萬兩。山西耗羨內撥銀四十五萬兩。河南耗羨內撥銀五十五萬兩。九江關稅內撥銀五十萬兩。潯墅關稅內撥銀三十五萬兩。龍江關稅內撥銀一十五萬兩。共銀二百五十萬兩。所有附近四川省分。除撥運外。尙餘銀兩。亦各應留備本省之用。無可再撥。臣等擬於四川本省春撥冊報地丁內。就近動撥銀五十萬兩。以足三百萬之數。臣等行令各該撫織造等。卽派委委員。迅速解往四川備用。並行令四川總督。遵照辦理等因。奉旨。依議。欽此。

陝西巡撫秦承恩布政使和甯捐辦駝騾一千頭解赴川省以備運送軍儲

五月二十二日陝西巡撫秦承恩具奏。臣前得孫士毅來信。知現在察木多一帶督辦烏拉。當與藩司商酌。口外烏拉。一時既難就手。陝西西安同州等屬。有產騾之處。若購備一千頭解往應用。較之番地馬牛。自多得力。因即一面購買。一面札商孫士毅去後。茲准覆稱。口外馬匹短少。現在兼辦騾馬出口。如陝省能辦騾馬。可資應用等語。臣現在購買健騾一千頭。及鞍屨籠韁鐵掌等件。均已陸續辦齊。擬即委員分起解赴成都交收。如該省遇有應運軍儲。即可駝送出口。至辦理此項騾頭。臣與布政使和甯捐備銀兩。分委委員。在於產騾各市集先行挑買。專派道府稽查驗收。當面給價。不使書役人等從中扣剋刁難。亦無仰勒科派情弊等因。

二十四日大將軍福康安攻克脅布魯碣卡

大將軍統兵進至密哩頂旺噶爾地方。並無平地可以剗營。官兵均在石岩下露宿。深入賊境一百六十七里。至脅布魯一帶。有賊匪砌卡屯聚。該處當路有橫河一道。水深溜急。與熱索橋形勢相似。原橋座業被賊匪拆毀。官兵在山上用礮轟擊木城。打死多人。賊匪總不敢退。拒守甚堅。大將軍參贊等於二十三日帶兵繞至橫河上游。借接枯樹搭橋。我兵奮勇直前搶渡。無如鎗聲不絕。河水急溜。木輒漂去。不能即渡。因於日暮大雨時。伴令各兵撤退。候至夜半。賊匪回寨。趕緊接縛大木。緣木過河。分爲三路。於二十四日黎明。併力壓下。盡力追勦。殺死賊三百餘名。焚毀賊寨五座。賊匪見官兵各路壓下。棄城奔逸。復被我兵邀截。殺死三百餘名。因具奏。奉上諭。官兵自過熱索橋後所經地方。陡巖高峭。亂石叢集。並無平地可以剗營。福康安等與所帶官兵。至於露宿。實甚勞苦。至不忍觀。其脅布魯一帶。極爲險要。賊匪憑河阻抗。撤橋固守。福康安等復設法出奇。乘其不意。於夜雨迅速潛渡。將賊匪痛加殲戮。焚燒卡寨。快意已極。而巴圖魯侍衛官兵俱爭先。用命於峭壁懸崖。深林密箐。人跡不到之區。攀援登涉。至於衣履皆穿。手足

胼胝並未稍形退怯。用兵以來從無似此之難者。欣覽之餘。益加憐憫。官兵深入賊境。連次克捷。福康安等調度督率。悉合機宜。此時已無可論。今賞給福康安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四喜撒指一箇。鑲嵌松石翎管一箇。海蘭察。惠齡各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四喜撒指一箇。鑲嵌松石翎管一箇。外發去四喜撒指六箇。鑲嵌松石翎管十七箇。著福康安等酌量帶兵大員內。如合斐英阿等何人最爲出力者。傳旨分賞。又鼻烟壺小刀各四十件。並著福康安等遇有帶兵出力之侍衛。章京將領等。酌量賞給。此次打仗兵丁均屬奮勇勞苦已極。並著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欽此。

班禪額爾德尼還札什倫布住錫

五月二十九日。駐藏大臣和琳具奏。班禪額爾德尼移駐前藏。已經十月之久。其札什倫布廟宇。去歲雖經賊匪滋擾。經福康安查明。並未過於殘毀。均已修理完整。附近番民亦皆復業等情。奏蒙聖鑒在案。臣抵藏後。福康安曾與臣札商。現在後藏運送軍糧軍火等項。歲琿堪布一人。未能統攝番衆。似應將班禪額爾德尼住錫。俾得董率辦理。臣因彼時前後藏地方尙患痘證傳染。是以未即奏請。今月餘以來。查看氣候較正。且福康安收復濟甯後。衛藏僧俗人心牢固。靡不鼓舞歡忻。班禪額爾德尼年紀雖幼。素爲後藏番民悅服。今正當大軍深入。應付烏拉。督軍糧餉軍火萬緊之時。如班禪額爾德尼回至札什倫布。自比歲琿堪布呼應較靈。實屬兩有裨益。查鄂輝現在宗喀一帶催辦糧餉。前藏爲東西台站總匯之地。邇來甫得疏通。源源轉運。不日續調官兵陸續到來。均需料理。臣未能遽離前藏。自應俟鄂輝轉回。方可遵旨前往濟甯。以內查催。今臣奏請將班禪額爾德尼送回後藏。如蒙俞允之時。適值鄂輝回藏。則臣可以順使帶領同往。設鄂輝尙不能遽回。自應派委委員護送。查前藏總理道倭什布人極精細。明白遇事亦。有斟酌。自前藏至後藏沿途台站。均係該道分轄。可否即令倭什布護送前往。恭候命下。遵行等因。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駐藏大臣兵部侍郎和琳奉旨賞給都統銜。

五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因進勦廓爾喀賊匪。口外一切糧運烏拉。關係緊要。派令侍郎和琳馳驛前往。接辦藏務。和琳自行抵察木多後。沿途查催運送軍火運餉等項。節次奏到。各摺辦理均爲妥協。本日據奏於閏四月十三日到藏。路經丹達以西各台站。向噶布倫等切實曉諭。設法勸懲。令將烏拉寬爲預備。將前積軍需源源運送。不使再有停擱等語。一切留心。可嘉之至。著加恩賞給都統銜。並著加賞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玉撒指一箇。以示優眷。至和琳此次前往西藏。係朕特簡。和琳未經先行奏懇。朕之用和琳。初不過以其人尙細心。遇事奮勉。是以派往。實不料其如此能事。朕深慶得人。國家得一好大臣。實自幸大功或易就也。欽此。

協辦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由察木多赴前藏。

五月十九日奉。上諭。前已有旨。自察木多以東。令孫士毅在彼督辦。察木多以西。至前後藏。濟甯以內。令和琳鄂輝往來督率催查。設法價運。但察木多至前藏一帶。站遠道長。不下數千餘里。和琳在彼督催。未免鞭長莫及。難以兼顧。孫士毅前此自請移駐察木多。未必不因該處台站價運較難。是以請往督辦。現在孫士毅既駐察木多。自己辦有章程。竟當再往。察木多以西。至前藏一帶。往來查察。幫同和琳等督率催價。庶台站軍需等項。運送更可迅速。欽此。

六月賞給屯土兵丁銀兩。

六月初二日奉。上諭。據福康安等奏。現在進勦賊匪。所謂屯土兵丁。由本處起程。至後藏邊界。道路遙遠。該兵等俱屬步行。德爾格等處土兵。五月十五外均可到宗喀會齊。即進勦濟甯等語。德爾格等土兵。遠道赴勦。山路崎嶇。途次均係步行。實爲踴躍急公。不辭勞瘁。殊堪軫念。著加恩每名賞給銀二兩。以示鼓勵。欽此。

參贊大臣四川總督惠齡籌辦濟甯至軍營運送糧餉

六月十二日惠齡具奏。臣於二十六日起程迎回。查備自魯布魯至色達木一帶沿途背運糧石。總臣逐節催備。而諭押運弁兵。定限到營。以濟急需。自色達木至熱索橋一帶。距邊較近。藏內運出糧石。雖較前路稍多。然不能源源接濟。推原其故。總由賊境山高路險。道里倍長。番夫背運糧石。負重行走。於中途稍爲憩息。即有耽延。況大兵已經乘勢深入。愈行愈遠。節節險阻。長夫更易疲乏。若令一直背赴軍營。勢難迅速。與藏內可用牛隻長運者。情形實不相同。再賊境山徑逼窄。地氣潮溼。並無安設糧臺之處。福康安前與臣熟商。安設糧臺。原爲接替轉遞。若計算程途。分爲數段。多覓人夫。按段分設。各派弁員督押遞運。方可專責成。而速轉運。番夫相習勞苦。偏巖石礮之下。皆可棲身。不必在寬敞地方始行安設。查濟甯以外。均係賊境。福康安前派遊擊額爾亨額。都司年輔。知縣常發祥。署噶布倫貢噶珠爾等。在濟甯雇夫背運。並招回避賊番民受雇。其駐劄邊界之唐古忒番兵。亦酌加賞犒。令其背糧應役。茲已據額爾亨額等稟報。濟甯現有番夫二百名。內熱索橋安一百名。與唐古忒兵二百餘名。接遞背運糧石。核計人數。若分段遞運。尙屬不敷。臣仰蒙聖恩委任。不敢因奉旨專管濟甯以外糧運。區分畛域。僅在邊外株守接催。自應親往濟甯。添雇番夫。以爲分段遞運之用。臣在沿途催辦數日。業於六月初一日馳抵濟甯。除將現運軍糧。催令原雇人夫先行運送外。即督同額爾亨額等。於招回避賊番民內。並在附近濟甯各寨。雇覓人夫。分派妥幹員弁。督押運糧前往。按日給與夫價。毋庸另議口食。所有背運人夫。臣逐加確核。查濟甯爲設夫接運之首站。必須多備夫力。以備大兵前進。逐段撥移之需。濟甯應安夫三百名。魯布魯應安夫二百名。熱索橋原安夫一百名。再添夫一百名。共足二百名之數。仍飭令額爾亨額等。再於濟甯一帶。多爲招徠番民。並飛咨鄂輝。和琳。將前後藏所辦番夫。速行多爲撥赴濟甯。一俟大兵追勦前進。即由濟甯逐段移添。聯絡接運。若藏內軍火糧餉。源源送過濟甯。則濟甯以外。隨到隨行。即可達軍營。不致稍有延緩。計道員林儁。將宗喀糧運事宜籌辦妥協。前赴濟甯。鄂輝亦當行抵宗喀。接催林儁行赴濟甯。以外。鄂輝自應前赴濟甯。鄂輝查催回藏。和琳又可馳赴前來。如此梭織巡查。遞加催價。臣復嚴飭總理道府及

各台員等按照所定章程妥爲經理。即自濟甯起程沿途督同巴圖魯侍衛章京分段管運。並將番夫照指定地方安插。實力查催。以期軍儲充裕。迅速肅功。上紓聖慮。至火藥鉛丸弓箭等項。均關緊要。臣與軍糧一體嚴催。現亦陸續運。尙無遲誤等因。

大將軍公福康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由魯布嚕進攻東覺山梁。並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克之。

大將軍自第哩浪古宗略進兵。屢次克捷。收復濟甯。攻克熱索橋。深入賊境。又由魯布嚕進攻東覺山梁。並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將賊匪營寨木城礮卡全行攻克。巴圖魯侍衛翁果爾海哲森保、那丹保、鄂尼保、富永俱受有鉛傷。奉旨將此次出力之將領等。交福康安等查明具奏。另行陞賞外。福康安、海蘭察俱交部議敘。翁果爾海、哲森保於前次打仗得勝。已賞給副都統職銜。著加恩賞給哲森保銀一百兩。翁果爾海銀五十兩。其中鎗傷之三等侍衛那丹保、鄂尼保俱陞爲二等侍衛。藍翎侍衛富永陞爲三等侍衛。其打仗陣亡之索倫佐領多爾濟、四川都司伊魯爾圖。及打仗陣亡之官兵。俱交部照例議卹賞卹等因。欽此。又奉上諭。據福康安奏。望見東覺山顛賊寨賊營甚多。地勢險峭高峻。有橫河一道。斷難帶兵徑渡。福康安等帶兵繞行兩日。至半山臨河石卡。賊匪盡出抵禦。官兵奮勇勦殺。屯兵數人。奮勇先登。被刀砍傷。並未稍卻。攀援繼上。將賊匪木城立時攻克。賊匪亦來邀截。經我兵殲戮殆盡。遂將賊寨賊營全行攻克等語。實快意已極。至各兵登山涉險。打仗追賊。晝夜辛勤。已至八日。自應暫與休息。再行前進。此次福康安等於萬難攻勦之處。竟獲全勝。此皆仰賴上天眷佑。感謝之誠。不能言喻。而福康安等董率調度。悉合機宜。以及將弁兵丁勞苦之狀。可憐可嘉。竟不忍復視。此時亦無可再諭。除已明降諭旨。將福康安、海蘭察交部議敘外。著再加恩賞給福康安玉搬指一箇。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海蘭察玉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用示優眷。並發去蜜蠟鼻煙壺九箇。小刀九把。著福康安查明帶兵出力之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別賞給。仍擇其實在奮勉者。開單具奏。候朕賞給。巴圖魯名號。並予陞擢。以示獎勵。其餘出力官兵。交部議敘。計此旨到時。福康安等早抵陽布博穴擒渠矣。統俟大功告竣。再降諭旨。酬庸懋賞。欽此。

領隊大臣成德等攻克札木鐵索橋。

同日奉上諭。福康安奏。成德等攻克札木鐵索橋等處。已行知務須將現帶兵丁嚴守要隘。量力前進。倍加慎重。不可稍涉冒昧。致有疎虞等語。所慮甚是。甚合朕心。連日因福康安等未經續報軍營情形。方慮後路無所策應。賊或乘閒出擾。今觀福康安等於成德一路。尙爲指示防守要隘。則福康安等後路。自必倍加慎重。必無代成德籌防後路。而轉自疎虞之理。朕略心慰矣。欽此。

逆僧沙瑪爾巴在陽布伏誅

大將軍具奏。奉上諭。福康安奏。入賊境後。即聞傳說沙瑪爾巴業伏冥誅。訊之現獲賊目巴載巴拉哩。亦供稱沙瑪爾巴患病數月。於十五日病斃等語。此言恐不可信。此次廓爾喀滋事。皆由沙瑪爾巴唆使。該犯實爲此案罪魁。必係廓爾喀見大兵連次克捷。危亡在即。故先託言沙瑪爾巴已伏冥誅。可以將侵擾後藏之罪。推卸沙瑪爾巴一人承當。希圖未減。迨事急。將沙瑪爾巴戕害。將伊首級呈獻。懇求罷兵。乞降。否則沙瑪爾巴詭計多端。先揚此言。使官兵聞知。勦捕稍寬。伊可乘閒遠颺。兔脫漏網。著傳諭福康安等。務遵前旨。於攻克陽布時。訪查明確。務將該犯生致解京。盡法處治。方足以伸國憲。而快人心。至此。次擊獲賊目巴載巴拉哩。係何官弁擊獲。抑係兵丁擊獲。並著福康安查明具奏。量加獎賞。欽此。

哲孟雄部落稟請添兵討賞。駐藏大臣和琳駁之。

六月十九日。具奏。哲孟雄因聞大兵深入。稟稱。春閒收復之各寨落。現今拏卡把守。賊人亦復相拒。若欲進兵。祈請多派兵丁。糈糶賞需。前來等語。臣隨與達賴喇嘛商議。達賴喇嘛係出世之人。竟無主見。惟聽臣定奪。臣想福康安未曾深入之先。曾檄調該處及布魯克巴進兵。以分其勢。彼時皆以不服水土爲辭。退守邊界。今哲孟雄稟請添兵。討要賞項。其無能貪得之意。已可概見。況大兵連獲勝仗。探聞已距陽布不遠。賊匪喪膽。勢如破竹。當亦不藉此項兵力。牽制賊勢。且需添派官兵相助。不但官兵不能另有分撥。

與其多添一路不如併力直搗賊巢。量賞彼處頭人銀牌、緞匹、茶葉等項。諭令嚴兵堅守所得寨落，勿得輕進。並探聽陽布危急，賊人必然驚慌失措。那時再當鼓勇立前，可獲利益等諭。因奉上諭，和琳奏據哲孟雄稟請添兵討賞，其無能貪得，已可概見。隨酌賞彼處頭人銀牌、緞匹、茶葉等項。諭令堅守寨落等語。大兵連獲勝戰，賊匪喪膽，已不藉哲孟雄兵力牽制賊勢。且官兵若有多餘，正可併力直搗賊巢。何值轉與哲孟雄添助之理。和琳所見甚當。此顯係該部落意存觀望。以此試探，如官兵蕩平賊境，伊即可以居功。否則藉口兵少，預爲推諉地步。今哲孟雄已經和琳嚴辭飭諭，此等伎倆，不特哲孟雄爲然，想各該部落亦俱不免。著傳諭福康安等，如該部落有似哲孟雄之請兵討賞者，福康安等亦當照和琳所辦，嚴辭拒絕。酌賞緞匹、茶葉等物。仍諭以現在大兵乘勢勦賊，賊匪聞風膽落，無難一鼓殲擒。原不藉爾等之力。如爾等自揣兵力不敷，只須各邊界分路堵截，遇有賊匪逃至爾境者，即行擒獻。即爾之功。將來蕩平賊境，仍當將爾等被廓爾喀佔土地，給還爾等，必不因爾等未緝出兵助勦，不給爾地。爾等惟當嚴密堵禦，靜候天朝將廓爾喀土地給還分賞，更不得以非爾舊有土地，稍事爭侵。如此嚴行飭諭，庶可以杜其觀望試探之心。而伊等知有得地利益，亦必出力堵禦，實爲兩便。至和琳辦理此事，得中窺要，著賞給玉搬指一筒、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筒。惠齡、孫士毅往來催查糧運，均爲出力，亦著賞給玉搬指各一筒、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各二筒，以示獎勵。欽此。

參贊大臣四川總督惠齡籌辦東覺普東寨至雍雅一帶糧運

六月二十日，惠齡具奏。現在福康安等攻克東覺一帶地方，至雍雅雅地方，道路愈遠，即應添雇番夫分段安設，以資接遞。前經飭令遊擊額爾亨額等，再於濟噶一帶安設番夫，並行催前後藏所辦番夫迅速前來，以爲添設之用。無如濟噶地方被賊匪蹂躪之後，流移未復，番民稀少，雇覓維艱。而藏內所辦番夫，經福康安與臣屢次嚴催，因路道寫遠，尙未能抵濟噶。當此孔急之時，不能應手撥派，臣實萬分焦急。近日軍火軍糧等項，運出濟噶以外者本少，即就現有之兵夫，隨到隨運，雖無停積，但軍行愈遠，程站愈長，亟

須逐段添設現飭多方雇募設法催價並因口外日日大雨如注山徑逼仄滑溜難行恐人夫有避匿之事於分段安設地方搭蓋草棚數座督押官員既可稽查約束背運人夫亦可棲止現在運送軍需各項俱分派員弁沿途催運福康安每日派人持令迎催多方催辦絡繹於道臣仍不時往來催價不使稍有停留現祇就藏內運出者加緊送赴軍前究恐不能充裕昨道員林儁前來面稟該道所辦長運至宗喀之糧已到一千餘駄共糈糶十萬餘觔而宗喀一帶未能即時接續運出除嚴飭各糧員迅速運送外即令林儁速回濟噶設法辦理務使源源接濟查鄂輝已赴聶拉木是以令林儁馳回濟噶催運俟鄂輝到來再令林儁赴脅布魯一帶接催仍嚴飭遊擊額爾亨額都司年鏞知縣常祥署噶布倫賈格班珠爾等分段前往各寨雇覓人夫到來臣即於東覺普爾東寨等處添設俟藏內人夫催到再將原設新設各段每段逐加添派沿途催查務期糧餉軍火迅抵軍營等因

大將軍公福康安劾候補道承勳知府重光革職

六月十八日大將軍參奏糧臺軍火爲行軍要務臣福康安在前藏時多方籌辦設法催價前在拉子地方商令臣惠齡暫駐拉子數日將未運各項由定日及昂哩喇嘛寺兩路分投運出業已漸覺疏通前藏一帶經和琳設法督催較前已有起色臣等行至宗喀時查得該處爲糧運必經之地其昂哩喇嘛寺新設台站分運糧石亦至宗喀歸入大路沿途山道崎嶇噶喀長賊等處爲此一路緊要糧站惟恐各該糧員轉運遲延將拉子運出之糧又復積壓特派候補道承勳駐劄宗喀龍安府知府重光駐劄噶喀專司起運查後藏以西山大站長牛驢多致疲乏宗喀至濟噶以外道路異常險仄牛馬均不能行背運番夫雇覓甚難即雇得數百名而番夫等軟弱怯懦既畏路長山險又不敢前來賊境每每在中途逃散必須承辦之員於難辦之中設法督辦方可無誤供支乃大兵深入復距邊較遠每日派人催糧相望於道而運出濟噶糧石本少到軍營者自屬無多計兵按日折半支給實形短絀竟有難繼之勢攻得賊寨多係燒糧而遁無從因糧於賊其就撫番寨趨旨妥爲安撫約束兵丁不許搶掠臣福康安另遣妥人於番寨

內給零星購買散給各兵。閒有賊寨內遺下包穀及未熟青稞。亦經搜出添補餬口。兵食終未能充裕。總由宗喀一帶番夫短少。糧石停積所致。前於覆奏惠齡查催糧運摺內。聲明令鄂輝嚴行查辦。但鄂輝辦事稍軟。恐其查究未嚴。不足示儆。且近日由宗喀一帶運出糧石遲延。兵丁日食不敷。尤須嚴行查辦。茲臣福康安確切查明。候補道承勳自抵宗喀以來。一籌莫展。糧石軍火不能隨到隨運。雖承勳從前尙知奮勉。而此時既有遲誤。未便稍事姑容。知府重光在噶喀地方辦理尤屬怠玩。全不以事爲事。積壓較多。實非尋常貽誤可比。請旨將候補道承勳、龍安府知府重光均卽革職。仍令辦理糧運。効力贖罪。俟大功告竣。再行核辦。臣等已札行派往催糧之參領七十五。將承勳重光頂帶先行摘去。而重光一味顛預。所誤起數較多。並將重光卽行枷號。俾糧員共知儆惕。不致貽誤要需。再糧臺弁兵等催辦烏拉。亦恐有剋扣價值。包攬漁利。以致貽誤情弊。節經嚴密查訪。茲查得兵丁潘得明。赴長臧地方催辦烏拉。私向番民包攬。折價入己。該處番民躲避不前。並未雇辦牛驢。當此軍興之際。潘得明膽敢作弊。漁利貽誤軍糧。可惡已極。卽當從嚴辦理。未便稍爲寬縱。臣福康安卽令參領七十五順便訊明。潘得明包折烏拉價值舞弊屬實。已將潘得明在該處卽行正法。用昭炯戒等因。

陞擢打仗出力將備。

六月二十八日。大將軍具奏。大兵進勦以來。在擦木、瑪嘎爾、轄爾甲、濟噶、熱索橋、脊布魯、東覺、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地方。打仗殺賊攻克卡寨。將領備弁等帶兵攻勦奮勇出力者甚多。茲揀選得四川綏靖營遊擊張占魁、陞補甘肅甘州營參將甯越營都司胡尙賢、陞補綏靖營遊擊清溪營都司什格、陞補建昌鎮標中營遊擊維州協左營都司張志林、陞補建昌鎮標中營遊擊所遺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各缺。揀軍營人員坐補等因。

陞賞鹽茶道林儁按察使銜。松茂道倭什佈賞戴花翎。

六月三十日奉諭福康安等奏道員林儁在後藏價運軍糧將烏拉價值雇覓商民設法運送現已起運二千一百餘石等語林儁催運軍糧不辭勞瘁殊屬奮勉著加恩賞給按察使職銜又和琳奏松茂道倭什佈派辦台站塘汛及運送軍糧軍火等項俱能遵照限期駕駛番民並無貽誤實爲細心曉事等語倭什佈亦著加恩賞戴花翎以示獎勵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將裏去兵丁王剛第巴塘邁送出遞稟乞降

拉特納巴都爾謹稟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今蒙文殊菩薩大皇帝差大將軍前來如同天上星宿一樣救度衆生大將軍賞來檄諭我們接到了狠喜歡知道大皇帝差大將軍到藏裏來心裏又狠感激從前唐古忒與廓爾喀相好如同一家人就是巴勒布也與唐古忒狠相好自廓爾喀得了陽布纔通往來因爲唐古忒不使我們的銀錢彼此不和又因沙瑪爾巴在陽布挑唆主使就鬧起事來正在打仗時有天朝的官員來曉諭又有藏裏的人來講和我想著天朝不比別處地方是不敢得罪的所以我們差人去請罪仰蒙大皇帝天恩加封王爵公爵賞賜許多物件又下狠好的旨意我感激大皇帝恩典狠重就不敢鬧事了我們廓爾喀與唐古忒都是天朝的屬下依舊彼此相好上年有唐古忒之噶布倫到邊界上來說話我們打發了頭目同沙瑪爾巴去見他到了莽拉木沙瑪爾巴向衆人說唐古忒不照乾隆五十三年說的話了帶了兵來害我們衆人聽見了這些話纔把兩箇噶布倫四箇漢兵裹進來就去搶札什倫布這全是沙瑪爾巴從中挑唆主使叫我們動的兵想來是他在藏裏被人欺負以藉此報仇的唐古忒又從沒有給我們一箇信說沙瑪爾巴是箇壞人我們也不知道今奉大將軍賞來檄諭纔知道他是箇壞人正要把他拏送出來不料他就病死了沙瑪爾巴病死的緣故兩箇噶布倫並四箇漢兵自然是要稟的唐古忒與廓爾喀邊界相連如同一家親兄弟一樣就是親兄弟也有一時開口舌爭端廓爾喀從前的王子與前輩達賴喇嘛相好我們照著從前一般行事近來兩家有些微不和求大將軍查一查就知道了大將軍前來就是星宿降臨不拘怎麼樣分付我們總不敢不遵的大皇帝就是上天我們

時刻頂在頭上。如今天朝發大兵來，我們也實在抵敵不住。總求大將軍奏明大皇帝，照施與唐古忒的恩典一樣，施與廓爾喀。如蒙大將軍恩准，再具稟差大頭人到軍營來懇求。五月二十八日具稟。

拉特納巴都爾具稟，欽差各位官員官兵台前。各位官員官兵奉大皇帝旨意，前來邊界。我們聽見了，狠喜歡。各位官員官兵都是慈心愛護生靈的。從前的王子與前輩達頭喇嘛，狠相好。兩家相好多年，不料有壞人從中挑唆，鬧起事來。後來有將軍大人來曉諭，我們就差人進京去請罪。蒙大皇帝恩典，封了王子，並有旨賞的衣帽，都穿戴了。因大皇帝恩典，狠重。我們纔安靜，不敢鬧事的。唐古特不照著合同行事，我們心裏未免抱怨。就是唐古特因我們搶了藏裏，自然也要抱怨我們的。其實起事的根由，也不是我們有心，也不是唐古特有心。總是有人挑唆的。大將軍統兵前來，原爲要治挑唆人的罪。各位官員官兵自然是知道的。蒙大將軍賞來檄諭，纔知道這箇壞人。我們正要拏送出來，不想他已死了。他死的根由，病了多少日子。兩箇噶布倫，並四箇漢兵都知道。他們自然是要稟的。從前唐古特與廓爾喀原狠相好，往後還要比從前相好些。大將軍因兩家和底事，纔帶兵前來。我們兩家都是天朝百姓。如大將軍怎麼樣分付我們，怎麼樣遵依。若蒙大將軍准了，我們再具稟差人前來。面見大將軍懇求。五月二十八日具稟。

大將軍公福康安發檄駁劄。

六月十五日，大將軍檄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部落藉端構釁，占據西藏邊界，肆掠札什倫布。背恩反覆，獲罪天朝。本大將軍欽奉大皇帝聖旨，統率勁兵，特申天討。猶以爾年幼，無知爾叔巴都爾薩野，罔識天朝法度，尙可稍從末減。是以兩次發檄，宣示大皇帝恩威，曉以利害。令於大兵未到之先，悔罪歸誠，親來覲懇。詎料爾執迷不悟，不卽稟覆。所有占據邊界，仍未退還。是爾怙終不悛，自取覆滅。必應整旅進征。明正爾罪。本大將軍統率將士，臨莅邊界，恭秉大皇帝睿謨，一戰而卽破擦木。再戰而殲瑪爾轄爾甲。三

戰三捷。遂克濟噶。爾之頭目兵衆。擄殲殆盡。及大兵驟據熱索橋。直入爾境。爾並未迎於境上。尙敢恃其地險。抗我顏行。本大將軍乘勝直前。屢破爾衆。如魯布魯。東覺。博爾東拉等處。山川險要。爾之精銳。蚊聚蜂屯。礪卡木城。遍山羅布。大兵戈鋌所指。靡堅不摧。斬伐芟夷。體骨填委。卽有餘衆。潛回。亦皆救死扶傷。奔逃無路。屢次攻戰。爾亦當知我兵威若從此直抵陽布。蕩爾巢穴。殲除爾類。直如拉朽摧枯。蕩平立奏。今本大將軍仰賴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將爾部落全行夷滅。寬其一綫。准令歸誠。乃爾並不親來請罪。又不遣大頭人前來。僅止將上年誘執之兵丁王剛。第巴塘邁。及跟役等送出。附呈一稟。妄想乞降。可謂愚妄已極。天朝統馭萬方。討逆舍順。若果如安南阮光平束身歸命。親謁闕廷。自當仰蒙大皇帝隆恩。赦原前罪。今爾具稟乞降。僅交上年誘執之人來營呈遞。而於誘執諸人內。先遣數人前來嘗試。尙不肯全行送出。是爾心存藐忽。愚懵無知。毫無悔懼真誠。斷難爲爾陳奏。仰邀恩准。披閱來稟。一味支吾搪塞。藉爲緩兵之計。全非出於至誠。卽如所稟。唐古特與爾不和。誘執漢兵噶布倫等。及搶掠札什倫布等事。悉是沙瑪爾巴唆使主持。正擬縛獻。遽已病故。種種虛言。全不足信。沙瑪爾巴居心險詐。敢於勾結外番。作踐佛地。其罪固不待言。然爾被其煽惑。輒敢藉端。侵犯邊圉。大肆劫掠。自作之孽。百喙奚辭。今爾全諉他人。並不與叔俯首認罪。本大將軍聲罪致討。豈肯輕恕爾乎。爾若知沙瑪爾巴爲罪魁禍首。早應縛獻送出。何必待其身死。無從究問。始以爲諉罪之地。況沙瑪爾巴在陽布居住。已閱多年。何以大兵壓境之時。適伊身伏冥誅之日。非爾致死滅口。掩飾黨惡情。卽係袒報病亡。現尙私藏他處。本大將軍洞燭情僞。豈爾飾辭所能欺蔽。爾稟內稱與唐古特本屬相好。近來微有嫌隙。求本大將軍查察等語。可見爾貪愚狡詐之心。至死不悔。實堪痛恨。爾之藉端與唐古特尋衅者。卽指不使銀錢。不照合同兩事。本大將軍到藏時。早經查明。藏內雖與爾部落通商互市。行使銀錢。但後藏係天朝所屬。照爾處錢法行使。唐古特毫無過失。此等交易細故。何致遽構兵端。至丹津班珠爾等所立合同。全係爲爾誘脅。私行定議。前檄嚴加斥駁。所諭甚明。今來稟不敢提此事。祇稱懇求詳察。故作隱躍之辭。以見唐古特不爲無過。卽呈遞各官員官兵稟內。又以唐古特不照合同行事。微露一語。如此詭辭巧辯。本大將軍早已洞鑒肺腑。爾與唐古特爭端瑣事。斷不值復置一辭。向爾諭及總之。爾負恩反覆。自外生成。罪惡貫盈。播髮難數。本大將軍奉命督師進討。兵力精強。霆擊風馳。屢次大捷。

從此乘勝直擣巢穴。務將爾廓爾喀痛加殲戮。噍類無遺。斷非口舌虛辭。所能支飾。若於大兵未抵陽布之前。率同巴都爾薩野。瑪木薩野。沙瑪爾巴等親來請罪。泥首軍門。本大將軍察爾誠僞。再當奏明大皇帝。或能赦宥。前罪逾格。施恩亦未可定。本大將軍統率大兵。不能在中途久待。爾宜早定自全之計。速來獻懇。若俟兵臨城下。爾部落立就滅亡。雖欲悔罪乞降。亦復噬臍何及。耶。至於噶布倫。丹津班珠爾。札什敦珠布。及兵丁三名。在爾既思投順。自應概行送出。但丹津班珠爾等辦事錯謬。已將噶布倫革退。兵丁不能守禦邊疆。被爾誘脅。均係獲罪之人。爾之送出與否。均屬無關緊要。不值向爾索取。爾勿借此爲要挾之具。其丹津班珠爾寄與唐古特書信。及伊等家信之語。同聲附和。代爲說辭。竟係爾授意。令其書寫。全不足憑。本大將軍統兵進剿。豈輕信丹津班珠爾等之言。稍寬爾罪。毋再假託浮辭。妄行瀆稟。自取重戾。爾部落滅亡。即在瞬息。若再游移。本大將軍定即統兵進剿。不但爾之土地人民。不能保守。卽爾與爾之宗族頭目。悉當駢首就戮。斷不能復邀寬貸。此檄。

大將軍具奏。奉上諭。福康安等接到拉特納巴都爾乞降來稟。嚴行飭駁。一摺。內稱。賊會拉特納巴都爾將上年裹進去之兵丁王剛。第巴塘邁等送出。賊會有呈遞福康安暨官員官兵稟各一封。看此賊會。竟大奸詐。其意蓄欲離間我將軍用兵苦官兵。而令官兵欲罷兵懈於戰也。可惡之極。其稱廓爾喀與唐古特素相和好。所有誘執兵丁。噶布倫。及搶掠後藏。皆由沙瑪爾巴主持唆使。奉到前檄。正擬將沙瑪爾巴縛獻。已於五月十五日病斃。是以將王剛等送出。懇求施恩赦宥。至唐古特不照合同一節。不敢再向福康安稟及。祇於呈遞官兵稟內。略提一語。以見其侵掠後藏。事出有因。卸罪巧言。實爲狡詐。經福康安嚴行檄諭。逐層指駁。絕其妄想。使賊會賊目等震懾兵威。不敢再存倖免之心。轉可堅其歸誠之意等語。此次賊匪齎呈稟帖。令裹去兵丁第巴前來投遞。並未專遣大頭人來營。而稟內祇妄想乞降。尙未自行認罪。實屬可惡之極。福康安等揭其隱衷。逐層指駁。辭嚴義正。所見皆是。惟所稱沙瑪爾巴業經病斃一節。沙瑪爾巴爲此案罪魁。或伊見大兵連捷。自知罪在不赦。情急服毒自斃。亦屬事之所有。但賊匪詭詐多端。平日與沙瑪爾巴互相糾結。今因勢日窮蹙。欲卸罪於沙瑪爾巴。捏作病斃之言。以爲藉口。又思指實其事。暗將與沙瑪爾巴容貌相像之人。毒斃。希圖掩飾耳目。以爲朦混之計。亦未可定。福康安辦事精細。自能留心訪察。斷不肯信其一面之辭。如果沙瑪爾

巴實係病斃則已。如竟係假捏病斃。其人尙存。福康安等務須將該犯設法生致解京。盡法懲治。福康安等攻克陽布後。其事之真假。無難訊得確情。且兵丁王剛。第巴塘邁解京後。交軍機大臣隔別研鞫。伊等亦無從代爲掩飾也。至沙瑪爾巴唆使賊匪。誘執兵丁。噶布倫。及搶掠後藏。實爲罪不容誅。卽該犯服毒身死。已屬倖逃顯戮。現在查明。雖該犯名下並無應襲封職。但未知藏內伊尙有父子叔姪否。著交和琳鄂輝。於事竣詳細查明。現當何差。擬行革職。以抒衆憤。而示懲儆。再丹津班珠爾札什敦珠布。如賊匪將伊二人送出。一到軍營。卽派員鎖押進京。不許與伊等家屬見面。此爲最要。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遣大頭人送出兵丁及噶布倫丹津班珠爾遞稟乞降。

六月初九日。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大將軍蒙三寶佛爺保佑。身子狼好。一切事情。前已稟過。從前王子納喇木薩野。與前輩達賴喇嘛相好。如同一家。唐古特與巴勒布也。狼相好。後來廓爾喀得了巴勒布的地方。唐古特買賣上不公平。並行使銀錢的事情。就不肯和氣了。那時剛有沙瑪爾巴到來。我們向他說。你是唐古特人有名的喇嘛。我們與唐古特不和的事。都要求你設法。能敬奏明大皇帝纔好。所以一切事情。都靠著他聽他的說。誰知沙瑪爾巴雖然應允。心裏懷著壞意。鬧的我們更不和氣了。並且得罪了天朝。上年噶布倫們來邊界上講話。我打發噶布倫一箇噶箕。同沙瑪爾巴前去會他。聽得噶布倫帶了五千兵馬。要把我們的頭人並沙瑪爾巴害了。還要把我孛住。頭人們聽見了這箇信。纔把噶布倫們裹進陽布來。至搶札什倫布的事情。是沙瑪爾巴叫我們去的。他又說。已經向札什倫布商卓特巴說過了。你們一到。札什倫布的人必定逃走。你們只管去搶。況且管事的噶布倫已經裹進來了。藏內的兵。斷斷不能攔住的。我們說。唐古特的人。就算不能攔住。但恐搶了札什倫布。天朝降下罪來。如何當得起呢。沙瑪爾巴說。諸事有我。一力擔當。斷斷不怕的。我們說。唐古特的光景。我們還知道。天朝的規矩。我們實在不曉得。沙瑪爾巴說。我是轉過十輩的人。有一輩在天朝住過七年。我知道天朝的規矩。你們去搶後。

藏，是無妨的。我們聽他這些話，信以為實，纔往札什倫布去的。這總爲錯聽了沙瑪爾巴的話，纔得了這樣大不是。如今心裏狠害怕，又狠懊悔，只求大將軍如何分付。我們無不遵依。我們總遵著大皇帝的王法，再不敢抗拒了。況上次投誠時，差了哈哩薩野、巴拉巴都爾、哈瓦斯等到京進貢。蒙大皇帝施恩，很重，加了封號，賞賜許多物件。我都跪領了。實在感激不盡。把施給我們的恩典，時時頂在頭上，應該如何教導，只求分付下來，不敢稍有違拗。大將軍是奉大皇帝旨意來的。大將軍遵旨分付的話，我們還敢不遵嗎？大將軍在藏發來檄諭，說這事是沙瑪爾巴從中挑唆的。我們奉到時，沙瑪爾巴已經病了。我們就叫人抬了他來，問他說：你說天朝的規矩，你都知道了，叫我們去搶後藏，一切有你擔當。今天朝怪下來了，你該帶著噶布倫們，到邊界上去，見大將軍回話。他聽了這話，顏色登時就變了。勉強說：等我病好了就去。本來要縛獻出來，不料他病勢日重一日，延至五月十五日，就完了。噶布倫們都來驗過，因爲天氣炎熱，恐怕朽壞了，所以燒化了。這些情節，噶布倫們都知道詳細。因此打發噶布倫同著漢兵出來，回案一切，懇求施恩指示。六月初九日，自陽布城具稟。

拉特納巴都爾謹稟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各位官員官兵，所有大概情形，從前巴貝過稟帖，想是接著了。從前廓爾喀王子納喇木薩野，與前輩達賴喇嘛相好，如同一家一樣。唐古特與巴勒布也是一樣相好。後來廓爾喀得了陽布，只因唐古特人買賣上不狠公道，又爲銀錢的事不和。那時沙瑪爾巴來了，我就對沙瑪爾巴說：你是唐古特有名的喇嘛，你如今應該怎麼想法，叫我們兩下相好，並要這些情由奏明大皇帝。他口裏雖然應許，誰知他心裏懷著壞意，鬧得兩下更加不和，並且得罪了天朝。藏裏兩箇噶布倫來說話，聞得暗地帶了五千兵馬，留在定日，到了聶拉木，我們打發了一箇噶布達、一箇噶箕，同沙瑪爾巴前去說和。我們頭人聽見說噶布倫要將我們頭人們殺害，又要把我捉了去。所以頭人們纔把噶布倫裹進來的槍，札什倫布一事。沙瑪爾巴說是如今只管發兵去。我已經向後藏的商卓特巴說過了。你們一到札什倫布，那裏的人一定是走的。我們說是天朝問下罪來，如何當得住。沙瑪爾巴說：從前濟噶講和的事，都是我一箇人辦的。倘若有事，總有我擔當。況且噶布倫們已經裹進來了，你們只管

去一定是由得你們的。我們又說，唐古特的光景雖然如此，天朝的規矩，我們實在不知道。沙瑪爾巴說：我是轉過十輩的，有一輩在內地住過七年，狠知道天朝的規矩，你們去搶札什倫布是無妨的，所以聽信了他的話，纔得罪了天朝。如今大將軍怎麼樣指示，我們總是遵行，斷不敢違拗抗拒。從前曾經打發過哈哩薩野、巴拉巴都爾、哈瓦斯等到京，恭進表貢，蒙大皇帝施的恩典，很重，又賞了封號，並多少物件，我都跪領了。我感激大皇帝恩典，時時頂在頭上，往後還要求著受大皇帝恩典，大將軍到了前藏，賞我諭帖，說沙瑪爾巴是箇壞人，從中間事，我接著諭帖的時節，沙瑪爾巴正病著呢，我就把伊抬到陽布城來，對他說：如今你可帶了四箇漢兵，兩箇噶布倫，到邊上去，替我們說，他聽了這話，他面上顏色就變了，說等我病好了，就去。後來他的病一日重一日，到五月十五日，就完了。那時我會叫兩箇噶布倫、四箇漢兵都看過，因天氣炎熱，恐怕朽壞，因此把他燒了。如今打發噶布倫並漢兵等出來，回話懇祈施恩指示。六月初九日，自陽布城具稟。

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統兵成大人台前，我們如今送噶布倫、漢兵等去見大將軍，又送出漢兵一名，往大人營裏回話，一切事情，懇求轉稟中堂聽候分付。所有備細情由，出來漢兵自必面稟。六月初九日，自陽布城具稟。欽差領隊大臣、副都統職銜成，檄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部落本係邊外小番，進京朝貢，仰蒙大皇帝格外施恩，錫封王爵，賞賜多珍，即應頂戴生成，恪守邊界，乃敢反復無常，滋擾藏地，實由爾自作罪孽。現在大皇帝特發大兵，命大將軍統領進剿，將爾部落地方，連次攻克，諒爾力量不能抗拒。今爾既蒙講軍威，自知悔罪，且稱從前搶掠札什倫布，與唐古特不和，多係聽信沙瑪爾巴唆使所致，爾自應專遣大頭人親赴大將軍行營，將一切情節詳細回明，懇求分付本領隊大臣，現將爾遞到稟帖，及送出之漢兵，亦併轉送大將軍處，如有給發檄諭，爾其敬謹遵照可也。此檄。

拉特納巴都爾遣大頭人普魯爾邦哩、朗穆幾特邦哩、乃爾興、巴拉巴都爾、哈瓦斯詣大將軍行營。

遞稟乞降

六月十八日，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我從前歸順過天朝，至今總是大皇帝恩典，昨奉到大將軍檄諭，說我年幼無知，搶占後藏之事，都是手下頭人們鬧的，大兵已經到了我們的地方，要我親自出來纔好。今畏懼不敢前來，又不先差大頭人來營面稟，可謂無知已極。如此指示，我實在感激得狠，並且准我歸順，我情願磕頭投降。這是我真心上年鬧的一切事情，全是我的罪過，我不過是小地方的番子，大皇帝同天一樣，普天下都管得著的，我實在不敢抗拒。如今准我認罪，定然是肯加恩寬恕的。大將軍檄諭內怪我說，大兵已過熱索橋，爲甚麼還不來迎接。我因大將軍不知就帶了兵進來，所以沒有早差人來迎接。後來知道大將軍已經來，曾經具稟，昨已特打發噶布黨普魯爾邦哩、噶箕朗穆幾爾邦哩、達薩爾乃爾興、巴拉巴都爾哈瓦斯出來，叩見大將軍，並面稟一切情形。大將軍如何指示，求叫兩個人回來，留兩個人在大營中伺候。六月十八日具稟。

大將軍福康安勒兵雍雅發檄諭拉特納巴都爾

六月二十六日，大將軍檄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所遣普魯爾邦哩、朗穆幾爾邦哩、乃爾興、巴拉巴都爾哈瓦斯等來營呈遞兩稟，俱已閱悉。並據普魯爾邦哩等面稟，爾悔罪投誠一切情形。本大將軍已逐加面諭矣。爾從前誘執漢兵、噶布倫等及搶掠札什倫布物件，雖由沙瑪爾巴挑唆主持使然，爾與爾叔輕聽煽惑之言，即係爾等之罪。今既哀懇投誠，稟內情辭尚屬恭順，並言聽候示諭無不遵依，感畏聖主德威，力圖改悔，是即爾之福，不但可保爾之土宇，即闔境番民亦得各全身命。但爾既真心投順，並不親來籲懇，僅遣頭目前來，斷難遽准。大皇帝平定各處地方甚多，遠年之事無暇詳諭。即如本大將軍於乾隆五十三年征勦安南國，該國長阮光平震懾軍威，惟恐覆滅，即行悔過，親自投降。本大將軍察其出於誠悃，奏明大皇帝，帶同該國王入京，仰蒙大皇帝賞

以國土錫封王爵。加賜多珍。至今承受。天恩寵榮日極。前已諭爾知悉。況天朝屬國甚多。各國王無不恭預朝會。仰沐隆恩。今爾部落係邊外小番。罔識天朝法度。心性多疑。爾與爾叔即不敢親身赴京。亦當親來謁見。叩頭認罪。本大將軍察爾果出真誠。方可奏明大皇帝。准令降附。斷不肯乘機誑誘。失信於爾。今著普魯爾邦哩等面稟。欲將不敢再行滋事緣由。立具甘結。所言尤屬不合。天朝懷柔藩服。恩德覃敷。本大將軍待人以誠。廣布威信。外藩人等。果能真心歸順。何必寫立甘結始足爲據。二次唐古特與爾說合。議立合同。邊界大人亦即將就了事。原非體制。大將軍奉大皇帝聖旨。前來犛罪致討。爾之情僞。無不周知。爾即違詭辭伎倆。亦能洞燭隱微。仰體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全數誅鋤。網開一面。准爾投降。斷不能如上次邊界大人草率辦理。至沙瑪爾巴從中簸弄。實爲罪魁禍首。必當立正典刑。即使已伏冥誅。亦應將沙瑪爾巴焚餘之軀呈驗。併將伊眷屬。徒弟。跟役按名送田。以憑究訊。又爾部落去札什倫布金銀及各種物件。爾既知從前搶掠之罪。必須全行交還。再從前在濟噶邊界所立大小合同兩張。全係沙瑪爾巴誑誘所立。今此事已不准再行提及。應一併送來查銷。本大將軍已至雅雅山。坡狹窄。不能容駐多兵。爾即將抵禦之兵。全數撤回。以便移營前進。駐劄受降。本大將軍約束嚴明。經過爾境地方。凡有寨落。俱皆安撫。況廓爾喀番民。即係天朝百姓。斷不肯稍有擾累。大兵前往。番民仍可安居。毋庸驚懼。爾等自陽布來降。道路亦甚近便。如爾妄生疑慮。不敢撤回兵衆。本大將軍即統兵前進。亦不必爾來迎請也。爾寨內屢言聽候。本大將軍分付。無不遵依。懇於遣來四人。內令二人先回。今故遣朝穆幾爾邦哩。巴拉巴都爾哈瓦斯二人。速回陽布。詳述本大將軍面諭一切事宜。並特發檄諭。交伊等齎回。著即逐節遵照呈覆。表爾改悔真誠。方可代爲陳奏。此關係爾部落存亡之機。計宜早定。若再游移。仍即統兵進剿。所有呈遞官員。官兵寨內金花綠卡契布一匹。即著擲還。

此檄。

大將軍具奏。遣朝穆幾爾邦哩。巴拉巴都爾哈瓦斯二人回巢。齎回檄諭。一面飛行副都統銜成德等。不可因賊降。遽存懈忽。仍宜嚴守地方。又令總兵諸神保。駐劄邊界。毋庸輕進等因。奉上諭。福康安奏賊酋遣大頭人送出兵丁及丹津班珠爾等。來營獻懇。仍

行嚴懲飭毆等語。各山梁地勢險阻。若賊匪接到福康安等檄諭。撤回該處賊衆。官兵即可無勞進攻。將其險隘之處。乘勢占住。是亦一策。如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親自來營。懇懇福康安等當向伊告知。爾等誘噶布倫等。及搶掠札什倫布。罪本不赦。念爾等親自來營。乞哀。情辭恭順。本大將軍代爾轉奏。但前此安南國王阮光平納款時。係本大將軍帶同入京。蒙太皇帝錫封王爵。復其國土。寵榮備極。今爾等既已前來。本大將軍亦應帶同爾等入京瞻覲。若巴都爾薩野猶疑不肯親來。福康安性當勒兵進攻。乘破竹之勢。迅速陽布。擄穴擒渠。勦圖上策。總之。此事自以犁庭縛虜。方爲一勞永逸。即不得已受降完事。亦必須大振兵威。使賊畏懼震懾。俯首乞命。不敢復滋事端。庶可邊陲寧謐。若稍涉遷就。合爲賊所窺。難保其日久不再潛行。僥倖福康安政克熟。素橋脅布魯。東覺等處賊寨。於雨夜分兵。越過彭重大山。攀涉登涉。業已備嘗險阻。目下彭承堯。朱射斗所帶續調各兵。計當早到軍營。兵威壯盛。糧餉軍火亦已源源運到。豈有噶拉堆補木。甲爾古拉集木。各山梁轉不能占奪之理。在功屆垂成。福康安索性奮勇。自必力圖上策。斷不肯功虧一簣。坐失機宜。稍存遷就。至賊匪詭譎多端。福康安等諭令將各梁人衆撤回。須防其伴作撤退之勢。於無人處藏匿。俟官兵將次登山時。又繞出後路。復行鈔截。肆擾此爲最要。又福康安所發檄諭內稱。本大將軍待人以誠。廣布威信。外番人等果能真心歸順。何必甘結。此語略軟。已於檄稿內批示。賊人反覆無常。即便寫立甘結。安保其不再翻悔。前次巴忠等私與說合。寫立合同。已屬錯誤。豈有福康安身爲大學士。大將軍。統率大兵。屢誅致討。與賊立誓出結之理。福康安惟當嚴詞檄諭。以堂堂天朝。豈屑與汝立結。如爾國必欲乞降。須令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親自來營。面爲講論。俟其到後。遵旨帶同進京。候朕定奪。不則仍宜乘勢進兵。不可稍露急於完事之見。爲賊所窺也。況賊匪因沙瑪爾巴已伏冥誅。今見滅亡在邇。將其罪俱推與沙瑪爾巴。以爲誘卸准降之計。福康安等亦當嚴諭賊匪。以沙瑪爾巴唆使搶掠。固屬罪所應得。但爾等前年既已投降納款。前受天朝封號。何至受人唆使。任其蕩弄。膽敢前至札什倫布肆行搶掠。豈爾等一任沙瑪爾巴教唆。以無所不爲。適爲無罪耶。如此嚴切檄諭。庶賊匪知無可誘卸。或可俯首聽命。不致再有游移。惟在福康安臨機應變。通盤籌畫。斟酌悉當。妥速處功也。欽此。

秋七月大將軍福康安攻克噶勒堆補木奪橋渡河。

大將軍具奏奉諭福康安奏攻克噶勒堆補木奪橋過河殺賊打仗情形一摺可嘉之至已於摺內詳細批示據稱藏地邊界雪澤最早如宗喀通拉山等處常年八九月間即已大雪封山今年節氣較早已交秋令十餘日總須趕封山以前藏事撤兵不能久稽時日等語所見與朕同前恐藏內氣候驟冷若非及早竣事撤兵或爲大雪所阻爲此緊急節降諭旨令福康安等宜臨機應變妥速藏功今福康安摺內已籌計及此閱之朕心轉爲稍慰前經福康安等遣朗穆幾爾幫哩等二人回巢諭知賊酋將各梁拒守賊衆全數撤回乃發檄之後又經數日各山上拒守賊衆尙未撤動若福康安等仍按兵不動未免爲賊所輕自以進攻爲是各官兵分路攻勦攀援登陟雖見有中鎗亡者並不退怯仍奮勇直前拋擲火彈痛殲賊衆將噶勒堆補木石卡木城全行占奪實屬可嘉可憫幾於不忍披閱並著傳諭福康安等如已擣穴擒渠馳奏紅旗固屬甚善倘在相機進取則賊匪經官兵連次痛殲之後早已望風膽落必另差人赴營遞稟乞降福康安等即可趁其畏懼哀懇傳旨允准將其緊要頭人帶同進京瞻覲具表納貢雖係下策但爲氣候所限亦不得不如此辦理福康安等受恩深重歷經委任定能籌畫萬全妥速藏事著賞給福康安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珓瑯鼻煙壺一箇海蘭察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珓瑯鼻煙壺一箇朕昨於御園鎗斃一鹿一發輒中著將鹿肉一分隨發往賞給福康安海蘭察等以示優眷又發去鍍金文竹小刀共二十三柄嵌松石翎管十箇著交福康安查明帶兵出力之侍衛章京等傳旨分賞至額爾登保珠爾杭阿德楞泰已賞給副都統銜此時帶兵乏人額爾登保等作爲領隊所有打仗之官兵土兵已明降諭旨賞給一月錢糧成德一路賞給半月錢糧以示獎勵欽此。

都統銜台斐英阿副都統阿滿泰侍衛墨爾根保英貴佐領棍德依旋等陣亡。

同日奉上諭。此次官兵因屬仰攻。損傷稍多。以致阿滿泰、墨爾根保等陣亡。尤堪軫惜。以此么麼小醜。傷我帶兵大員。殊爲不值。嗣後與賊接仗。所有得力之巴圖魯、侍衛等。不可復使冒險輕進。致有傷損。又聞福康安等摺內。阿滿泰、墨爾根保等皆係中鎗陣亡。至台斐英、阿直前射死紅衣賊目二人。又稱台斐英、阿及二等侍衛英貴、佐領棍德依旋中賊鎗陣亡等語。是否止係英貴、棍德依旋中鎗陣亡。抑係台斐英、阿亦中賊鎗。所奏尙未明晰。台斐英、阿已加都統銜。係屬大員。未據福康安專奏。礙難降旨。著交福康安等。即將台斐英、阿是否一併陣亡之處。據實覆奏。再降諭旨。其阿滿泰、墨爾根保等。統俟查奏到日。一併降旨。交部賞卹。欽此。

領隊大臣成德攻克利底大山賊卡二座。

奉上諭。據福康安等清字摺奏。成德一路。由聶拉木進兵。攻得利底大山賊卡二座。將其出力將弁保送到來。一併具奏等語。前據福康安等奏。聶拉木一路。成德等攻克多羅卡隴岡等處。現住利底等語。今福康安既將其攻得利底出力各員保送具奏。則該處打仗情形。成德自必一併呈報。何以未據奏明。前經軍機大臣訊之阿爾會薩野等。據供。向來聶拉木一路。冬雪較大。封山後。不能行走等語。若福康安等大軍撤回。而成德一路。或致爲雪所阻。亦有關係。著福康安等。即將成德所帶兵丁。現在何處。近日曾否前進。與福康安等會合。將來不致爲雪所阻之處。一併查明具奏。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呈繳前立合同。送交札什倫布物件。及沙瑪爾巴屍骨。遣大頭人遞稟乞降。

七月初八日。大將軍接到拉特納巴都爾具稟。稱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大將軍麾下。小的前差普都爾幫哩。朗穆幾爾幫哩等前來。磕頭歸順。大將軍不忍全數誅劓。發撤開導。這是大人的恩寬。小人的不是。要求大人寬恕。所有搶掠札什倫布。裹進

噶布倫及漢兵等事。總是沙瑪爾巴挑唆的。在上的大人。已把在下小人錯處分別明白了。總是感激的。蒙諭這些事情。雖然是沙瑪爾巴開的。但小的與小的叔叔聽信了他的話。就是自己的不是等論。小的是箇微末番子。地方偏僻。不知道天朝法度。聽了壞人挑唆。纔行錯了。事這一切事情。全都是小的錯了。如今認了罪。不加重究。無非是憐愛衆生靈的意思。前後事情。大將軍都已知道。所以發來檄諭。指示我們。這都是我們的造化。分付的話。我們總是在頭上頂著的。又教照著諭帖上行事。不但小的與小的叔叔有益。就是衆百姓也是好的。檄諭上分付。要小的與小的叔叔真心親自來投誠。苦苦懇求。方可奏明大皇帝。恕你們的罪等諭。小的聽見了。實在感激。小的叔叔兩箇原想要出來一箇投降。因為大皇帝震怒。大將軍到了這裏。小的聽見了威名。就如日光照雪的一樣。實在害怕得狠。先差來的。雖是大頭人。還不是打頭辦事的。如今還要打發小的叔叔兩箇底下打頭辦事的人。出來懇求。小的聽見大將軍的威名。正在害怕。又接著檄諭。說要一直進來。小的同頭人百姓等愈加害怕了。小的等原都是大將軍底下的。小人有了大罪。還蒙施恩指示。這就是三寶佛爺的保佑。從前大將軍奉旨在各處征勦。恭順悔過的。就蒙大皇帝施恩。發來的檄諭。把這些事比方著向小的曉諭。叫小的照著行事。這都是恩待小的。說不盡萬分感激。如今小的們是真心歸順。務必叫打頭辦事的大頭人。跟了進京。瞻仰大皇帝天顏。又普都爾幫哩。朗穆幾爾幫哩。等面稟大將軍。說從前的事情已經錯了。往後再不鬧事。情願出具甘結等語。蒙大將軍當時分付。這出甘結的話。回得狠不是。小的現已向朗穆幾爾幫哩詢問。你們在大將軍前胡亂說話。朗穆幾爾幫哩說。我們並沒有敢回這話。想來是通事傳錯了。大將軍征勦各處。至誠待人。各處是知道的。小的心裏想。著別的地方都肯施恩。如今在我們身上。也必是肯施恩的。又檄內說。此次斷不能照著從前邊界的大人那樣。將就完事等論。小的如今也不敢想。如上次與唐古特講和。也不敢再提從前的事了。又檄內說。如今大將軍奉大皇帝旨意來問罪。若有意游移。仍即統兵進勦等論。大將軍仰體大皇帝好生之德。普天下的生靈都是愛惜的。廓爾喀如魚入網的一樣。如今求一條生路。准小的們投降。還是俯念小的及衆百姓。小的實在感激。若是肯在衆生靈上施恩。凡有分付的話。自必永遠遵奉。又檄內說。令將沙瑪爾巴的屍骨。徒弟。跟役。送出等論。小的想他原是箇挑唆的壞人。若他尙在。就該把他擊出來。正法。但他因作了壞事。已經陰間把他

拏去了。他死後，曾叫噶布倫漢兵們看過，就想要把他首級留下，因為天氣炎熱，當時把屍首燒了。如今將沙瑪爾巴的骨殖、徒弟、跟役、並財物等項，要送出來。又檄內說：去年搶的札什倫布的東西，都要全數送出等語。小的們聽了壞人的話，去年搶了札什倫布，造下了罪。菩薩不容廓爾喀的人，回來時，雪山上凍死的，就有二三千人，送到陽布物件。唐古特都知道，現在逐一點查，就要交出來。又諭從前濟噶講和時，沙瑪爾巴從中作弊，立下大小合同二張，應該呈繳一條小的，因沙瑪爾巴諸事挑唆，得了不是，所立合同，實在是禍根。大將軍分付得狠是，如今大小合同兩張，都情願送出。又諭堵禦的兵，都叫撤回。若不撤回，大將軍因此發怒，又帶兵進來。小的等到大將軍面前，就如螞蟻一般。螞蟻在人面前作怪，只有死的一條路。想來做大人的，不肯與小人計較。謹稟。

查鈔沙瑪爾巴陽八井廟宇莊田

大將軍具奏，陽八井有沙瑪爾巴廟宇莊田，應行查鈔。其徒弟依什甲木參，係立合同上列名之人，必有朋比情弊。已飛咨和琳，就近密往陽八井廟內查鈔。將依什甲木參擊獲，解赴前藏等因。

副都統銜鄂輝查催由定日至聶拉木一帶糧運

七月十四日，奉上諭：鄂輝奏沿途催查軍火糧石情形一摺，內稱：昂里常桑一路，現在酌定章程，每日發運，已無停滯。其糶粃、火藥、軍裝、弓箭、礮位、餉銀等項，隨到隨運，均可源源接濟，不致短缺等語。所辦俱好，覽奏稍慰。又據稱：鄂輝原擬自宗喀至濟噶，與惠齡面商一切，再回聶拉木一路查辦。今宗喀至濟噶一帶台站，俱已疏通，處處有人辦理，可以毋庸前往。於拜摺後，即由奔卡木一帶迎催定日之糧，由定日馳往聶拉木，督辦糧運軍火，接濟成德後路等語。所見極是。現在成德等已帶兵深入後路，兵糧軍火關係緊要，而濟噶以外，已有惠齡駐彼督辦，兼有福康安差委員弁分段守催，兵糧一切，自可接濟無誤。若鄂輝復由宗喀前往濟噶，往返需時，其聶拉木後路兵糧，轉致艱長莫及。今鄂輝能不拘泥，仍自宗喀轉回迎催定日一路糧運，俾成德後路可資接應，實屬可

嘉此一舉可蓋前愆。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以示獎勵。但鄂輝到聶拉木後，祇應將成德後路妥爲安頓，不可急思建功。冒昧深入，此時成德由聶拉木進兵，已經三百餘里，俟鄂輝到彼，成德又已前進，相距更遠。鄂輝即使馳往，亦屬無及。若鄂輝在聶拉木逗遛，則濟甯以外糧運事宜，雖有惠齡在彼督辦，而濟甯以東，以至後藏，轉無人照料。且據孫士毅奏，邊疆地方尚有糧石積壓，所關匪細。鄂輝將聶拉木後路安頓後，仍即速回宗喀一帶督率備運，務俾軍需等項隨到隨運，不使停留，方爲妥善。欽此。

陞賞四川同知姚令儀

七月十四日，奉上諭：鄂輝奏四川同知姚令儀自隨帶到藏以來，催查糧運，安設台站等事，俱能實心奮勉，妥協辦理等語。姚令儀隨同鄂輝到藏，將屆一年，委辦糧運諸務，奮勉出力，並不因鄂輝已離總督之任，稍存懈弛，甚屬可嘉。著加恩先行賞戴花翎，並交與孫士毅，遇有四川知府缺出，即行奏補。欽此。

拉特納巴都爾擒獻沙瑪爾巴徒弟接隴

七月十四日，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小的稟懇一切情由，想已蒙大將軍鑒察。施恩小的，實是真心投順。若能早沾大皇帝天恩，就是合部落的造化。小的們本是小人，愚蠢無知，從前只因聽了壞人的話，自作自受，懊悔無及。將來若再不遵天朝王法，不聽大將軍分付，就是自尋死路，定然不得好處。如今總求大將軍想著小的們是天朝的屬下，施恩饒恕，若不施恩，就是將天壓地。小的們如地上螞蟻一般，實在害怕得狠，心裏著急。今小的遵奉前檄，將沙瑪爾巴屍骨及伊徒弟、跟役人等，全行送出。他的物件，也有收在甲囉克楚廟內的，也有收在別處的，查點了幾天，如今都送出來了。伏乞大將軍查驗所有搶掠札什倫布物件，廓爾喀的人回來，大雪封山，凍死了二三千人，東西遺失了好些，又有衆人隱瞞下的，到賜

布的物件，唐古特都是知道的。現在逐一查點，恐有遺漏。過幾天即可查明送出。沙瑪爾巴徒弟接囑一名，原在甲噶克楚住著。初九日，差人去拿沙瑪爾巴的徒弟跟役，不料接囑預先知道，要把他擒獻出來，自服毒藥。於前一日身故。若要空架，恐無憑信。只得將屍身抬來呈驗。小的是箇愚人，造了大罪，今辦事又不周到，以致接囑服毒。還求大將軍開恩饒恕。隨後查明札什倫布物件，就打發大頭人出來懇求謹稟。

拉特納巴都爾擒獻沙瑪爾巴妻室策旺拉木及女喇嘛策旺產珠。

七月二十五日，拉特納巴都爾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大將軍麾下小的部落搶掠札什倫布，自當遵奉檄諭，將搶掠各物全行繳出。小的部落的兵上年自後藏回來，干犯天譴，凍死的狼多，沿途就有遺失，還有頭人兵丁私自隱藏下的，小的曾把隱藏偷竊的收禁。漢兵王剛們是知道的，交到陽布物件，實在只有這些。元寶銀兩除融化銀錢花用外，現在還存些。今將銀兩物件查點齊全，俱都送出來了。求大將軍查驗。廓爾喀因擅搶後藏，已犯重罪，若再敢隱瞞一件，更是自尋死路。還求大將軍詳察。再小的真心歸順天朝，如蒙加恩寬免，不但小的性命是大皇帝饒的，就是所有地方都是大皇帝賞的。頭人百姓的命，都是大皇帝矜全的。現在備辦表文貢物，就差大頭人等進京請罪謝恩，瞻仰大皇帝天顏，所備貢物，小的不知道天朝規矩，恐有錯誤。又因偏僻小地方，沒有出產的好東西，一點恭敬畏懼的心，不能表出。現有廓爾喀的樂工，又有象五隻，番馬五匹，是小的地方狼難得的。如今貢物一併預備下了。不知道許進不許進，懇求大將軍施恩分付差來的塔曼薩野，如蒙允准，即同各方物一併恭進這一路山大難行，象隻馬匹未能出來，只好繞行平坦地方，多走些路。由別部落送到藏裏，不敢違誤。再沙瑪爾巴的女人策旺拉木，前於中途逃逸，茲已緝獲，同跟隨之女喇嘛策旺彥珠，一併鎖押送出。七月二十五日具稟。

八月沙瑪爾巴廟宇改給黃教喇嘛居住。

八月初六日。奉上諭。沙瑪爾巴唆使賊匪誘執兵丁噶布倫。及搶掠後藏。實爲此案罪魁。該犯已伏冥誅。倖逃顯戮。至藏內陽八井地方。尙有伊舊住廟宇。未便仍令其紅教徒衆在彼安居。著傳諭福康安等。於事定後。將其廟宇改給黃教喇嘛居住。所有沙瑪爾巴徒衆。概勒令還俗。分發閩粵等省安插。欽此。

大將軍福康安署四川總督孫士毅俱實授大學士都統銜兵部侍郎和琳陞授工部尙書

八月初七日。奉上諭。福康安統領大兵。勦捕廓爾喀。自進兵以來。督率將弁。摧堅破險。屢戰屢捷。無不鼓勇爭先。於調度布置。一切機宜。悉中綏要。且經越艱險。冒雨步戰。手足胼胝。用兵之難。爲從來所未有。實屬奮勇出力。現在大功將次告竣。福康安著加恩實授大學士。孫士毅自署川督以來。辦理一切糧運。督率所屬。尙屬認真。且伊係漢人。能由察木多一帶。馳赴衛藏。會同和琳等籌備軍需。俾資源源接濟。甚爲出力。孫士毅亦著加恩實授大學士。和琳身到藏後。催辦糧運。實心整頓。設法勸懲。俾該處疲玩積習。日有起色。昨經奏請。馳赴宗喀濟噶一帶。與福康安所奏適合。現今奏報。即日迅赴該處。趕緊催價。俾軍食接濟充裕。無誤師行。奮勉可嘉。所有吏部滿尙書員缺。著金簡調補。其工部尙書員缺。卽著和琳補授。和琳未到京以前。工部尙書事務。仍著金簡兼署。吏部尙書漢員缺。著劉墉調補。紀昀補授禮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寶元勳補授。所遺禮部侍郎員缺。著劉躍雲補授。欽此。

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駐劄前藏督辦糧運

大學士署四川總督孫士毅於七月十二日抵前藏。八月初七日。奉上諭。和琳奏。接到福康安來咨。卽於七月十六日。馳往濟噶一帶。催運糧餉。將藏中一切事件。當面告知孫士毅總督料理等語。所辦俱好。昨據福康安奏。鄂薩辦事稍輒。和琳能駕馭番民。實力

振作。飛咨和琳前往濟甯一帶督辦糧餉。適和琳奏到。亦懇請前往。與福康安相奏恰合。當經降旨嘉獎。今和琳接到福康安咨。即於十八日起程馳往。計此時早抵濟甯。定能趕緊備辦。以濟軍營應用。至前藏爲糧運總匯之地。自不可無大員督辦。昨亦有旨令孫士毅在彼暫住。並往來催查。孫士毅雖係漢人。但既派在該處。即與滿洲大臣無異。自能遵照前旨辦理。斟酌悉當。欽此。

衛藏通志卷十二下

紀略下 原自作方略

駐藏大臣工部尙書和琳馳赴陽八井，拏獲紅帽喇嘛依什甲木參，查鈔財物。

工部尙書和琳於八月初八日馳抵陽八井，查鈔沙瑪爾巴家產，及拏獲依什甲木參。於十四日具奏，竊臣於七月二十七日行至乃安塘，准福康安咨會濟噶一帶糧運，現交鄂輝一手經理，即令臣密往陽八井，查拏沙瑪爾巴徒弟廟宇、莊田、事竣，不必再赴濟噶，即回前藏料理等因。前來，臣即將途次籌辦運送糧餉，及添辦夫驢，委員押交鄂輝各情形具奏後，連夜回至札什倫布，訪聞陽八井廟宇、徒衆、莊田、物件，共有若干，據走過此路人稱，沙瑪爾巴久不在家，廟內紅帽喇嘛約有一百餘人，墾落牛羊，及黑帳房百姓，皆係伊營官依什甲木參經管，不能深知等語。臣風聞陽八井雖屬山僻，其路四通，依什甲木參爲沙瑪爾巴用人，合同上書列名字，設有走漏風聲，畏罪逃亡，隱匿寄頓等事，一時難以搜捕跟究，查由前藏通陽八井，有商賈常行大路一條，小路二條，皆崇山鳥道，小路較大路近一二日，無人來往。臣密派遊擊烏爾公阿、翼噶布倫堅巴多布丹，從托布甲小路先往，松茂道倭什布護送，班禪額爾德尼尙未起身，隨密札該道，由曲水小路前往。臣由大路兼程行走，據烏爾公阿、堅巴多布丹、倭什布等，於八月初六七日，先後馳抵陽八井，依什甲木參適在山後黑帳房內收取青稞，並未知覺，爲該員等跟尋擒獲，解回原寺。次早，臣亦即趕到，詢得寺內紅帽喇嘛現有一百零三名，夜間潛匿無蹤。臣當即將依什甲木參手足桎梏寬釋，只帶項鎖，用好言安慰，云汝不過係沙瑪爾巴管事之人，沙瑪爾巴所作事體，與汝無干，汝只將其家產物件從實供出，既免受苦，本欽差還要奏明大皇帝，施恩與你呢。一面委員帶領通事分頭宣諭衆紅帽喇嘛，到晚始行紛紛投回。臣想此事雖與衆喇嘛無涉，但紅帽一教人衆，素皆不循法度，若仍令

分居廟內。人數既多。難於約束。遂令噶布倫派委能事營官第巴數人。先行押赴前藏。待臣回藏。另行安置辦理。去後。即帶同倭什布等。提訊依什甲木參。據供。小的本是班禪額爾德尼屬下之人。因沙瑪爾巴係前輩班禪弟兄。委來管事。所有糞落。人戶。牛羊。騾馬。糧食等項。皆是小的經管。其金銀綢軟。皆沙瑪爾巴自己收執。迨四十九年。沙瑪爾巴往廓爾喀去時。記得伊將金子貴重物件帶了許多。不知數目。後來又有信來與仲巴呼圖克圖。差第巴丹怎桑布要過元寶二百箇。又由陽布差了生哈格勒巴米二人。兩次要過二十箇。又有佛殿東邊一屋。是沙瑪爾巴去時。親自將門用紫膠封記。不知內有甚麼東西。後來廓爾喀鬧事。仲巴呼圖克圖教我勸沙瑪爾巴兩下說合五十年。立下合同。達賴喇嘛與駐藏大人說我能事。纔放小的營官的。現有委牌可憑。小的原不是沙瑪爾巴徒弟。如今爲甚麼與他隱瞞呢等語。臣看依什甲木參在唐古特人內尙屬明白。隨即帶領倭什布及佐雜人員等。屏去僕從。逐房親自查看。一一登記號簿。查得雜蟒。綢緞。布疋。松石。珊瑚。金銀銅鐵器具。佛像等項。爲數不少。元寶只有二十箇。計銀一千五百兩。元銀四十三兩。銀錢三千八百四十二元。值銀四百八十兩。生金二兩六錢。松石珊瑚等物。多係蠻婦首飾。並無一塊成樣之件。臣想沙瑪爾巴雖係紅教蒙古唐古特之禮數。固不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然亦已轉世八九輩。又係前輩班禪額爾德尼。仲巴呼圖克圖弟兄。斷無短少金銀之理。必係依什甲木參或有風聞。隱匿寄頓。或因沙瑪爾巴遠去多年。從中侵蝕。當將依什甲木參從嚴設法盤詰。據供。沙瑪爾巴所有銀錢。除伊寄信。仲巴呼圖克圖差人要去外。委實只有此數。如今仲巴呼圖克圖在京。可以質證得的。設有欺瞞。一經查出。甘認重罪。伏地痛哭。堅供並無隱捏等語。臣反復研究。加以刑嚇。矢口如一。似無遁飾。查有灌頂國師渡金銅印一顆。係屬元明封賜。理合送部銷毀。又有噶布拉一件。上有自然佛像。黏唐古特字籤記。藏中人等僉稱。係山洞修煉人之物。不可輕得。佛前供奉。最有利益。臣謹裝小木匣。隨摺呈進。所有查鈔沙瑪爾巴廟宇。莊田。物件。及依什甲木參家資。除另造清冊。估計價值。咨部變價核銷外。謹繕簡明清單。恭呈御覽。其依什甲木參一犯。委候補知縣張摺押解前藏。逾旨。遇便將玉托噶布倫札什敦珠布。跟役彭特敦珠。卜一同解京。並咨沿途各督撫。一體撥員護送等因。

甘肅布政使景安督辦宗喀一帶糧運

駐藏大臣和琳具奏。准調赴宗喀一帶之藩司景安及候補道承勳等稟報。自七月中旬以來。前後藏所派番夫。陸續趕到二三千名。已經分撥各站。現在軍營每日約用糧一百五六十名。連濟噶兵夫食用。統計日需三百包。今濟噶每日可運四百餘包。足敷支放等因。奉
硃批。好。

沙瑪爾巴莊田及物件變價歸公。陽八井廟宇交濟噶呼圖克圖住持。派黃教喇嘛焚修。

八月十四日。駐藏大臣和琳具奏。查紅帽一教。本屬喇嘛異端。有元季八思巴流傳至今。而沙瑪爾巴又爲佛教罪魁。本應擊解進京。盡法懲治。以快人心。今雖伏冥誅。倖逃顯戮。自無仍准其轉世嗣繼衣鉢之理。但查陽八井廟內所供佛像。皆與黃教無異。惟有鍍金大銅佛一軀。詢係前輩紅帽喇嘛江阿娃之像。又鍍金沙瑪爾巴大小銅像數軀。約重二百餘觔。均應銷燬變價。又有沙瑪爾巴畫像數軸。亦應銷燬。其徒衆一百零三名。臣前已委員分起解赴前藏查此項喇嘛。若勒令還俗。反恐妖言惑衆。別滋事端。詢其所習經典。亦與黃教大同小異。擬將此一百零三名改爲黃教。分與前藏各大寺堪布等嚴加管束。如有脫逃生事等情。惟該管之堪布是問。庶可以查安集。而便彈壓。臣不日回藏。權即如此辦理。俟命下之日。再當移咨達賴喇嘛。遵照奉行。再查沙瑪爾巴家私。雖無成樣物件。其贈衣、幔帳、金銀銅鐵器皿。及婦女首飾等。皆屬唐古特俗尚所用。就近變價。約略值數千金。其各處莊田所交青稞、麥子、豌豆、酥油等項。按藏中市價。約亦可值二千餘金。奶牛委人牧放。按年徵收酥油。計值五百餘金。至於現存青稞、麥子、茶油、食鹽。約值二萬金。更有依什甲木參物件。通盤核計。爲數亦復不少。臣伏查。此次征勦廓爾喀賊匪。上厯宵旰。雖屬從前巴忠丹津班珠爾等辦理不善所致。屢經臣查對各犯供辭。達賴喇嘛並非全然不知。即如補放依什甲木參管官委牌獎其說合。一節。已可

概見。況自興兵以來。達賴喇嘛小有微勞。皇上即加重賞。所用番夫烏拉。又皆無不賞與價值。雖經臣等寬嚴並用。設法駕馭。然究不免逃亡避匿。總由達賴喇嘛人本誠實。未嘗認真奉屬之故。今皇上不惜數百萬帑金。特命重臣統師深入不毛。涉歷山險。全爲護持黃教。又不用唐古特絲毫之力。此天下臣民所共知。皇上並非利其土地人民也。今達賴喇嘛坐享膏腴。富貴已極。亦無資沙瑪爾巴家產濟其困乏。依臣愚昧之見。不若全數歸公。甚有裨益。查凱旋在即。正需籌辦口糧。及一切用度。糧戶居奇。購買頗覺不易。陽八井廟內。現存青稞菴荳五千餘石。就近分撥各台應用。不足者再行添買。亦屬有限。既可省採辦之煩。亦足平居奇之價。又沙瑪爾巴。依什甲木參物件變價銀兩。將來或歸於軍需項下抵銷。或入藏庫充公備用。均可節省正項。再查前後藏駐防官兵。額設六百一十名。每年額用兵餉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計此賽落莊田。歲納青稞等項。約值銀二千三百餘兩。一概入官。仍於唐古特僧俗內揀選一人充頭人管理。按年征收。交納噶布倫變價。解交糧務。以充兵丁鹽折口糧折色之用。每年亦可節省藏餉。至陽八井廟內一座。共樓房七百七十八間。又僧房三百五十七間。又山下小廟一座。計三間。無從變價。且其中大小佛像甚多。必須有人經管。查濟仲呼圖克圖係奉旨簡派。幫同達賴喇嘛辦事之人。自用兵以來。頗覺巴結出力。藏地現無一定廟宇。諸凡仰給於達賴喇嘛。陽八井距前藏三百餘里。相離不遠。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即將此廟賞與濟噶呼圖克圖。派委喇嘛焚修。其香火不致毀壞。俟濟噶呼圖克圖離藏後。再行請旨定奪。附廟又有番民二百七十一名。專養牛羊。並不納糧。素在廟內充當烏拉差使。可否亦交濟噶呼圖克圖一併管轄之處。出自聖恩等因。奉上諭。和琳奏查辦沙瑪爾巴家產。及拏獲依什甲木參。審明解京各摺。自應如此辦理。沙瑪爾巴實爲此案罪魁。今雖伏冥誅。倖逃顯戮。自不應准其轉世。昨已有旨令將賊酋送出該犯骨殖。分裂懸挂。前後藏及察木多一帶各寺廟。號令示衆。以昭炯戒。現在鈔出沙瑪爾巴貲財什物等項。自當全數歸公。除所燬鍍金沙瑪爾巴像。應即按照現今新鑄寶藏字樣。鼓鑄錢文。給兵丁等通行使用。此外沙瑪爾巴及依什甲木參物件變價銀兩。及各處莊田奶牛。每年徵收稞麥酥油等項。何必稱歸入軍需項下。現在撤兵之後。濟噶。聶拉木一帶。均須分駐官兵。莫若即將以上各項。添補防兵。錢糧鹽菜之用。駐兵防守。原以保護衛藏。今即以鈔出沙瑪爾巴之項。作爲添補護藏防兵經費。仍屬以公濟公。豈不兩便而名正。又鈔出沙瑪

爾巴大小畫像數軸。如業經銷燬則已。若尙未銷燬。亦著送京。又據奏。陽八井廟宇僧房。無從變價。其中佛像甚多。必須有人經管。請將此廟賞與濟噶呼圖克圖。派委喇嘛管理。俟濟噶離藏後。再行請旨定奪等語。所見甚是。即照所請行。其附廟番民。亦著交濟噶呼圖克圖一併管轄。至廟內紅帽喇嘛一百零三名。和琳以概令還俗。反恐滋生事端。請改爲黃教。分於前藏各大寺堪布等嚴加管束一節。所見亦是。此項紅教喇嘛。當傳諭以沙瑪爾巴構畔之事。業將伊骨殞號令示衆。爾等不應仍襲其教。若爾情願改歸黃教。仍可在藏焚修。如不願改歸黃教。即將爾等一併解京。如此明白曉諭。可以受堪布黃教約束。欽此。

前駐藏大臣副都統普福革職拿問

八月初九日。奉上諭。本日。福康安等奏訊問丹津班珠爾大概情形一摺。內稱。現據丹津班珠爾供。前次賊酋所遺頭目到藏。懇求天朝賞給俸祿地方。講論銀錢等事。其時駐藏大臣係俘習渾。雅滿泰。已飛咨和琳。提到俘習渾。雅滿泰。嚴切訊究等語。前據福康安奏到。兵丁王剛等帶出丹津班珠爾等寄唐古特書信內。已有此言。因思賊酋聽沙瑪爾巴妄言。差賊目等赴藏。欲思賞給地方俸祿。斷無不向駐藏大臣稟訊之理。已降旨密交孫士毅親提俘習渾。雅滿泰。嚴切詰究矣。再傳諭孫士毅。訊以廓爾喀既差賊目到來。求賞俸祿地方。據稱向伊二人稟訴。何以並不據實具奏。令其逐一登答。如竟係伊二人知而不奏。即據實嚴參辦理。欽此。八月十四日。奉上諭。本日。據孫士毅奏。廓爾喀差人懇求賞給俸祿地方一節。係普福任內之事。經普福嚴行斥回。普福告之雅滿泰。雅滿泰告之俘習渾等語。而伊三人總未奏及此事。前據福康安奏到。朕以爲如果係俘習渾。雅滿泰。匿不具奏。其罪竟無可道。今據孫士毅訊明。其時駐藏大臣尙係普福。賊匪差人赴藏。稟求俸祿地方。即經普福嚴行斥呵。若即以入告。朕必嘉其得體。而於廓爾喀亦必留心。另有所辦。今普福到京後。並未奏聞。亦未告知軍機大臣。殊不可解。此等關係邊徼之事。隱飾不奏。斷不便稍爲寬宥。現已派博興馳往庫倫辦事。即傳旨將普福革職拿問。解交刑部治罪。至俘習渾。雅滿泰。既經聞知此事。亦應據實奏聞。乃並未

奏及其昏憤糊塗更不可解將俘習淨雅滿泰著孫士毅監看再各重責四十板以示懲儆欽此

八月廓爾喀遣使進貢

八月初十日大將軍公福康安自怕浪古具奏爲廓爾喀畏威悔罪願懇歸誠遣大頭人進京恭進表貢事臣等秉承廟算統領勁兵自擦木進勦以來連戰克捷邊界肅清奪據熱索橋深入賊境如脅布魯東覺博爾東拉噶勒拉堆補木怕浪古等處皆係峭壁懸崖深河急溜我兵繞山涉水間道出奇將賊匪所設碉卡木城處攻克仰仗天威得以痛殲賊衆所向無前賊匪敗衄奔逃心驚膽落於大兵進至雍雅時送出上年被裹兵丁王剛具稟乞降旋遣賊目噶布黨普都爾邦哩等四人迎赴軍前將上年被裹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兵丁盧獻麟等全行送出稟陳被沙瑪爾巴唆使情形悔罪哀懇經臣等嚴加斥駁復行進兵及攻至怕浪古移營進逼賊匪益加震恐所有沙瑪爾巴眷屬徒弟什物等項及搶掠札什倫布銀兩物件皆已遵檄呈交並將上次私立合同二張繳出不敢復提西藏給銀之事再三具稟乞降懇求聖主逾格施恩赦原前罪以全閩部落番民之命茲於八月初八日遣辦事大頭目噶箕弟烏達特塔巴蘇巴巴爾底曼喇納甲察布拉咱音達薩野喀爾達爾巴拉巴達爾等四名恭齎表文進京虔備樂工馴象甲噶爾所製番轎及番馬孔雀珍珠珊瑚金銀絲緞金花緞氍毹片象牙犀角孔雀尾鎗刀番叉藥材共三十八種隨表呈進另具稟帖懇請臣代奏譯出表文閱看辭意極爲恭順懇至並據弟烏達特塔巴等伏地哀懇連連叩頭乞命至於泣下跪稱廓爾喀部長拉特納巴都爾部長之叔巴都爾薩野本係邊外小番曾歸王化溫受大皇帝天恩特加封爵錫賚多珍高厚恩慈至今頂感乃拉特納巴都爾年幼無知巴都爾薩野罔識天朝法度因沙瑪爾巴從中簸弄唆使廓爾喀與唐古特藉端滋事拉特納巴都爾等輕聽其侵犯後藏仰煩大皇帝特發天兵遠來征討誅戮頭目人衆三四千攻得地方七八百里天威震疊兵力精強廓爾喀實屋膽落心驚不能抵敵拉特納巴都爾及巴都爾薩野自知罪在不赦惶懼尤深所有從前侵犯邊界之事固由沙瑪爾巴教唆而

拉特納巴都爾等被其煽惑，即係身犯重罪，不敢絲毫置辯，惟有懇求轉奏大皇帝，大沛恩施，開一線之路，如蒙允准，免其誅滅，廓喀閣部落地土人民，皆由大皇帝所賜，銜感恩施，保守境土，永遠不敢再行滋事，從前私立合同內，混行開寫各條，萬不敢復提一字，今廓喀略服屬天朝，本應年年納貢，但道路過於遙遠，每至五年，即差辦事噶箕一名，朝貢一次，瞻仰大皇帝天顏，永爲天朝屬下，子子孫孫，遵奉約束，懇求大將軍據情轉奏等語，臣等隨諭，以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自速誅鋤，侵擾藏境，大兵已至此地，本應即將爾部落勦滅，噍類無遺，今拉特納巴都爾等敬凜大皇帝天威，萬分悔懼，屢次哀懇投降，先遣爾等恭齋表貢入京，知感知懼，情辭尙屬恭順，敬惟大皇帝撫馭萬方，恩威遠播，討逆舍順，罔不畏懷，拉特納巴都爾等再四乞哀，具稟誠懇，本大將軍不敢壅於上聞，當將拉特納巴都爾等恭順忱悃，據實具奏，大皇帝如天好生，或可仰蒙俯加鑑察，宥罪施恩，亦未可定，但能否承受，大皇帝天恩，祇看爾酋長叔姪及閣部落番民福命，倘荷聖慈允准，從此爾部落惟當遵奉天朝法度，不得復滋事端，方可永受大皇帝天恩，保守境土，此次天兵威力，爾已深知，若稍不安靜守法，即是自取滅亡，後悔無及，該頭目跪領之下，戰慄叩頭，感懼形於辭色，臣等伏思廓喀賊匪，恃其險遠，妄自構衅，上次滋擾藏界時，並未示以兵威，賊匪無所畏懼，且以內地距該部落遙遠，道路險峻，未必即能發兵征勦，是以投誠甫及兩年，又有反復，此次官兵興師問罪，仰承聖主指授機宜，恩加鼓勵，官兵等爭先用命，無不倍加感奮，以少擊衆，越險摧堅，兵到之處，屢戰屢勝，大半殲擒，賊匪在西番各部落中，素稱强悍，從未有如此敗衄，今見天朝兵力精強，所向無敵，全部震恐，實足以大示懲創，節次遣大頭人來營乞降，察看情辭，尙屬出於誠悃，伏查前奉諭旨，令臣等酌量情形，或前抵賊境，打仗得勝數次，賊匪心懷懼伏，差人投遞稟帖，悔罪乞降，或可申明約束，俯允納款，班師，仰見皇上廟算精詳，幾先指示，義正仁育，威德覃敷，臣等實深欽服，今賊匪業已切實認罪，悔懼投誠，遣大頭人恭進表文，請於象馬方物之外，虔備樂工，使兜離傑侏之音，隸於太常，附各國樂舞之末，並懇立定貢期，遣使五年朝貢一次，察看賊情，實係傾心向化，不敢復行滋事，衛藏全境，似可永底謐甯，所有賊酋願懇投誠，恭進表貢緣由，謹繕摺轉奏，譯出表文貢單，並呈遞稟帖，同原表原稟，一併恭呈御覽等因，奉硃批覽奏俱悉，該部知道，欽此。

駐藏大臣和琳核計運到軍營餉銀數目。

八月十八日具奏。查此次自前藏至後藏。直至乃安塘一路。運送糧餉。以及烏拉行走之處。逐一查看。計自三月十九日起。至目下止。前藏自催到東台餉銀一百零六萬九千二百兩內。臣未到之先。藏中截用去銀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兩。臣到藏以後。陸續截留。發交各站。及採買糧石馬匹。銀八萬二千兩。實轉解軍營。銀七十六萬七千七百兩。今臣八月十七日回至前藏。又由東台催到餉銀二十萬兩。乃昨接惠齡寄到摺稿內稱。現軍營止有二萬兩。現值軍務萬緊之時。而收到餉銀如此之少。殊爲駭異。查此項餉銀。既未運到軍營。自係宗喀。濟甯一帶。非運送遲悞。即截留過多。惠齡。鄂輝現在濟甯內外分段督辦。該站員如有截留。定即就近稟知。臣距該處較遠。未經接有稟報。現已一面飛札各該站徹底嚴查。諭令據實速稟。一面移咨惠齡。鄂輝。其未到軍營餉銀數十萬兩。現在何處停攔。何處截留過多。如有任意稽延截留之事。一併查明。據實查辦。再查。據現在從前藏運送餉銀而論。似已足敷軍營支應。臣現已札飭隨營道員林儻核明稟覆。如已足供用度。臣即將續到餉銀留存前藏。以供回兵各站支放。並可節省運腳。所有查明運送軍營銀數。理合繕摺具奏等因。

拉特納巴都爾稟懇大將軍代奏乞降。

拉特納巴都爾率領巴都爾薩野。謹稟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欽差。公中堂大將軍麾下。小的等本係天朝屬下。受過大皇帝重恩。頂戴不盡。只因自己福薄。聽沙瑪爾巴的話。得了大罪。如今斷不敢推諉別人。總是小的等的不是。屢次具稟大將軍懇求投降。並差普都爾邦哩等前赴大營哀懇。這是小的等十分害怕。急切投誠。想蒙鑒察。廓爾喀部落原是西方邊外一小地方。不知死活。與唐古特鬧事。大皇帝特發大兵前來。治小的等罪。大兵打仗利害。一直進來。自小的等以及闡部落人人害怕。小的等畏懼。

大皇帝天威。天兵的聲勢。萬分懊悔。從前錯誤。業已無及。惟有認罪哀告。歸順天朝。叩求大皇帝天恩。寬恕無知小番。憐念廓爾喀。生靈。免把廓爾喀勦滅。小的子孫。感激不盡。小的等如魚在網裏。能殼放了不能。總仰仗大皇帝仁慈作主。大將軍前發徵諭。令小的繳出私立合同。並搶掠扎什倫布物件。呈獻沙瑪爾巴骨殖。及伊徒弟。女人。跟役。什物。因查點東西。搜拏沙瑪爾巴的女人。就攔了幾天。惟恐大將軍發怒。實在害怕得狠。前已陸續呈繳出來了。小的叔叔二人。本應親自到京。瞻仰大皇帝天顏。只因小的年幼。小的叔叔管事。不能遠離。今派噶箕第烏達特塔巴來到大營叩求。他家是小的祖父以來。輩輩作噶箕的。他在四箇噶箕中。是箇正經辦事的人。所以纔打發他出來。同着蘇巴巴爾底曼喇納甲察布。拉咱音達薩野喀爾達爾巴拉。巴達爾三人。在大將軍前苦苦的磕頭哀告。替小的們請罪。只求轉奏大皇帝。施天大的一番恩典。准令投降。叫第烏達特塔巴等。進京。恭進表貢。備來的貢物。不過表小的等一點誠敬的心。廓爾喀偏僻小地方。不出甚麼東西。小的等不懂得天朝制度。表文內的話。都是敍小的等畏懼感激誠心。也不知合式不合式。噶箕等是邊遠地方小番目。天朝規矩。都不能知道。祇求教導指示。好到京裏去見大皇帝。使小的部落得受大皇帝天恩。就感激成全的恩典了。若蒙大皇帝施恩寬宥。饒了小的等性命。永遠作天朝屬下。實在是闔部落的造化。惟有永遠遵著王法。萬不敢絲毫鬧事。小的等雖是愚蠢番子。經過這一番警戒。從心裏害怕出來。斷不敢再有反覆。總求施恩轉奏。謹稟恭進表文一道。廓爾喀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率領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恭敬合掌跪叩。奉表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御前。欽惟大皇帝統御天下萬國。在佛天之上。至尊至大。愛護衆生。仁慈廣被。普照一切世界。勝於佛頂光明。大皇帝聖壽如天。又如須彌山。鞏固億萬載。凡屬人民物類。皆得永受生成。小臣部落係偏僻番地。曾被聲教。早欲投順天朝。未能如願。乾隆五十四年。懇請歸誠。仰蒙大皇帝賞封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王爵。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公爵。特賜珍物。併將差去之把拉巴都爾哈瓦斯等。加賞翎頂。小臣身受天恩。至今頂戴。原應謹守部落。不敢滋事。小臣福分淺薄。不能承受。有沙瑪爾巴從中唆使。小臣年齒幼小。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自無主見。誤聽其言。與唐古特構釁。此因由沙瑪爾巴懷挾私嫌。有心簸弄。然小臣等被伊煽惑。即係孤負大皇帝恩慈。身犯重罪。無可推諉。所以上干天譴。搶掠後藏之人。在雪山凍死二千三百餘人。回至陽布。所存無幾。今大將軍

奉大皇帝聖旨，統領大兵前來問罪。大兵一直進剿，攻克許多地方，勦殺三四千人。小臣及闡部落頭目百姓，人人震恐，心驚膽裂，逃竄慌亂，不能安居。沙瑪爾巴原說與唐古特相爭，天朝斷不遠來問罪，極爲愆愆。今大兵從天而降，如此大加勦殺，小臣實屬萬分懊悔，萬分恐懼。如今自怨自恨，業已無及。若沙瑪爾巴尙在，自必生擒獻出。今已病身故，將伊骨殖及伊女人與徒弟、什物等項，全行送出。從前濟喇所立大小合同二件，實係禍根，必應呈繳。所搶札什倫布物件，小臣收到者，亦一併交還。此後遵奉天朝王法，與唐古特和好，從前私立合同，原是錯誤。此後不敢再提一字，永遠不敢侵犯邊界，亦斷不敢如上次投誠，又有反覆、自取滅亡。屢次具稟，哀懇大將軍轉奏大皇帝俯念小臣及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係愚蠢小番，不識天朝法度，身陷大罪，總由誤聽人言，並非敢於有心背叛。如蒙大皇帝特沛恩施，憐念小臣年幼，外番無知，允准降附，闡部落生靈皆蒙大皇帝保全，闡部落境土皆係大皇帝天威安撫地方，子子孫孫永當衛結。小臣不過微末之人，比於蟲蟻，願與微細衆生同遊化宇。大皇帝天地之量，無所不容。惟求大皇帝逾格開恩，宥赦前罪，以全小臣軀命，實爲萬幸。本應親身朝覲，而小臣年幼，欲派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赴京，又因辦事無人，不能遠離。茲特派辦事噶箕第烏達特塔巴進京，伊家係小臣祖父以來世爲噶箕，深爲倚信之人，令其同蘇巴巴爾底曼喇納甲察布拉咱音達薩野喀爾達爾巴拉巴達爾等，恭齋表文，代躬叩覲大皇帝天顏，並虔備樂工及馴象、番馬並方物等件，叩首恭進，敬申微忱。懇求賞收，嗣後永遠服屬天朝。本應年年納貢，但小臣部落距天朝遙遠，懇請五年一貢，每次派噶箕一名，恭齋進京，伏乞大皇帝俯鑒小臣螻蟻微忱，格外施恩，寬宥重罪。小臣無任感激惶悚之至。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吉日，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等跪奏。

又具稟大將軍內稱：小的等前差噶箕第烏達特塔巴等恭備表文、寶物，到大營裏來叩求大將軍代奏大皇帝施恩。已蒙恩准爲代奏，並令原在大營的噶布黨普都爾邦哩、達薩爾乃爾興等，候大將軍到濟喇聽候分付。又另差蘇必達巴依喇巴忻、喀瓦斯二人來營，跟隨大將軍到藏。小的等又蒙施恩體恤，只叫把進京的噶箕等帶去，並叫噶布黨普都爾邦哩等隨赴濟喇，不要巴依喇巴忻、喀瓦斯等遠送到藏。小的等實在感激，惟有永遠遵著天朝法度，斷不敢私毫妄爲。屢次蒙大將軍施恩指示的話，叫小的遵

奉約束，不但小的等感激喜歡，就是闡部落頭人百姓們，無不跪地叩頭，齊聲念佛。從此一心遵奉，立誓不敢反復。若得蒙大皇帝赦了前罪，還可常受重恩。小的等無可報答，惟有按貢期進貢，略盡一點感激恭敬之心。小的等部落經過天朝，此一番征勦，是斷斷不敢再鬧事了。濟喇地方向來原有給小的等部落鷹隻馬匹的舊規，大兵收復濟喇後，又攻打了小的等境內多少地方，都蒙賞還。小的等感激不盡，從此再不敢向濟喇要鷹馬了。所有上次私立合同前已交出遵奉大將軍分付，不敢再提合同內一字，即如札木地方，情願仍歸西藏管理。又如銀錢的事，前欲以一箇當作兩箇行使，實係唐古特吃虧。此後與唐古特通商，惟有照銀子成色公平交易。那新錢一箇抵作舊錢兩箇，一箇抵作箇半的話，是不敢再提的了。小的等已經歸服天朝，蒙大將軍明白教訓，就是小的等的造化，惟有愛惜百姓，保守境土，與唐古特永遠和睦，頂戴大皇帝恩德，遵著恩諭，小的世世不忘，萬不敢爭論滋事，自取重罪。稟內一切，總求大將軍施恩鑒察，謹稟。

拉特納巴都爾遣頭人蘇必達巴依喇巴興、喀瓦斯等，詣軍營呈送牛羊豬米酒果，備犒兵丁。

八月十九日，大將軍公福康安自怕浪古具奏，爲廓爾喀誠心歸順，永遠遵奉約束，酌定班師日期事。竊廓爾喀賊酋屢次哀懇，並遣噶箕第烏達特塔巴等恭齋表貢來營，業經恭摺具奏在案。嗣於十三日，賊酋遣賊目蘇必達巴依喇巴興、喀瓦斯並伊親隨人瑪慶達拉、喀瓦斯二名來營，呈送水牛一百隻、豬羊一百隻、米二百石、果品糖食一百筐、酒一百甕、備犒兵丁。並據稟稱：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悔罪投誠，恭進表貢。大將軍允爲據情轉奏。如蒙大皇帝施恩赦宥，從此永爲天朝屬下，闡部落部長頭目以及番民人等，皆歸王化，渥受天恩，實屬萬分之幸。拉特納巴都爾等謹具食物數種，伏乞賞留，犒給兵丁。臣等論以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畏懼天威，自知悔罪，傾心向化，屢次懇乞投降。差第烏達特塔巴恭齋表文前來，察其出於誠悃，業已代爲奏陳。至所備呈進貢品，在天朝富有四海，原不在此區區。而拉特納巴都爾一點誠畏之心，藉此表見，不但不爲奏聞，是以一併開單具奏，或可仰蒙大皇帝俯加鑒察，逾格恩施，亦未可定。爾部落既震懾天朝兵威，感激大皇帝恩德，真心歸順，自當永守天朝法度。若因天兵

壓境。一時畏懼乞降。未及數年。又有反復。爾部落地雖僻遠。大兵仍可再來。將爾部落全行勦滅。經此番大加懲創之後。自當深知
 懼。爾等可回巢傳諭拉特納巴都爾等。如能遵奉約束。永遠不敢滋事。方可將各兵暫撤。倘或稍涉含糊。不特不能仰邀寬宥。大
 兵亦不肯即撤。至於拉特納巴都爾等。呈送米石牛羊食物。備賞兵丁。在拉特納巴都爾恭順誠心。固應如此。但天朝體恤外番。此
 次大兵前來。一應口糧烏拉。俱係蒙恩特發帑金。優給價值。並無絲毫擾累藏地。唐古特久屬天朝。尚不需其供應。豈有收受爾部
 落食物之理。且大營糧儲充裕。亦毋須呈送輜師之物。今酌收牛羊十隻。米石。以見其誠敬之意。其餘仍行發還。賞給錦緞各四
 疋。爾等可帶回。交拉特納巴都爾等祇領。該賊目等敬聆之下。極爲感懼。當即遵諭回寨。十九日。復據拉特納巴都爾仍差巴依喇
 巴興。喀瓦斯等來營面稟。小的等回至陽布時。將大將軍曉諭之語。一一告知拉特納巴都爾等。僉稱我等原是邊外小番。自取重
 罪。大兵進勦。實屬萬分悔懼。若蒙大皇帝施天地之恩。曲加赦宥。免其誅滅。斷不敢再行滋事。上次投誠之後。又與唐古特構衅。即
 蒙特發大兵。前來問罪。痛加勦殺。廓爾喀部落幾至滅亡。若再不知警悔。更是自尋死路。此後惟有永遠天朝王法。與唐古特和好。
 再不敢侵犯邊界。稍有反復。上年搶掠後藏。罪無可道。已屬令第烏達特塔巴等過藏時。面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呈遞哈達。
 叩頭謝罪。如蒙大皇帝恩准投誠。再專差人赴藏。呈遞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土物。前留大營之噶布黨。普都爾邦哩。達薩爾乃
 爾興等。跟隨前赴濟甯。大將軍如續有應行教導之事。即祈明切曉諭。普都爾邦哩等。以便敬謹遵奉辦理。現仍小的二人前來大
 營。小心伺候。大將軍。送至前藏等語。臣等復諭以拉特納巴都爾等。畏威納款。既已遵奉約束。永遠不敢滋事。尙屬小心恭順。大兵
 即可暫撤。帶同普都爾邦哩。至濟甯。如有應諭事件。再行轉諭。遵奉。至拉特納巴都爾欲令第烏達特塔巴等過藏時。謁見達賴喇
 嘛。班禪額爾德尼。叩頭請罪。並擬於蒙恩准降後。差人赴藏。呈送土物。亦足見其悔過之心。尙可准其所請。爾等二人。即不必遠送
 至藏。現已飭令巴依喇巴興。喀瓦斯等回巢。定於八月二十一日。班師。查自帕朗古至濟甯。途中大山連屬。道路險遠。進兵時。多係
 繞至山巔行走。此次由山半路上撤回。亦係懸崖窄徑。雖兵數無多。究屬擁擠。應將各兵分爲二起。臣等督率巴圖魯。侍衛。鎮將等。
 帶領分起行走。其餘在山上防守後路各兵。即由山上隨營撤回。另派額爾登保。帶領巴圖魯。侍衛。伍紹等。總兵朱射斗等。督兵嚴

後整隊行走。以肅觀瞻。計算至濟甯程途。共有七百餘里。此時業已撤兵。非兼程進兵可比。自應整齊各隊。以次緩撤。況賊境氣候惡劣。除遣出各病兵外。現在陸續患病者。又復不少。隨隊行走。亦不能迅速。現在酌定每日約行五六十里。共行十二三日。可達濟甯。擬於熱索橋交界地方。仍留兵一二百名暫駐。俟邊界各兵全撤時。再行撤回。至起解在途軍火。前已奏明停止。茲查自川省至藏界。道途遼遠。必須查明已經到藏。及過前藏者若干。未到前藏者若干。或應酌留前藏。就近運回。庶不致往返解送徒糜腳價餉銀一項。如解到者足敷此次軍需支用。亦無庸再行解來。以節糜費。前後藏所辦糧石。除用過軍糧。及旋兵口糧外。亦應照臣等前奏交還尚上。現在臣等咨商孫士毅和琳。確切查明。另行具奏。再現在撤回各兵。雖未全行往撤。然患病兵丁。俱擬先行撤回。所有沿途支食口糧。應付烏拉。在稽查彈壓等事。最關緊要。濟甯、宗喀一帶。臣福康安、臣惠齡即可就近妥爲料理。鄂輝現在宗喀。該處至拉子各站。應令鄂輝就現有糧石。烏拉安站預備。自拉子至拉哩地方。早經和琳詳加籌畫。預爲料理。一切自爲周妥。拉哩直至打箭鏞。道里綿長。尤須預爲籌備。前經孫士毅將旋兵馬匹等事。酌定奏明。此時孫士毅於回赴打箭鏞之便。再將拉哩至打箭鏞一帶親身查察。自可無虞貽誤。所有廓爾喀誠心歸順。酌定班師日期。理合繕摺具奏等因。

大將軍公大學士福康安具奏廓爾喀屢懇投誠奉旨受降

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廓爾喀係邊外荒微小部落。從前未列職方。乾隆五十三年。因鹽稅銀錢事務。與唐古特人等彼此爭執。在後藏濟甯邊界滋擾。因命鄂輝成德前往該處查辦。並以巴忠熱習藏內情形。令其馳往會辦。詎巴忠以通曉番語。謬執己見。不爲剖斷明確。又有前輩班禪之兄紅喇喇沙瑪爾巴。與伊兄仲巴不和。廓爾喀聽其唆使。致滋事端。此皆由巴忠初次辦理貽誤所致。使其身尚在。必當明正典刑。詎伊一聞廓爾喀復行滋擾之信。即畏罪自盡。現已將伊子僧額布侍衛革退。令在護軍上効力行。走其罪已無可再加。至廓爾喀復行滋擾。初次俘習渾雅滿泰。到朕尚以廓爾喀向在藏內。與唐古特人雜處貿易。紛爭微利。致有欠賬未清。如僅因索欠細故。擾至邊界。原不值加之撻伐。嗣據俘習渾雅滿泰。到廓爾喀竟敢擾至札什倫布肆行搶掠。若不聲罪致討。大加懲創。其何以安衛藏而靖邊疆。因特命福康安等。及巴圖魯侍衛官兵。前往追勦。朕臨御五十七年。平定準部。回部。

大小兩金川。拓土開疆。不下二萬餘里。區區廓爾喀。以後藏邊外彈丸。朕豈值利其土地。爲窮兵黷武之舉。第以衛藏爲皇祖。皇考。勘定之地。僧俗人衆。沾濡醴化。百有餘年。詎容小醜。侵擾。置之不問。此朕不得已用兵之苦心。當爲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福康安等自馳抵後藏。即整兵進勦。於擦木。邦。杏。連。獲。勝。仗。以。次。克。復。濟。噶。攻。克。熱。索。橋。協。布。魯。東。覺。集。木。集。等。處。所。向。克。捷。痛。殲。賊。衆。深入廓爾喀境。數百餘里。賊酋拉特納巴都爾。及伊叔巴都爾薩野。自知滅亡在即。畏懼懾服。將去年裹去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早行送出。差大頭人朗木幾爾。邦。哩。等。四名。赴營。遞稟。乞。降。並。以。此。次。擾。至。後。藏。邊。界。皆。由。誤。聽。沙。瑪。爾。巴。指。使。本。欲。將。該。喇。嘛。送出。適先病斃。等語。經福康安等。嚴行駁飭。令該賊酋。叔。姪。親。自。赴。營。懇。乞。始。准。投。降。本。日。據。福。康。安。等。奏。七。月。初。八。日。接。到。拉。特。納。巴。都。爾。來。稟。所。有。諭。令。交。還。札。什。倫。布。什。物。並。呈。獻。沙。瑪。爾。巴。骨。殖。等。款。俱。已。一。一。遵。奉。稟。內。語。意。多。係。感。戴。恩。德。自。行。認。罪。凡。自稱之處。俱改爲小的。惟於親來一節。祇婉陳感畏之意。未敢切實稟覆等語。前因廓爾喀自作不靖。是以加之天討。今既畏懼悔罪。疊次遞稟乞降。情辭尙爲恭順。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廓爾喀民人。猶吾民人也。不忍多事。誅夷。福康安等。此次帶兵進攻。每戰必克。賊匪望風膽落。故以畏服之辭。爲歸誠之請。較之前次安南受降納款。更足以尊國體。而示軍威。但外番素性多疑。拉特納巴都爾等。因滋擾獲罪。察其畏懼情形。目下亦未必敢親自詣營。將來歸誠後。見安南阮光平。叨荷崇封。進京祝嘏。賞賚。駢蕃。寵榮。已極。該賊酋等。自必心生豔羨。或情願詣闕。觀光輪誠。亦未可知。著福康安等。即傳朕旨。赦其前罪。准令納奏。進貢。悔罪投誠。福康安等。亦即撤兵。回至內地。此朕始終不欲用兵之苦心。又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聞。共見者。所有辦理廓爾喀緣由。著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大將軍檄諭拉特納巴都爾知悉。爾部落曾歸王化。列在藩封。乃因聽信沙瑪爾巴唆使。與唐古特藉端構釁。大皇帝特命本大將軍統率勁兵。前來問罪。摧堅破險。所向無前。爾即震懾天威。幡然悔悟。屢遣頭人來營。再三哀懇。切實認罪。並遣第烏達特塔巴恭齋表貢。進京瞻覲。永奉約束。不敢再滋事端。本大將軍察爾出自真誠。代爲詳悉具奏。暫撤各兵。至邊。恭候大皇帝諭旨。方准投誠。爾令噶布魯普都爾。邦。哩。達。薩。爾。乃。爾。與。隨。來。聽。候。示。諭。令。在。濟。噶。暫。駐。今。已。奉。到。大。皇。帝。聖。旨。俯。鑒。爾。恭。順。悔。罪。悵。忱。畏。懼。感。激。

出於至誠。大施天地之恩。赦宥前罪。准爾投誠。令所遣大頭人等赴京。進表納貢。本人將軍敬謹遵旨受降。將各路官兵撤回。普都爾邦哩等二人亦即面加飭諭。遣回陽布。敬維大皇帝撫馭萬方。中外一家。逆者必誅。順者必宥。今因爾傾心歸順。仰蒙聖恩。好生之德。保全爾閩部落生靈。曲加寬宥。從此永爲天朝屬下。遵奉約束。恭謹小心。自能常受恩施。倘或稍有反覆。天兵仍可即來。蕩平爾部落。斷難再邀原赦。爾經此次懲創之後。諒不敢復行滋事。昨接爾來稟。深知畏懼大皇帝恩威。將本大將軍傳諭之語。一一遵奉。誓無反覆。斷不敢私毫妄爲。自取重罪。詳閱稟內情辭。十分恭順。本大將軍甚爲嘉悅。爾如能常存此心。即保爾及爾頭人番民之福。大皇帝覆育如天。自鑒爾敬畏之忱。優加恩澤也。此檄。

駐藏大臣和琳具奏停運東路軍需

八月二十五日。具奏。廓爾喀屢次敗衄。震懾天威。數遣頭人至營。叩頭乞降。並聲明濟喘一帶糧運。近已疏通。足敷支用。臣計算運過藏餉銀九十六萬七千七百兩。又前後藏運赴宗喀糴糶米麵。爲數甚多。足敷現在官兵用度。所有後路運送軍火餉銀等項。不若停其轉運。以節糜費。臣茲將前後藏未運糴糶暫行停運。一面行文孫士毅。將出口各項軍需。就近於裏塘、巴塘、察木多、拉哩四台停貯。其餉銀一項。除已撥出口者。仍應趕運。以備回兵外。未經出口者。亦不必再行撥解。至於凱旋一切事宜。經臣孫士毅會同奏明在案。臣現已逐段派委員弁。分頭管理。務於撙節之中。仍使官兵均得實惠。可以毋置聖慮。所有臣酌量停運緣由。理合具奏。奉硃批。欣悅。覽之。欽此。

大將軍公、大學士福康安加一等輕車都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晉爲二等公、大學士孫士毅、四川總督惠齡、工部尙書和琳交部議敘。

九月初三日。奉上諭。此次進勦廓爾喀。雖未能直搗巢穴。蕩平賊境。但奪險破壁。連獲勝仗。諸將士攀援陟險。手足胼胝。勞苦出力。其功亦不可泯。除帶兵員弁業經分別賞擢外。現又明降諭旨。將福康安賞給一等輕車都尉。海蘭察晉爲二等公。孫士毅、惠齡、和

琳僅辦糧餉。均爲出力。
一併交部議敘。欽此。

大將軍班師官兵全數撤至濟甯。

大將軍咨會駐藏大臣。大兵於九月初四日全數撤至濟甯。其廓爾喀進貢之大頭人噶箕第烏達特塔巴等。恭齎表貢。派乾清門侍衛珠爾杭阿。侍衛德全。遊擊額爾亨額都司德甯。同知李經文等護送。於九月初三日起程進京。廓爾喀小臣拉特巴都爾。率領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叩首叩首跪進。

樂工一部。計十三名。

馴象五隻。

番馬五匹。鞍轡全。

孔雀三對。

甲噶爾所製亮轎一乘。

甲噶爾所製煖轎一乘。

珍珠佩一掛。(珍珠六十四顆。寶石一塊。綠寶石八塊。銀嵌鑽花一塊。小紅間珠十四顆。)

大珊瑚五顆。

珊瑚串一掛。(珊瑚珠一百八顆。珊瑚間珠四顆。)

珊瑚串一掛。(珊瑚珠一百五十二顆。)

金絲緞五疋。
銀絲緞五疋。
各色金花緞四十疋。
各色泥十五板。
各色氈五板。
象牙十隻。
犀角六隻。
孔雀尾二色。
番鎗十桿。(內二桿有匣。)
番刀八把。(鍍金五把。鍍銀三把。纏帶全。)
番彎刀五把。(纏帶全。)
小番刀十把。
鍍金小番叉五把。
花露二瓶。
肉桂四簍。
紅花五簍。
檳榔四簍。
丁香十匣。

草荳蔻

一匣

詔勘定地界。設立鄂博。賞還攻克廓爾喀協布魯、雍雅、東覺、堆補木、怕朗古等處地方。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廓爾喀此次繳出物件。因金册係天朝頒賜班禪額爾德尼之物。關係緊要。特爲檢送。其貴重等件。亦不敢隱匿。私自存留。又沙瑪爾巴姦占之妻策旺拉木。業在中途逃逸。賊首即行緝獲。銷押送出。並備馴象、番馬、樂工恭進。看其光景。實已真心懺服。悔罪輸誠。朕前以此次受降後。可保邊境救寧綏靖。惟立定地界一事。前已有旨令福康安等。應於藏內邊界。一一設立鄂博。毋許私行偷越。福康安等宜趁此時詳細曉諭。申明約束。以熱索橋池西。如協布魯、雍雅、東覺、堆補木、怕朗古等處。經大兵攻克。本應即以此爲後藏邊界。今念爾悔罪投誠。仍行賞還。其熱索橋以內。濟噶、聶拉木、宗喀等處。本屬藏地。前此雖經汝侵占。現經大兵收復。非如上次講和退還者可比。嗣後總應以濟噶、聶拉木以外爲界。爾部落人等不得尺寸擅越。如有私行偷越者。一經拏獲。立即正法。即爾部落遇有遣使進貢獻表等事。亦當先行稟明邊界將領。聽候知照。到日方許進口。如此明白曉諭。立定鄂博章程。庶可永斷葛藤。肅清邊界。欽此。

薩迦呼圖克圖、紅教喇嘛歸駐藏大臣約束稽查。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福康安奏。薩迦呼圖克圖採辦糶糶五萬觔。分運濟噶、聶拉木。運腳自行捐出。併請捐食牛五百頭。不敢領價。當經發諭獎許。仍照達賴喇嘛等辦運糶糶牛隻發價等語。前因薩迦喇嘛於薩迦溝賊匪路過時。曾經遞過哈達。會諭令福康安等於撤兵之便。懾以軍威。勒令改歸黃教。今該呼圖克圖既有捐辦糶糶牛隻之事。是尙知畏法奉公。此等紅教。流傳日久。且人戶衆多。若勒令改歸黃教。辦理亦恐不無掣肘。福康安等不必拘泥前旨。竟當明白曉諭該喇嘛等。以爾等前此與賊遞送哈達。俱干

重罪。仰蒙大皇帝念爾等均係僧家，愚昧無知，不行嚴辦，實屬格外施恩。今因爾等捐辦槽枥牛隻，尙知急公效順，本將軍業爲奏聞，仍准爾等在廟照舊焚修安業。爾等此後倍加感激，約束徒衆安靜梵誦，不得妄生事端，方可永安樂利，並交駐藏大臣嚴加約束，不准仍前越界滋事。俾該喇嘛等咸知儆惕，免與黃教爭競，方爲妥善。欽此。

賞還班禪額爾德尼金冊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金冊爲賞給前輩班禪之物，爲賊所搶，著福康安等查明，如賊會繳出之冊，尙屬齊全，卽照舊在札什倫布安奉。再金冊係前輩班禪進京時，經朕特行賞給，其徒衆人等，自應奉爲世寶，謹守勿失。譬如內外大小官員等，各有印信，若致遺失，卽應重辟。等而上之，至於王爵，卽用金印。若印信遺失，不特不能承襲爵職，並當從重治罪。此項金冊，該喇嘛等不能協力防護，爲賊搶去，致煩天兵遠涉，代爲勦捕，賊匪因震懾軍威，知金冊爲天朝所賜，是以不敢銷燬。否則所搶銀兩，已爲鑄錢之用，何以獨於金冊敬謹收貯，未經私燬。於此可見賊匪尙知畏懼天威。茲據檢出，送繳福康安等，宜面向達賴喇嘛、班禪及該喇嘛、堪布等詳細諭知，以爾等不能保守金冊，本有應得重罪。今思班禪年幼，仲巴又已解京治罪，是以大皇帝加恩免其究治，仍將賊匪繳出金冊，賞給班禪。俾在札什倫布安奉，嗣後爾等務宜加意保護，以冀永承恩寵，勿得再有疏虞，致干譴責。欽此。

薩迦紅教喇嘛歸達賴喇嘛管轄

九月初一日，大將軍公福康安具奏，竊查黃教與紅教喇嘛原屬分途，所供佛像，念誦經典，亦屬大同小異。惟因黃教爲佛法正宗，紅教不敢抗衡，故紅教喇嘛皆屬達賴喇嘛管轄。於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前，亦皆致敬。歷久相安，並無爭論。至於紅帽之教，派

別支分。亦係各傳教法。薩迦呼圖克圖所奉之紅教。本屬不同。沙瑪爾巴因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仲巴呼圖克圖兄弟不和。覬覦札什倫布豐富。勾通賊匪。希圖洩忿。全保懷挾私嫌。貪圖便宜。並非緣爭教起衅。其賊匪搶掠後藏。祇係沙瑪爾巴一人。告以藏內虛實。唆使滋擾。並非紅教喇嘛悉與賊通。惟因沙瑪爾巴爲此案罪魁。佛門敗類。雖已倖逃顯戮。仍應鈔沒廟宇。莊田。查拏徒弟。以示創懲。前經臣等奏明。行知和琳。鄂輝。將陽八井。鄂爾普兩處廟宇。分投鈔沒。今據和琳齊會業已嚴密查鈔。並據奏請將其田產賞財入官。陽八井廟宇賞給濟仲呼圖克圖。派人住持。與改給黃教喇嘛居住之旨。適相符合。且濟噶呼圖克圖係奉旨特派來藏辦事之人。此次辦理軍需。甚爲出力。在藏仰賴達賴喇嘛。並無廟宇。如此辦理。實爲公允。所有鄂爾普廟宇。莊田。鄂輝業已查鈔。應即照和琳所奏。分別辦理。沙瑪爾巴之徒弟等人。應否令改黃教。抑或勒令還俗。分發內地安插之處。和琳奏到之日。欽奉諭旨。恭候訓示。遵行。沙瑪爾巴如有父叔子姪在藏當差。和琳自己違旨查明。概行斥革。至薩迦呼圖克圖。原非沙瑪爾巴一教。伊上次遣人與賊說合。亦係布達拉札什倫布差去說合之人。一同前往。上年賊匪經過該處。將薩迦呼圖克圖所屬廟宇。番民。多被搶掠。惟該呼圖克圖所住之廟。砌築堅固。佛力拒守。未經攻破。俘習渾所奏該處喇嘛向賊遞送哈達之事。亦係得自傳聞。並無確據。即如上年賊匪誘裹丹津班珠爾時。即有薩迦喇嘛森本楚爾車木。與前後藏遣去喇嘛。一同被裹。至十月內。始與札薩克喇嘛回藏。而其跟役多爾濟因沙瑪爾巴不肯放回。直待賊匪送出丹津班珠爾時。一併送出。是薩迦紅教素未與沙瑪爾巴及賊匪勾通相好。即此可爲明證。臣福康安自到藏以來。宣示聖主恩威。薩迦呼圖克圖極爲感佩。於臣等經過拉子時。親來謁見。與黃教所屬番民一體應付。烏拉。毫無推諉。並採辦糶糶五萬觔。捐資運送。接濟軍食。又捐辦食牛五百頭。不敢領價。均經奏明在案。查薩迦呼圖克圖情形。實爲恭順。雖該處僧俗人等。賦性怯懦。或係兩下觀望。未可深信。但其順從賊匪。尙在疑似之間。而服屬天朝。頗著恭順實蹟。若即全行移徙。恐未足深服其心。且薩迦紅教傳行寬廣。後藏所屬廟宇甚多。不止薩迦一處。而外番如布魯克巴等處。皆與薩迦一教相同。東路土司中。亦有敬奉薩迦呼圖克圖者。即使將薩迦溝紅教喇嘛安插內地。似亦難逐處搜查。概行驅逐。設或辦理不善。恐致滋生事端。轉非仰體皇上安輯番黎之意。據臣愚昧之見。似應不動聲色。飭令紅教喇嘛。仍舊歸達賴喇嘛管轄。並

令駐藏大臣一體留心稽查。庶足以杜漸防微。不致稍有滋事等因。

大學士公福康安、孫士毅、工部尚書和琳、四川總督惠齡會辦善後章程。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據孫士毅、和琳奏會商凱旋事宜一摺。諸凡皆妥。但藏內善後事宜。專交福康安、孫士毅、惠齡、和琳四人會商妥辦。前此已逐條指示。連日又有陸續寄諭。將來撤兵後。必當妥立章程。以期永遠遵循。欽此。謹案。會辦章程條款。及欽奉諭旨。悉分載。鎮撫營制。番目。貿易。錢法。租稅。差徭。各門。

詔復拉特納巴都爾及巴都爾薩野王公封號。

九月十六日。奉上諭。此次廓爾喀經官兵大加懲創之後。畏威悔罪。屢次具稟乞降。今又遣大頭人恭進表文。呈獻方物。並自請定立貢期。五年一次。譯出表文。極爲恭順。懇至。是該酋長實係懼伏軍威。傾心向化。現經福康安等詳切傳諭。堅明約束。准其納款歸誠。如此辦理。藏局已爲完善。可期邊境安甯。相安無事。著福康安傳諭拉特納巴都爾、巴都爾薩野。以爾部落於上次差人進京朝覲。仰蒙大皇帝施恩。錫爾封爵。至爲優厚。嗣因誤聽沙瑪爾巴唆使。又未覩天朝兵威。輒敢因邊界細故。復行滋事。擾至札什倫布。實屬罪不容誅。本大將軍奉命征討。統兵深入。本當蕩平爾境。將爾等悉行擒俘治罪。今因爾酋長畏威悔罪。稟繳前槍札什倫布物件。送出沙瑪爾巴骨殖。屢次懇懇歸誠。並遣大頭人第烏達特塔巴等恭齎表文。呈進方物。本大將軍念爾情辭恭順。實出至誠。業經據情轉奏。並將爾情願永遠約束。不敢再提私立合同。及停止行使廓爾喀錢文。並濟喇向給鷹馬。亦永遠不敢索取。並將札木地方。仍歸西藏管理等事。一一代爲陳奏。今蒙大皇帝念爾愚蠢無知。因爲沙瑪爾巴煽惑唆使。妄生衅端。今畏懼兵威。真心納

款。並以此次大兵來入。爾衆被殲者。已有三四千人。雖係邊外番氓。皆屬天朝赤子。今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多事誅夷。特降諭旨。赦爾前罪。准爾納表進貢。悔罪歸誠。此不特爲爾一人起見。亦所以保全爾合境生靈。爾酋長倍當知感。知畏。傾心向化。以期永受恩典。至爾酋長等前已蒙恩得受王公封爵。今因自作不靖。身獲罪愆。具表乞哀。自應卑辭貶損。不敢仍稱前受封號。現既蒙大皇帝赦罪。准降。並有旨。嗣後遇有表章文稟。准爾仍照舊繕寫。王公封號字樣。俟爾所差大頭人到京。大皇帝自必另有恩賚。賜爾敕書。至協布魯博爾東拉。東覺。噶勒拉堆。補木。帕朗古等處。俱係大兵攻克。本應即以此等處爲邊界。今念爾悔罪投誠。仍行賞還。其聶拉木邊外札木地方。爾請仍歸西藏之處。札木地方。從前本係後藏管轄。自應仍歸後藏。此後爾部落不得再有侵越。欽此。

詔賜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馴象。

九月十九日。奉上諭。福康安奏。廓爾喀遣大頭人進表納貢。於方物之外。另備馴象五隻。因思此次辦理廓爾喀。特命福康安等統率大兵前往。聲罪致討。原爲保護衛藏起見。今該部落既悔罪投誠。籲懇納貢。現在京城象隻已多。儘足陳列儀仗之用。西藏內向無象隻。著傳諭福康安。即將所進馴象內。傳旨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各一隻。其餘三隻。緩程送京。俾前後藏僧俗番衆。常睹邊方貢物。以著聲威。欽此。

駐藏大臣工部尙書和琳查奏隱匿五十五年廓爾喀表貢。

九月二十五日。具奏。爲查出五十五年廓爾喀遣人至藏。曾有謝恩表章貢物。及各信字物件等項。先行據實陳奏。事竊臣前於七月。赴濟甯。行抵浪嘴子。途次。接據福康安咨。令提訊俘習渾。雅滿泰。廓爾喀遣人討要土地俸祿一事。彼時臣以軍糧緊要。未便轉回。咨明孫士毅就近提訊。經孫士毅訊係普福任內之事。俘習渾。雅滿泰。隨後到藏。知而未奏等情。奏明聖鑒在案。嗣臣於八月十七日。由陽八井回後藏。即有所聞該頭人等於五十五年十月內來藏。尙有謝恩表章貢品等物。未知係普福斥駁後。該頭人仍然

持回。抑係留於何所。遂密加探訪。茲聞得在藏貿易之巴勒布商頭巴特巴第家。收有廓爾喀留寄物件等語。臣隨將巴特巴第傳至。用好言誘問。據稱五十五年廓爾喀因貢使回國。受大皇帝重恩。復著大小頭人三名於十月來藏。呈遞謝恩表貢。並帶銀錢式樣。稟請與唐古特通商買賣。不知如何與欽差大人說了。多拉喇木先行回去。噶廈處喇嘛噶布倫將小的叫去。交給氈裏匣。白布包。皮裏包。共十五件。令小的收存。小的敬謹收貯。現在未敢擅動。隨即一一呈出。臣驗看氈包長匣擦損處。內露黃色。形似表章。其白布包內。亦似信字。當即譯出詳閱。表內並無討要地土俸祿之語。辭意亦極恭順。信字言辭卑亢不一。內各有物件夾單一紙。表內註明貢物。係珊瑚六顆。腰刀二把。雙小扁刀二把。千里眼一箇。又呈送大學士和坤字一封。珊瑚二顆。格木花布二疋。刀一把。自來火鎗一桿。又寄將軍鄂輝。提督成德共字二封。格木花布二箇。又將軍鄂輝信一封。古里八丹綢一箇。又總督信一封。格木花布一對。大刀一把。珊瑚一箇。又總兵張芝元。穆克登阿共信一封。白布二疋。核對巴特巴第呈出包裹各件。均屬相符。惟少寄總督珊瑚一顆。臣查。孫士毅前提督習渾等。訊取供辭奏摺。內稱五十五年秋季間。廓爾喀所遣大頭人蘇必達。多拉喇木。小頭人翁瑪拉阿。幾堪二名。經普福呵斥後。多拉喇木先回。其翁瑪拉阿。幾堪。聞駐藏大人新換。留待請安。冬底方回等語。今臣於商頭處查出貢品禮物。即係該頭人等帶來之件。俘習渾等並未供出。再查。雅滿泰係十月二十日到藏。俘習渾係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藏。普福係十二月初三日起身進京。而翁瑪拉阿。幾堪。乃十月初來藏。冬底方纔回去。是俘習渾。雅滿泰不得諉爲全保。普福任內之事。臣伏思廓爾喀表內。既無討要俸祿地土之語。其稟請銀錢一事。亦屬無關緊要。既經駁斥。自應將貢品禮物一併發還。乃留物遣人。復轉交噶廈。噶廈又轉交巴勒布商人種種情節。均須逐一查訊。又其寄呈將軍。提督。總督信內。均有要照大人所許的話。行就是了等語。殊覺含混不恭。所言係指何事。尤應徹底根究。務俾水落石出。臣現在親提俘習渾。雅滿泰。嚴密查究。俟福康安不日抵藏。一同質齊外。至於廓爾喀與鄂輝。成德等信字內。要照大人們所許的話。一語亦須究問所許何事。現已撤兵。鄂輝不日來藏。自應會同福康安一併問明。另行具奏。謹將譯出表文。及各信字。貢品禮物。一併呈覽等因。奉硃批。大奇。卽有旨。欽此。

廓爾喀拉特納巴都爾、同叔巴都爾薩野，恭謝天朝大皇帝恩壽長，天下太平，是上天保佑的。舊日小的廓爾喀同唐古特交好，嗣後來唐古特將交易的路斷了，兩家打起仗來，所以驚動天朝大皇帝，差了將軍來，同大人們到我廓爾喀與唐古特兩交界地方，問明白了講和之後，各自守禮。知道大皇帝恩寬，差人齎表貢進京，如小的親身朝覲大皇帝請安一樣。所進表內的話，想蒙大皇帝知道的。差人等觀面瞻仰大皇帝，實蒙大皇帝恩典，去的人又見天朝許多景致，真沾大皇帝恩典不淺。蒙大皇帝封賜各樣物件，都帶回來了。小的迎接跪叩，頂在頭上，感大皇帝恩典不淺。前蒙大皇帝施莫大之恩，如今望乞大皇帝仍照前施恩，爲此。小的拉特納巴都爾、同叔巴都爾薩野，謹具表文一道，附呈大皇帝珊瑚六顆、腰刀二把、彎小扁刀二把、千里眼一箇、廓爾喀王子拉特納巴都爾，在將軍鄂大人前具信字，昨我差頭人在大皇帝上進貢，我的人回來，蒙大皇帝賞賜我的東西，我都收了。我叔姪二人都喜歡，大人分付我們的話，我們都遵奉。即是死時，也是照此不改的。大人有才情，但年老了，恐怕將所說的話忘了，所以與大人寄這箇字來。我們說出這箇話來，就要照著行。若不照此話行，我們是不依的。就如象長出牙來，收不進去的一樣。天朝的人很多，我們人也多，我們來往的，說話狠雜，你們來往的人，說的話也狠雜，總不要聽。大人所許的話，就照你的話行。這纔是大人說出來的話，我們兩家交好，纔說這些話。如不交好，我也不寫這樣信字來。要照所說的話行事，就是這話要緊要緊，押信字古里八丹綢一箇。

副都統銜鄂輝革職治罪

駐藏大臣工部尙書和琳具奏，奉上諭，和琳查出五十五年廓爾喀遣人至藏，曾有謝恩表章貢物，及各信字物件等項，先行陳奏。一摺，內稱廓爾喀於五十五年十月內來藏，經普福飭駁後，未知該頭人仍然持回，抑保留於何所，隨密加探訪，係在貿易之巴勒布商頭巴特巴第家收存。隨傳訊據供，五十五年，廓爾喀貢使回國，受大皇帝重恩，差大小頭人三名，於十月來藏，呈遞謝恩表貢，並帶銀錢樣式，稟請與唐古特通商買賣。不知如何與欽差大人說了，多拉喇木先行回去，囑廈處喇嘛噶布倫將我叫去，交給包

裹共十五件。令我收存。一一呈出。因查雅滿泰係十月二十日到藏。俘習渾係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藏。普福係十二月初三日起身進京。而該頭人係十月初來藏。冬底方回。是俘習渾、雅滿泰不得諉爲全係普福任內之事。現在親提二人審訊。並先將譯出表文及各信字、同貢物一併進呈等語。此事大奇。已於摺內批示。我國家紀綱肅清。朕臨御以來。一切政務。無不躬親總理。而大小臣工。凡遇地方事件。亦無有不據實陳奏。候朕裁奪。未有敢於匿不上聞者。今閱廓爾喀表文。因其貢使受恩回國。特差頭目親齎表貢。謝恩。情辭至爲恭順。並無討要俸祿地土之語。其稟請銀錢一事。亦屬無關緊要。俘習渾等縱不知事體輕重。卽爲討好起見。亦應據情代奏。又何所顧忌。而匿不上聞。使外國知此事。豈不輕朕。卽伊信字中有要照大人們所許的話行事等語。自係巴忠等前次在藏許給銀兩之事。此事如果於普福俘習渾等有所干涉。或心存畏懼。自思迴護。不敢上聞。尙屬情理所有。今許給銀兩之事。係巴忠、鄂輝、成德三人所辦。與俘習渾等毫無干涉。又復何所瞻顧。竟將表文貢物等項壓擱不奏。專擅糊塗。竟至不解。實屬可恨。凡內地事件。隱匿不奏。一經發覺。猶當按律治罪。況邊外重務。竟敢壅於上聞。則何事不可爲。此而不嚴行查辦。何以肅政治而飭官常。現今阿哥等同軍機大臣將普福嚴加刑訊。據供我於五十五年七月內革去駐藏大臣降爲三等侍衛後。會記得在鄂輝寓所。鄂輝曾向我說及。廓爾喀曾有人來藏。帶了幾塊珊瑚。還有表文。說要進貢。並有給大人們信件。因見表文係屬底稿。並非正經表貢。其珊瑚亦甚平常。不堪呈進。且又並無正經頭人到來。已駁回。叫他另換正經表文貢物等語。我就向鄂輝說。我曾在理藩院衙門走過。知道向例外番進獻表貢。卽無專差之人。亦可代爲具奏。應否呈進。候旨定奪。他說可也不用。我因已經獲罪降用。不管藏務。就沒有要他的物件看。這就是我糊塗該死。此話我曾告訴過雅滿泰。就是嚴廷良也知道的。其雅滿泰曾否告知俘習渾。我已起身。不能知道。這是可與鄂輝、雅滿泰、嚴廷良質對得的。鄂輝未曾告訴我。以前我實不曉得有廓爾喀差人來藏之事。後來雅滿泰等因何不將表貢奏聞呈進之處。我亦不能知道。況我先曾奏過廓爾喀差人進貢。俟其頭人到藏時。卽行送京。如果知道廓爾喀有人來藏。我豈肯轉不陳奏。總之。我不曾要出表文貢物閱看。到京後。又未奏出。罪該萬死等語。據普福所供。是此事竟係鄂輝隱匿不奏。雅滿泰既經普福告知。俘習渾自必與聞。何以伊三人扶同隱匿。並不具奏。著福康安、孫士毅、和琳、惠齡卽將鄂輝革職。

同俘習渾、雅滿、秦三人，覘提究詰，嚴切刑訊，令其據實供吐，是何意見，迅速具奏，毋任稍有遁飾。至前次私許銀兩一節，諒係巴忠一人主見辦理，今閱廓爾喀所寄信字，及呈送物件，鄂輝、成德、及張芝元、穆克登阿俱有信物寄給，獨無與巴忠信字，可見巴忠前次在藏，心懷巧詐，辦理此事，雖係伊一人主見，而暗中主使關說，全不露伊名字，即廓爾喀亦不使聞知，以爲日後敗露，伊轉可置身事外地步，居心詭譎，更爲可惡可恨，所謂小聰明、大糊塗，適以自取其死，若使其身尚在，必當明正典刑，今先已自斃，法無可加。現在傳知該旗，所有巴忠子孫，除伊子僧額布前已革去官職，挑補護軍，効力當差外，其孫輩不准出仕，以爲取巧誤公者戒。普福係和坤保舉之人，和琳並不因係伊兄所薦，稍存迴護，據實查奏，甚爲公正，著賞給御用玉搬指一箇，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以示獎勵。若和琳此時隱庇不奏，將來別經發覺，恐和琳等亦不能當其咎也。欽此。

又奉上諭，福康安等奏查出上次廓爾喀謝恩表貢，現在尙存前藏一摺，內稱鄂輝於五十五年自必深知其事，鄂輝歷經委任，尤非俘習渾等可比。若於此等外番交涉事件，亦敢隱匿不奏，尤出情理之外。提集俘習渾、雅滿、秦等，與鄂輝面加質訊等語。所辦甚是。此事早經和琳奏到，當令阿哥等同軍機大臣將普福刑訊，據普福供，係鄂輝親向告知，於廓爾喀遣人來藏呈遞表貢時，經鄂輝駁回更換，並經普福勸伊據情轉奏，而鄂輝並未聽從。是此事竟非普福、俘習渾、雅滿、秦等，乃係鄂輝隱匿不奏矣。實在大奇。早有意將鄂輝革職，嚴切質訊。又據普福續供，記得我與雅滿、秦、聯銜具奏之摺底，原是鄂輝辦的。鄂輝說我十月二十二日起身，另有奏摺，我可以不列銜，俟我起身後，你們二人於下次再奏，亦不爲遲。其嚴廷良到藏日期，亦可寫遲幾日就是了。彼時我與雅滿、秦一時糊塗，即聽從辦理。將嚴廷良到藏日期，寫作二十四日。其實嚴廷良是二十日以前到藏的等語。是鄂輝竟預爲地步，故令普福等具奏時，將嚴廷良到藏日期，填遲數日，以便發覺後，借辭鄂輝起身在前，貢到在後，諉過於普福、雅滿、秦等，尤出情理之外。此事鄂輝等壓攔不奏，其意自因廓爾喀所寄鄂輝信內，有大人年老了，恐怕將所說的話忘了。又大人說出來的話，即如象牙長出來了一樣，再收不進的等語。鄂輝等所許何話，自然即是許給銀兩，私與講和之事。鄂輝因見廓爾喀信內提起前事，惟恐奏聞。

經朕看出查究，必致敗露，是以匿不上聞，不知廓爾喀向索銀兩，俱係於寄鄂輝等信內隱躍其辭，而所進表文之內，情辭極爲恭順，並無一字干涉索賞之事。若鄂輝彼時止將表貢據情轉奏，其許銀一事，或可不致發覺。今因延擱不奏，致被查出，經朕特交福康安等審辦，必皆水落石出，可見鄂輝竟保天奪其魄，以致顛倒昏亂，輾轉彌縫，終歸敗露，實爲可恨。從前朕尙以說合一事，巴忠曉習番語，必係伊一人主見，今觀鄂輝壓擱不奏，種種掩飾，竟是鄂輝與巴忠商同辦理，朕聞成德上次派往辦理廓爾喀時，因鄂輝、巴忠主持說合，成德尙以帶領多兵，應打仗，不當與之說合，與巴忠爭執，以致意見參差，其卒歸於說合完事者，自因鄂輝、巴忠一係將軍，一係欽差，成德職分在伊二人之下，不得不隨同辦理，而此事之原委，成德必知其詳。著福康安再向成德嚴切詰訊，反覆開導，務使將說合一事，係何人主見，和盤托出。若再代爲隱瞞，即屬喪盡天良。成德自問當得何罪，再前據和琳奏，五十五年，廓爾喀所遣大頭人蘇必達多拉喇，本經呵斥先回，其小頭人翁瑪拉阿幾堪二名，聞駐藏大人新換，留待請安。冬底方回等語，普福於十二月進京，所有小頭人二名，又係何人遣回，非俘習渾、雅滿泰而何，何以前此訊問時，俘習渾等尙稱得自普福告知，並著福康安向鄂輝、俘習渾、雅滿泰嚴切訊問，務將廓爾喀所遣頭人如何先後遣回之處，詳晰實訊明確，據實具奏，勿任狡飾。欽此。又奉上諭，五十五年，廓爾喀呈進表貢，壓擱不奏，現經福康安面加詰訊，鄂輝雖輾轉支飾，而此事係其主見，伊已百喙難辭。今福康安等並未按律定擬，請將鄂輝等解京治罪，試思解京後，交軍機大臣，即覆訊明確，亦不值即將此三人概行立置重典。若交部監禁，是伊等身獲重譴，轉得借此回京，安坐囹圄，殊不足以示儆。計此時鄂輝起解在途，亦距藏不遠，著傳諭惠齡、英善，接奉此旨，飛飭沿途，不拘鄂輝解到何處，即於該處截留，仍解回前藏，交與和琳、將伊永遠枷號，與俘習渾、雅滿泰，以爲在藏不用心辦事，以致諸凡不妥，藏地不得安靖之戒。欽此。

冬十月。

詔賜廓爾喀王拉特納巴都爾敕諭念珠荷包。

十月初三日，奉上諭。福康安等奏。廓爾喀遣頭目蘇必達巴依巴拉忻、喀瓦斯等來營，呈送牛羊、酒米、果品、糖食等物，備犒官兵。福康安等酌量收存，賞給緞疋，而回。拉特納巴都爾復遣大頭人前來大營，稟懇伺候。福康安等送至前藏，福康安等諭令不必遠送，至藏定於八月二十二日班師等語。拉特納巴都爾等屢次差頭目赴營，哀懇投誠，進表納貢，情辭俱爲恭順。是以准其乞降。今又差人呈送犒軍物食，並求伺候。福康安等直至前藏，看此情形，實屬真心摺伏，出於至誠，爲初想所不到。匪特目前歲功完善，並可保數十年邊境救寧，衛藏無事。現在大兵已撤，朕心始爲釋釋，前發去珍珠手串、荷包等物，續有旨不必賞給。俟其大頭人到京，再行優加賞賚。今觀拉特納巴都爾等如此恭順，不特備物抒忱，並呈送犒勞兵丁食物，若待伊貢使到京，再行頒發敕書，賜給賞物，未免需時。且廓爾喀既誠心歸命，朕豈可不開誠安撫。現今軍機大臣用黃紙繕寫滿漢及唐古特字樣敕諭一道，發往福康安等接奉後，即繙廓爾喀字一分，交派往之軍機章京同道員林儻，並選帶通事前往陽布，面行傳諭。拉特納巴都爾等以爾誠心歸順，永遵約束。業經本大將軍代爲轉奏。大皇帝嘉爾恭順，敕爾前罪，准令乞降，並有旨嗣後遇有表章文槩，仍准繕寫王公封號。今先賜爾諭旨一道，珍珠念珠一串，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八箇，並賜爾叔巴都爾薩野珊瑚念珠一串，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俟爾所差貢使到京，大皇帝尙另有恩賚，賜爾敕書，嗣後更當倍加感畏傾心向化，以期永受恩典。如此先行獎賞，曉諭以安。拉特納巴都爾之心，欽此。

大將軍公福康安至後藏。

十月初七日，具奏經過後藏，並班禪額爾德尼等跪謝聖恩，感激歡忭情形。竊臣於途次聞班禪額爾德尼業回札什倫布，差官馳往候問。班禪額爾德尼先已專派歲琿堪布遠迎致送食物，臣俱優加酬答，並以臣等因衛藏之事奉命進勦賊匪，得以收復邊界。

深入賊境。廓爾喀畏威服罪。藏界永遠救寧。此次凱旋。班禪額爾德尼欲親來迎接。因即差官再三阻止。實不敢當。且聞班禪額爾德尼偶感風寒。尤不可下山迎接。茲於十月初三日行抵後藏。即赴札什倫布叩謁聖容。後本應即與班禪額爾德尼相見。因其身體尙未就痊。留住兩日。俟身體大愈。於初五日至經堂相見。彼此遞哈達。據班禪額爾德尼告稱。我蒙大皇帝鴻恩。振興黃教。護持佛法。因廓爾喀滋擾不法。特派大將軍率領大兵。遠來進剿。仰藉大皇帝天威。大兵屢戰克捷。克復邊界。後摧堅據險。攻克賊境。地方數百里。痛殲賊衆。大示徵創。廓爾喀酋長畏懼乞降。再三哀懇。專差大頭人進京。瞻觀天顏。永遠不敢滋事。大將軍據情轉奏。始蒙大皇帝如天好生之德。不忍滅其種類。因其服罪。恩准投降。全藏聞知。實爲歡幸。此次廓爾喀畏威投順。出自誠心。迥非上次私和可比。從此藏地邊界永臻寧謐。我等得以托賴大皇帝恩庇。奉教安禪。尤屬十分感激。擬即差人同達賴喇嘛所遣之人。赴京進表。恭謝天恩等語。臣等告以此次大兵進剿。秉承睿算。得以大振軍威。所向克捷。今賊匪心寒膽落。畏懼懇降。固不虞再行滋事。仰惟大皇帝不惜帑金。勞師遠涉。屢籌軍務。宵旰焦勞。全爲輯寧衛藏。班禪額爾德尼極知感戴。聖恩但恐藏內辦事之人。不知計慮深遠。一切章程。未能周妥。若不革除積弊。終非經久之策。俟至前藏時。會同駐藏大臣。逐一籌議。興利除弊。請大皇帝訓示。俟奏定後。再當寄知班禪額爾德尼。轉諭後藏僧俗人等。一一奉行。永遠遵守。班禪額爾德尼及各喇嘛聽聞之下。惟稱將來應辦事宜。悉聽主持裁奪。於藏地大有裨益。惟當實力奉行等語。當經班禪額爾德尼擢果品相款。固辭不允。惟所送牛羊馬騾。氍毹。綬綬等物。俱婉言辭卻。送給如意。錦緞等物。臣等察看班禪額爾德尼雖年甫十三齡。極有慧性。一切言語。並無他人在傍代述。而應對明敏。居然成人。其餘商卓特巴。歲琿。堪布。及衆喇嘛等。感激歡欣情形。亦極真切。現今歲琿。堪布。隨往前藏。將來妥定章程。再將各條款詳細告知。令伊等遵奉。斷不致意存爲難。稍形格礙。至賊匪呈繳恩賜前輩班禪額爾德尼金冊。共計十二頁。並無短缺。銷刻清漢字及唐古特字跡。毫無損壞。已遵旨敬謹齎交班禪額爾德尼。在札什倫布安奉。並面告班禪額爾德尼。諭知歲琿。堪布等。以大皇帝恩賞金冊。自當奉爲世寶。今爾等不能保守。本有應得重罪。今班禪額爾德尼年幼。仲巴又已解京治罪。是以大皇帝加恩免其究治。仍將賊匪繳出金冊賞給。俾在札什倫布安奉。嗣後爾等務宜加意保護。以冀永承恩寵。勿得再有疎虞。致干譴責。即據班禪

額爾德尼跪接金冊情形。極爲歡忭。並稱金冊乃大皇帝恩賜。在札什倫布尊藏供奉。永爲世寶。理當加意保護。謹守勿失。上年賊匪滋擾。我與衆喇嘛不能竭力防守。實屬罪無可逭。仰賴大皇帝福庇。黃教振興。敬當供奉金冊。小心守護。仰副大皇帝宥罪施恩。至意。大將軍凱旋進京。務將我感激下忱。代爲面奏。謹具大哈達一方。金無量壽佛一尊。松石鑲嵌度金觀音一尊。梵銅瑪瑙佛四尊。珊瑚一串。蜜蠟一串。煩大將軍到京時。恭進大皇帝。稍盡微忱。仍專差喇嘛赴京。恭進表貢謝恩等語。臣等察其感悚忻忭情形。實出至誠。當即曲加撫慰。允將呈進佛像物件。到京時代爲陳奏。所有賊匪呈繳物件。遵照發下原單。除分別解京變價及充公外。其餘業已交還札什倫布。班禪額爾德尼。及喇嘛等無不歡欣感激。初六日。臣等自後藏起程。班禪額爾德尼先至十里之外。恭設方帳。俟臣等一到。向上恭請聖安。並以此次大兵勦賊。全爲保護衛藏。賊匪自此次畏威折服。後藏邊界永寧。皆出聖主格外恩施。是以恭請聖安。特行跪禮。敬遞無量壽佛一尊。大哈達一方。恭祝聖壽。臣等以其感恩知禮。極爲敬服。面加讚揚。隨派巴圖魯侍衛數員。送回札什倫布。臣等始行啓程。查班禪額爾德尼向來恭請聖安。敬謝聖恩。俱係向上端立。合掌稽首。此次特行跪禮。實係班禪額爾德尼感激聖主。衛護黃教。至意。藉表誠敬之心。尙屬知恩曉事。是以臣等於其跪接金冊。跪請聖安。未便相止。再前據珠爾杭阿稟稱。九月二十日。帶領廓爾喀頭人噶箕第烏達特略巴等。至札什倫布。謁見班禪額爾德尼。叩頭認罪。經班禪額爾德尼諭以爾部落自恃強橫。與唐古特藉端尋衅。滋擾佛地。罪孽深重。仰蒙大皇帝發兵進剿。全部幾就滅亡。猶幸爾部及早改悔。哀懇投降。仰邀大皇帝憐憫生靈。特加恩准。惟當永遠恭順天朝。不得滋事。今爾部長差爾等赴京過藏之便。特來謝罪。具見誠心。我當爲爾等念誦平安經。使爾等一路平安。早得瞻仰大皇帝。渥受天恩等語。並賞給大小頭人每人銀十兩。及緞疋果品。賞給跟役每人銀五兩。及鴛鴦果品。該頭人等伏地叩謝。頰形感服。臣等查珠爾杭阿所稟班禪額爾德尼諭廓爾喀頭人之語。寬嚴合宜。極爲得體。若非夙具慧根。豈能如此。理合一併奏聞等因。

大將軍公福康安還抵前藏。

十月十六日具奏十五日行抵前藏。達賴喇嘛及僧俗番衆感激歡欣情形。竊臣等於初六日自後藏起程。差官赴前藏問候達賴喇嘛。而達賴喇嘛先已差堪布喇嘛等來迎。據該堪布喇嘛等稟稱。達賴喇嘛知官兵凱旋。甚爲欣喜。此次進勦廓爾喀。仰賴大皇帝天威。深入賊境。痛加殲戮。賊首十分畏懼。悔罪投誠。藏地永遠寧謐。達賴喇嘛感激大皇帝保衛深恩。至爲真切。是以一聞大將軍有回藏之信。先已下山。在布達拉十餘里外甲木參羅卜登廟內等候迎接。臣等當即差官馳往阻止。不敢遠勞迎接。辭讓再三。達賴喇嘛不肯即回。臣等於十五日行抵前藏。在甲木參羅卜登廟內與達賴喇嘛相見。據達賴喇嘛告稱。我蒙大皇帝高厚鴻慈。恩施優渥。此次用兵。原爲保護衛藏。一切烏拉糧石價值。悉動帑金。絲毫不累番衆。我遵照大將軍及駐藏大人指示。勉力辦理。未能周妥。乃屢荷大皇帝優加體卹。賞賚駢蕃。實深頂感。今廓爾喀賊酋震懾軍威。傾心向化。奉表納貢。斷不敢再行滋事。不但繕還私立合同。並將濟噶給與巴勒布鷹馬舊例停止。不敢索取。再拉木邊外札木地方。仍歸藏內管轄。此皆大皇帝威德遠臨。使化外番夷如此悛伏。察看廓爾喀情形。實係真心投順。邊境奠安。可以永遠無事。藏地兩被廓爾喀侵擾。越占邊界。唐古特素性怯懦。不能守禦。今蒙大皇帝天恩。勞師糜餉。爲西藏收復邊界。征服賊衆。我在藏聞知捷音。歡欣感激之下。尤切悚惶。卽日專差喇嘛赴京。進表恭謝天恩等語。臣等告以此次官兵遠來勦賊。全爲保護衛藏僧俗起見。今賊匪輸誠服罪。固可永無反復。惟藏中事務。向來毫無制度。達賴喇嘛惟知坐靜安禪。不能深知外事。噶布倫等平時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抵禦。必當更定一切章程。俾知遵守。今蒙大皇帝訓諭周詳。逐加指示。交本大將軍等詳細籌議。以期經久無弊。藏番永資樂利。達賴喇嘛既知感戴聖恩。將來定議時。自當敬謹遵依辦理。倘或狃於積習。則撤兵後。大皇帝卽將駐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後縱遇有事。故天朝亦不復管理。禍福利害。孰重孰輕。惟聽自擇。復據達賴喇嘛告稱。衛藏諸事。上煩大皇帝天心。定立法制。垂之久遠。我及僧俗番衆。感切難名。何敢稍有違拗。將來立定章程。惟有同駐藏大人督率噶布倫及番衆等。敬謹遵照。事事實力奉行。自必於藏地大有裨益。我亦受益無窮等語。臣等察看達賴喇嘛等衛感聖主鴻慈。實屬出於至誠。其餘若濟噶呼圖克圖、地穆呼圖克圖、各大喇嘛及番目、番突、喇嘛人等。不下數千人。以官兵平賊後凱旋。皆來迎接。極爲歡欣踴躍。臣等接晤達賴喇嘛後。請其先回。隨卽至布達拉叩謁聖容。隨至經

堂與達賴喇嘛相見。達賴喇嘛擱果品相款。接談之次。告以賊匪繳出金冊。已蒙大皇帝賞還。私什倫布供奉。此項金冊。係大皇帝所賜。律以內地官員失守印信之罪。即當從嚴究治。大皇帝俯念班禪額爾德尼年幼。仲巴解京。特加寬宥。不復究治失守之罪。此係大皇帝逾格恩慈。故告知達賴喇嘛。同深欽感。達賴喇嘛聽聞之下。彌誦聖恩。情形極爲感服。坐談移時。達賴喇嘛總係感恩。慈形於辭色。至一切善後章程。最關緊要。因本日甫經到藏。祇將大意告知達賴喇嘛。尙未與詳細講論。察看達賴喇嘛感戴情形。一切惟命是聽。斷不敢稍形格礙。現在孫士毅業經到來。臣等已與孫士毅和琳會面。論及善後事宜。意見均屬相同。容即遵旨悉心會商。陸續具奏。務期周詳明備。事事盡善。永遠可行。仰副聖明委任。所有臣等已回前藏緣由。謹繕摺具奏等因。

欽頒御製十全記。建石於布達拉前。

十月初三日。奉上諭。廓爾喀貢使第烏達特塔巴等齋送表貢。於八月初八日到營。其於何日自怡朗古派員伴送起程。交軍機大臣行文沿途各督撫。轉催加緊行走。於年內到京。俾隨朝鮮各國之後。瞻仰朝儀。以便宴賚。再此事歲功完善。御製十全記一篇。以志武功十告。現經繕寫四樣字。發交和琳酌量於聖祖御碑之旁。豎立建蓋碑亭。以揚武功。而垂久遠。將此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御製十全記。

敬編
卷首。

大將軍大學士公福康安紀碑於大昭前。

蓋聞制勝克敵。聖人貴先幾之斷。討貳舍服。王者用無戰之師。是以于羽之格。七旬。徽猷之征。六月。兩階之舞。九伐之威。義正仁育。其揆一也。欽惟我皇上握璇衡以奉天。撫羅圖而建極。月竄日際。罔敢弗庭。西賚南琛。無思不服。惟茲廓爾喀者。遠處極邊。去窟藏。

三千餘里。其人則爰閩之所未陳。其地則章亥之所未步。潛吹虺毒。妄肆鴟張。洊食鄰封。歷有年所。乾隆五十有三年。乃敢驅其醜類。犯我藏界。天戈所指。旋即遁逃。鹿鋌險而擇音。鮒涸轍而噓沫。頂經詣闕。爰輸就日之誠。祝網希恩。暫緩防風之戮。何期梟性不馴。狼食反顧。徒陳魏絳之議。竟淪頡利之盟。先誘西藏。丹津班珠爾等而執之。遂稱兵肆掠。札什倫布。餘賊復聚於濟噶。聶拉木。絨轄地方。蓋以爲地險萬里。舟車不能至也。天樞九重。雷靈不能及也。於時鼓角宵鳴。旄頭曉落。塵生紺殿。三千法界之災。風捲珠林。五百修羅之劫。蓮座之裝。嚴頓毀。寶幢之花。雨驚飛。律犯貪嗔。心生恐怖。然烽告警。闔境戒嚴。帝用震怒。曰是不可赦。且衛藏之地。久隸版圖。乃廓爾喀反復非常。狃焉思逞。不加撻伐。曷禁兇頑。於是發明詔。選重臣。命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武英殿大學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一等超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兼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惠齡爲參贊大臣。指授方略。統領勁旅。雲臺犀甲。張組練於風雲。羽林虎賁。耀戈鉞於霜雪。前旌乍轉。後陣長驅。滿漢索倫屯土。降番諸兵。無不景從。響集星馳。雷動五十七年正月己丑。大將軍由青海至藏。其時聶拉木賊先經領隊大臣成德等率兵掩捕。聚而殲焉。四月己未。大將軍兵次定日。復遣領隊大臣岱森保等與成德備師出聶拉木。令曰。見可而進。毋輕犯險。又遣川北鎮總兵官諸神保等駐兵絨轄。令曰。防其間出。擾我後路。大將軍與參贊大臣公海蘭察親督勁兵。直取濟噶。而蔓延之賊。已洊及擦木。我兵中夜冒雨。分隊竄進。參贊大臣惠齡率師繼之。遠瞰封泥之固。預搜伏莽之戎。百道飛行。三軍氣勇。賊衆拒巖椒而峻壘。壘石菌以開營。狡穴偷安。危巢延息。釜魂莫竄。刃血爭飛。奔走既窮。阻隘斯克。甲辰。舉擦木。次日。賊兵授至。遇於瑪噶爾轄爾。甲山梁。牙鼻忽鳴。麝蛇突出。再接再厲。殲戮無算。丁未。師於濟噶。搥春喉之長戈。展攻心之上策。重圍四合。大燾高懸。堅壁壓於頽雲。危碣摧於烈焰。破一軍之甲。不待崇朝。斬二丈之綬。曾無踰刻。凡賊衆盤踞之所。至是悉復。聶拉木官兵亦克札木以進。賊衆連北。軍聲赫焉。由濟噶而西。遂臨賊境。危峯峭嶺。密箐陰森。毒霧漲空。驚濤股壑。馬懸蹄而不上。鳥戢翼以爭回。賊衆負嶮巖。阻深溪。我兵仰攻。矢石不及。大將軍命領隊大臣副都統阿滿泰。乾清門侍衛哲森保等。率兵越巖綠山。急趨懸索橋上游。縛筏竟渡。壬子。克之。餘衆退保於脅布噲。我兵乘勝。采入。賈勇有餘。三更裹鄧艾之鮮。十步設劉萼之計。長矛半段。奪陣鋒銜。巨刃周遮。斫營力勁。駕飛橋於樹杪。渡急溜於峯腰。辛酉。奮

其壘而據之。飲馬之水皆赤。燒巖之火尙明。大將軍巡其營壘。視昨戰處曰。其險如此。非我能克。殆天佑也。夫兵行欲速。後路愈遠。裹糧轉戰。師不宿飽。伏蒙聖天子宵旰運籌。無微不燭。特命文淵閣大學士孫士毅。自察木多馳赴前藏。曰。藏中一路軍械糧餉。汝其任之。以工部尙書和琳爲駐藏大臣。曰。自藏以西。則和琳之責。並命參贊大臣惠齡。曰。毋狃於接戰。其濟甯以外。則惠齡之責。轉輸之功。與戰勝之功無異也。由是轉餉載塗。流錢溢市。負載不絕。肩背相摩。征人忘呼。癸之虞。壯士享椎牛之樂。晨餐增飽。何須井。拜耿恭。夜唱持籌。不用沙量道濟。六月庚午。師次噶多。其時賊衆復聚於東覺。危磴一綫。巔崖萬仞。刀光霍日。人聲隔雲。雷殷股而。振宵。鳶跼跼而墮。水衝波雪濺。吐瘴煙凝。深壑夏陰。本燭龍不照之地。崇岡畫晦。是陽烏回足之鄉。大將軍勒部曲。嚴號令。修器械。裹餼糧。繞行博爾東拉山顛。分前隊爲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爲二。繞行噶多普山麓。大將軍統之。兩路競發。空壁逐戰。後令護軍統領台斐英阿等。設疑兵於作木古拉巴。載山梁。與賊對拒。飄長旂之繚繚。轟巨礮之砰礮。賊衆愕眙。惕息不敢仰視。大將軍率乾清門侍衛額爾登保等。督兵力撲。賊衆潰亂。僵仆相藉。參贊大臣公海蘭察亦繞出賊上。與大將軍合。癸酉。克其木城。備寨。凡數十處。追奔逐北。至於雍雅。俘其頭目以歸。聶拉木官兵亦連克鐵索橋。隴岡。進至利底。絨轄之賊潛遁。爰檄諸神保等。合兵於利底。以壯聲援。廓爾喀全部震動。惶懼惴伏。始遣人乞降。大將軍曰。此舉將以緩我師也。不可信。且師不可老。敵不可縱。頓兵以待。示之怯也。嚴檄責之。七月庚子。復與賊戰於噶勒拉堆。補木奪怕朗古橋。直攻甲爾古拉集木集。深入賊境者七百餘里。俘擒斬獲。凡三四千計。人怒未舒。軍鋒益銳。十盪十決。軍其郭中。三絕三通。來從天上。膚功克奏。我武維揚。廓爾喀酋長拉特納巴都。彌益懼。再遣頭人詣營。歸丹津班珠爾等於藏。其所搶掠札什倫布金銀器物。悉以獻出。敬遣大頭人噶其第烏達特塔巴等。奉表赴闕。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其餘方物。充牣不可勝計。且報曰。奉大將軍約。毋敢再犯藏界。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用申革面革心之誓。鞠膺擗頰。哀懇再四。我皇上鑒其悔罪之誠。治以好生之德。列其人於王會。俾與瓊璫盃磬之朝。隸其樂於太常。令隨僕隸。兜離之後。名駒躍壘。充十二之天閑。香象渡河。備九重之仙仗。洵足以宣邕皇威。軒轅帝載。八月丁亥。大將軍振軍容而納款。奏鏤吹以班師。臨邊築三受降城。專閫領五招討使。朱轡華鼓。咸知萬福威名。赤舄繡裳。爭望令公頽色。受降人如赤子。感僕射如父兄。

從此西域長奔。投戈恐後。南人不反。推赤如初。伏惟我皇上撫馭中外。征討不庭。廣綏來柔遠之仁。申先德後刑之義。罔敢輕干斧鉞。自外生成。五十七年之間。大武鴻功。於茲十告。爰綜前後。御製十全記以志之。勒石於布達拉山前。垂諸萬禩。典至鉅也。臣等從事斯役。與觀歲功。敬敘其事。而爲之銘。曰。皇帝御寓。威溥凝紘。考圖數貫。不謬是征。桓桓將軍。躬秉節鉞。振旅闐闐。用張撻伐。曰。衛曰。藏我土我民。誰泄師言。侮於強鄰。王師其來。師武臣力。誅是不順。莫或於敵。左執其角。右扼其吭。修我戈矛。峙乃糗糧。崇山連連。隘不容馬。間道用奇。擊衆以寡。七戰七捷。師不逾時。賊勢窮蹙。旬旬陳辭。帝鑒厥誠。敵彼前咎。遣護赴闕。奉華稽首。王師於來。萬里震驚。王師於返。衛藏底。將師行維勞。戮力相向。制勝克敵。功歸主將。將軍不伐。具告師徒。凡此壯猷。悉乘廟謨。聖德不矜。功成善讓。大武十全。

胥歸吳睨。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勒石。

經筵講官、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一等忠銳嘉勇公、大將軍福康安。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正白旗蒙古。

都統、一等超勇公、參贊大臣海蘭察。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署理四川總督、一等輕軍都尉、督理糧餉大臣孫士毅。

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四川。

等處地方軍務、管巡撫事、參贊大臣惠齡。

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工部尙書、鑲白
旗漢軍都統、督理糧餉大臣和琳。

欽差駐藏大臣、副都統職銜、賽

尙阿巴圖魯領隊大臣成德。

衛藏通志卷十四上

撫卹上

奴才松筠和甯跪

奏爲敬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同心仰體皇上子惠黎元之鴻慈、於所屬唐古忒百姓、分別撫恤、蠲免糧石緣由、仰乞聖鑒事。奴才等恭閱疊奉諭旨、今歲普免天下漕糧、復豁免各省節年民欠、仰見我皇上慈恩浩蕩、有加無已至意。奴才等因見達賴喇嘛言及我皇上臨御六十年來、屢次普免天下錢糧漕糧、不下億萬萬、間遇地方水旱偏災、賑卹蠲貸、並建築海塘河隄、工程所費、亦不下億萬萬、今歲復奉恩旨、普免天下漕糧、又豁免各省節年民欠、是大皇帝恩澤如天、所以如此大福大壽、達賴喇嘛聽聞之下、恍然覺悟、向奴才等言、唐古忒百姓卽係大皇帝之百姓、我受大皇帝栽培覆育之恩、至優極渥、意欲推廣大皇帝普惠百姓之皇仁、將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納糧石、及舊欠各項錢糧、概行豁免、以期恭祝大皇帝聖壽無疆、再唐古忒百姓尙有窮苦失業者、亦應一體分別撫卹、俾安生業、我住所現有積存布施銀三萬餘兩、今情願發出銀三萬兩、交商上查明各處

窮苦百姓。按戶散給口糧籽種。令其各勤農業。如有房間坍塌者。酌給銀兩修補。俾各窮民有所棲止。以副大皇帝子惠天下百姓之鴻慈。且小僧亦得稍申報答高厚之誠心。惟是分別蠲免糧石。及散給失業百姓口糧籽種。修理坍塌房間等事。務求大人們代爲酌定章程。徧行曉諭。衆百姓方能均沾實惠。此外恐有苦累百姓舊習革除未盡之處。尙祈大人們帶同濟隴胡圖克圖、衆噶布倫等查明嚴禁。奴才等聽聞達賴喇嘛仰體皇仁、極力普惠所屬番民之言。不勝忻忭。當卽剴切獎勵。並告知達賴喇嘛。如此慈悲所屬百姓。我等自應據實奏聞大皇帝。定蒙恩諭嘉獎。達賴喇嘛欣悅之情。形於辭色。奴才等隨傳集濟隴胡圖克圖、及衆噶布倫等。查明商上舊存銀米、綢緞物件。及各莊頭一年所交青稞、麥豆足敷。達賴喇嘛本年一切需用。及各寺廟香燈之費。皆屬有盈無絀。復公同熟籌。除衆番民應交達賴喇嘛商上歲需之草料柴薪不免外。所有唐古忒百姓應交本年糧石。約計值銀五萬餘兩。及節年所欠各色糧銀四萬餘兩。自應照依達賴喇嘛仰體皇仁、恭祝萬壽之誠心。准其概行豁免。至達賴喇嘛發出舊存銀三萬兩。暫交商上存貯。奴才等隨卽飭令遠近各處營官第巴等。招集失業百姓。按大小名口。酌給三個月口糧糶粃。並按戶散給青稞籽種。二共需銀若干。又修理坍塌房屋。需銀若干。查明據實呈報。卽由商上照數發給。奴才等仍派妥實官弁。及曉事之喇嘛、戴琿、第巴等。分投查訪。務期無遺無弊。不致一夫失所。正在查辦間。班禪額爾德尼聞知達

賴喇嘛普免糧石之信。卽遣商卓特巴具稟。將後藏所屬百姓本年應交糧石。豁免一半。舊欠糧銀。概行豁免。間有失業番民。及坍塌房間。亦同達賴喇嘛一體資養修理。以期敬副大皇帝惠愛羣黎之殊恩。且得稍盡恭祝萬壽之微忱等語。查後藏所屬番民。本不比前藏之多。一年所交糧石。除班禪額爾德尼一切需用外。其百姓本年應交糧石。止可緩免一半。班禪額爾德尼之歲璫莫爾根堪布等。現在盡心籌畫。既屬可行。所有後藏番民。於本年豁免一半糧石。並蠲免舊欠糧銀。資養失業百姓。修補房屋等事。自應均如所稟辦理。以遂其恭祝萬壽誠懇之意。所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仰體皇仁。分別豁免唐古忒百姓糧石數目。卽於前後藏各處通行曉諭。奴才等復以達賴喇嘛所言。恐有苦累百姓之處。公同悉心密訪。如唐古忒世家入等。或私用烏拉者。或散給茶葉。勒買糧石者。又商上專派收差之第巴。番目等。額外索取者。似此苦累百姓等弊。皆難保其必無。自應出示嚴行禁止。並將達賴喇嘛發銀撫卹失業番民各事宜。奴才等分晰酌定章程。分列條款。兼繕漢字唐古忒字告示數百張。徧行曉諭。使唐古忒百姓咸知達賴喇嘛推廣皇仁。惠愛衆番之意。時屆新春。適達賴喇嘛下山。於大招廟內恭諷我皇上萬壽無量真經。遠近各處番民僧衆。齊集招廟。正遇黏貼告示。衆番民知悉。無不以手加額。歡聲感頌。此皆我皇上保護衛藏。多方訓誡。是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有所感發。同心仰體大皇帝普惠聖慈。俾番民得資休養。永安樂利。再此次辦理一

切濟。噴胡圖克圖、衆噶布倫等頗爲盡心。奴才等惟有凜遵訓諭，隨時隨事，整飭駕馭，以期番民益臻甯謐。上慰慈懷，所有分別蠲免唐古忒百姓新舊糧石，及撫恤失業番民各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十日奏。本年三月初九日，奉到硃批：好事，卽有旨。欽此。爲通行曉諭事，照得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同心仰體大皇帝惠愛番黎之鴻慈，於所屬唐古忒

百姓本年應交糧石，及舊欠錢糧，分別豁免，並捐銀撫卹失業窮民各事宜。前經本

部堂、
閣部

恭摺奏聞

大皇帝在案。茲於本月初九日接奉大皇帝恩諭，據松筠等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情願將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交糧石，及舊欠各項錢糧，一律分別豁免，散給貧民口糧籽種，補修破壞房屋等語。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聞朕普免天下錢糧之旨，亦將唐古忒百姓撫卹辦理殊屬好事，朕甚嘉悅，著賞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哈達各一方，紫金珊瑚無量壽佛各一尊，碧玉朝珠各一盤，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三對，松筠等接奉轉行賞給外，前藏地方寬大，應納之項較多，達賴喇嘛既願豁免一年錢糧，卽照所請辦理。後藏地方褊小，應納之項較少，恐班禪額爾德尼一年用度不敷，著豁免一半。所有賑卹貧民、修補破壞房間等，雖達賴喇嘛商上出銀三萬兩，而班禪額爾德尼商上出銀若干，未據聲明。但達賴喇嘛等既能仰體德意，撫卹唐古忒百姓，竟可毋庸出其已

賞著加恩動用該處正項賞給前藏銀三萬兩。後藏銀一萬兩。交松筠等務須盡心妥辦。勿使一夫失所。以副朕一體惠愛番民至意。欽此。欽遵。仰見大皇帝疼愛爾等番民。與內地百姓無異。既蒙大皇帝嘉獎。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推廣皇仁。惠愛番黎。降旨賞賜哈達、古佛、朝珠、荷包。復蒙賞銀四萬兩。以三萬兩撫卹前藏所屬各處窮苦番民。以一萬兩撫卹後藏所屬各處窮苦番民。且諭令本部堂盡心妥辦。勿使一夫失所。爾衆番民。自當感激大皇帝浩蕩鴻恩。及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推廣皇仁。普惠慈悲。各宜勤奮務農。以期永安樂利。所有分別蠲免糧石。及撫卹窮民各事宜。前

經本部堂分別條款。徧行出示曉諭。現在欽遵大皇帝恩旨。盡心查辦撫卹。俾爾窮苦番民。均沾皇

恩。不致一夫失所。查前藏所屬百姓。各處設有大小營官管理者。共有九十三處。其內地大小人戶。多寡不同。自應查明。謹將大皇帝所賞銀兩。分路先行發往。交各營官按照所發告示。內開賞給。各安本業。並飭令卽於各該處查明。所有失業極貧番民。雖衣食全無。如因有田地。仍舊當差納糧者。著每戶賞給銀錢十五圓。仍著酌量賞給籽種。令其速爲耕作。其雖屬極貧。衣食全無。如並無田地。向不當差納糧者。著每戶賞給銀錢八圓。令其傭工。著落有田之家照管。勿致失所。其次貧番民。查明有田當差納糧者。每戶著賞銀錢六圓。此項次貧番民內。如無田地。向不當差納糧者。每戶著賞

銀錢二圓。以資生計。至修理房屋。前次達賴喇嘛所賞銀兩。或有不敷。著該營官查明核計足數。應用之數。將發去銀兩。一一加賞。趕緊修理。以資栖止。其黑帳房游牧窮苦番民。亦著查明。照依前項極貧次貧番民一體分別照數賞給銀錢。普沾實惠。各營官等務須盡心辦理。勿致一夫失所。其餘不至失業番民。及黑帳房百姓。從前遇有大差。均能踴躍各出烏拉應付。亦應仰體大皇帝浩蕩鴻恩。每戶各賞銀錢一圓。以示體卹。各營官查明此項人戶數目。呈報到日。卽行照數發往。按戶賞給。令其均沾慈惠。並通行曉諭番民。今大皇帝已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所請。前藏所屬者。應交本年糧石及舊欠各項錢糧。概行豁免。後藏所屬者。其應交本年糧石。豁免一半。舊欠錢糧。亦令概行豁免。衆番民自此得以休養生息。所有一切烏拉等項。均比從前減定數目。不致過往差使任意苦累。各得安居樂業。皆係大皇帝慈恩及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慈悲也。所有前藏所屬營官所管地方。除自前藏至後藏傍臨大路處所。以及沿邊一帶。應行撫卹銀兩。本部堂於四月初二日起。身查邊閱兵時。親身帶往。傳旨分賞。再大皇帝恩賞後藏銀一萬兩。本部堂松一併親身帶往分賞外。其前藏本處尙有窮苦失業番民。本

部堂、
關部

謹遵大皇帝恩旨。查明盡心辦理。此內如有情願

回歸本處者。卽按戶口賞銀。差人送歸本處。交該營官照前諭安插。修理房屋。令伊等有所棲止。各

勤農業。勿致一夫失所。其不願回歸本處番民。及疲癯殘疾不能耕作者。俱於藏內修補房間。以資棲止。並酌量賞給糶糶酥茶。以資餬口。所有發往各處撫卹銀兩。該營官等接到時。卽應照諭。一一分賞。並將辦理緣由。及分賞各項番民細數。明白開單。飛行具稟前來。本部堂卽差漢官前往核對查察。倘有遺漏。或致窮民失所者。卽係該營官並未盡心撫卹。定行從重究治。如果辦理妥善。亦必分別獎賞。以示鼓勵。所有前次曉諭十條各事宜。俱係奏明大皇帝應辦之件。各營官一一遵照辦理。此次發往某處銀兩若干。俱於告示後面明白開寫。各營官接奉到日。卽行黏貼曉諭。使衆番民咸知皇恩。隨卽實心查明。照諭辦理。勿致遺漏一人。務須妥爲分賞。不可稍有疎懈。營官等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乾隆六十年。辦理撫卹款項節目。

爲通行曉諭事。照得據噶布伦等稟稱。奉達賴喇嘛吩示。濟龍呼圖克圖。並四家噶倫。達賴喇嘛。世受大皇帝鴻恩高厚。疊蒙慈訓周詳。無微不至。達賴喇嘛。每以不能報答爲念。今因大皇帝聖壽無疆。而又聞知大皇帝疼愛內地百姓。屢次普免天下錢糧。達賴喇嘛仰體皇仁。於所屬唐古忒百姓。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豬等項。照舊交納外。所有應交各項糧石本色折色錢糧。普免一

年。並將所有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之舊欠糧石。及牛羊豬各項錢糧四萬餘兩。概行豁免。業經出示各處。通行曉諭。詎再唐古忒百姓本來窮苦。百姓內除出花亡故外。又因差事繁多。逃散甚衆。倘若不行查辦。優加撫卹。不但商上百姓日漸逃亡。且百姓缺乏衣食。所住房屋。必然破壞。今欲招迴百姓人等。給與銀兩。補修房屋。再有投入世家人戶之百姓。亦當令歸本處安置。商上給與口糧籽種。各務農業。三年之內。免其交納錢糧。不派各項烏拉差事。用示體卹。查百姓逃散之故。原因烏拉牛馬人夫柴草飯食費用繁多。以致逃散。今當曉諭遠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人等。遵照除各處朝佛熬茶來藏人等。及達賴喇嘛有事差往各處人等。所需烏拉若干之處。商上報明欽差大人衙門。仍由達賴喇嘛濟龍呼圖克圖發給印照外。其餘一切差事。如無欽差大人衙門漢番字樣印票。不得濫行應付烏拉。再有各處營官屬下世家人等。有不當差者。往後聽從營官派撥。如有絲毫抗違者。一經查出。定行重處。所有各項烏拉。自應不分世家窮民。均各一體當差。將此情由。回明欽差大人。嚴嚴出示曉諭等因。具稟前來。本

部堂
關部

甚爲喜悅。達賴喇嘛如此仰體大皇帝

高厚鴻慈。疼愛所屬百姓。普免一年錢糧。仍將所有舊欠錢糧。概行豁免。復諭令修整各處房間。將前次逃散之唐古忒衆百姓招迴。各歸本處。散給籽種口糧。安居耕作。三年內不納錢糧。真是達賴

喇嘛再造之恩。衆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恩典。安分樂業。所有辦理撫卹各條。開列於後。

一、達賴喇嘛所屬地方。自江卡起至前藏。由前藏至札什倫布。聶拉木。濟隴一帶大路。鄉村房間。及各遠近村莊房間內。均有坍塌者。著交各處營官。第巴。大小番目。一體清查。某處坍塌房間若干。某處逃散人口若干。核計招迴。逃散百姓足數。居住。應行修補房屋若干間。該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各於本管地方。卽速分投查明。估計修補。應需番錢若干。據實飛行呈報。達賴喇嘛。由商上照數發給。各該營官等。迅速僱覓人夫。修補齊整。以備招迴百姓。及本處無房間之百姓居住。此係達賴喇嘛疼愛衆百姓之菩提慈心。該營官第巴。大小番目。自應仰體達賴喇嘛之心。各於所管地方。實心辦理。倘有冒銷侵蝕等弊。不但天佛不容。於房間修理完竣時。本部堂差人查出情弊。定行從重治罪。

如果辦理妥善。實在於苦寒百姓有益。亦必優加獎賞鼓勵也。

一、乾隆四十二年以後。各鄉村逃亡他處百姓。及投入世家百姓。著交各該處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卽時分投查明。招迴本處。每人散給三個月口糧糶粃。仍按人分給籽種。分地耕作。田示之後。前後藏安插百姓。共千有一百

餘戶。第恐營官等日久藉端勒索。於嘉慶二年春。照依第五條內開。復出告示。飭令各營官。嗣後如有情願迴歸本處者。令其歸業。不願者。毋庸逼迫辦理。曉諭在案。

及各本處無力窮民。亦著散給兩個月口糧糶粃。量給籽種。一體趕緊耕作。毋致失業。大口每一個月口糧糶粃三克。小口每一個月

口糧糶粃一克半。務須均勻散給。分地耕種。毋致一夫失所。各處所需口糧糶粃籽種等項。約需番錢若干。該營官迅速呈報前來。以便商上照數發給。並着各該營官等。即將該處現有荒田若干。一面呈報本

部堂、
閣部。

一面明白曉諭。此項招迴百姓知悉。仍諭以達賴喇嘛慈悲。如此撫卹爾等。此時耕

作。並不令爾等交納錢糧充當烏拉差事。俟過三年。再行照例納糧當差。爾等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活命之恩。安居樂業。各勤農作。無爲懶惰。再聞得各處田畝。多有灌溉耕作。因豪勢營官第巴希圖需索錢文。及世家等霸占水渠。以致窮民不得按時灌溉。因之廢農失業。者不一而足。著通行曉諭知悉。嗣後如有此等情弊。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將勒索錢文之營官。第巴及霸占水渠之世家。一訊明。從重治罪。各營官第巴。世家等自應各顧體面。毋干重究也。

一、近年唐古忒衆百姓窮苦之故。原因烏拉、牛馬、人夫、柴草、差事繁多所致。今達賴喇嘛慈悲。所屬百姓。查明每戶各賞番錢一元。以示體卹。著交遠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等。於該管地方人戶若干。卽速查明呈報前來。以備商上照數給發。按戶分賞。該營官等不得以少報多。致干重究也。

一、江卡、觀角、作崗、桑阿、吹忠、博羅隆宗、碩板多、邊壩、甲拉墩、工布等處地方。唐古忒舊例。或十三年。或二十年。達賴喇嘛差人。於每處百姓現有騾馬內。十裏抽一。交商上應用。如不願交騾馬者。准其

折交銀錢。今達賴喇嘛深悉百姓寒苦。諭令現在雖已十三年。未收此項騾馬。但衆百姓近年生計實屬拮据。暫且停止抽收。俟過十數年後。百姓生計從容時節。再行酌量抽收一次。以緩民力。此特達賴喇嘛慈悲江卡等處百姓之意。著交江卡等處各營官。諭知該數處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委曲慈悲之意。各宜安分。力勤農作。以裕生計。毋致懶惰。有負達賴喇嘛之菩提慈心也。

一、唐古忒衆百姓與達賴喇嘛商上交差。原有定額。離藏遠者。准交折色。附近地方。例交本色。間有情願折交銀錢者。亦准其折交。查舊例。上等地下籽種一克者。交糧十克。中等地下籽種一克者。交糧七克。下等地下籽種一克者。交糧五克。衆百姓敬重達賴喇嘛。每遇豐年。亦斷不敢稍有違抗不納之事。倘遇旱潦霜雹歉收之年。該管營官第巴等查明。據實稟報。噶布倫。請示達賴喇嘛。亦必慈悲酌量分數。寬免錢糧。並無以歉收之年。仍行照數催交之理。今達賴喇嘛如此疼愛百姓。如再有苦累百姓之事。卽係營官第巴等辜負達賴喇嘛菩提慈心。除噶布倫各世家所屬百姓。差事稍輕者。自應照舊當差。毋庸辦理外。著交遠近各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等。於所管商上百姓。概行曉諭。所有每年近處交納青稞。雖向例分給衆百姓磨麪。每戶十二克。令其交糶粃十五克。現在達賴喇嘛慈悲。所屬百姓差事苦累。諭令每戶百姓分給青稞八克。磨交糶粃十克。以抒民力。三年內衆百姓如能勤謹磨麪。照數交納。卽永遠著爲定例。每年每戶分給八克。磨交十克之數辦理。如有故意少交

者於次年仍交十二克。令其磨交十五克糶糶。至每年所派收差孜仲、第巴、及該管營官、番目內、倘有從中多收糶糶、及遠近各處折收本色錢糧、任意多索等弊、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一、達賴喇嘛所屬百姓及各莊頭、每年按所種地畝、交納青稞麥豆折色銀錢、亦有定額、舊例、此三項糧食、每三克折交銀錢二兩、應交番錢十三個零五分、其應交糧食一克者、止折番錢一個零五分、又有應交草料、柴薪者、舊例、係夥種十三克籽種地畝爲一戶、每戶每年應折交草料銀錢五錢、柴薪銀錢八錢、牛一頭、二年交銀錢半個、縣羊十隻、二年交銀錢一個、山羊二十隻、二年交銀錢一個、工布地方百姓養豬者、每二十口豬、一年交豬一口、是各項錢糧皆有一定之數、今達賴喇嘛慈悲、又將草料銀五錢內豁免一錢、嗣後百姓每年止交草料價銀四錢、永爲定例、如果營官第巴等按照定數徵收、衆百姓何致如此苦累耶、惟是每戶所種地畝、多寡不一、於徵收各色錢糧時、自應令其照依每戶實種地畝若干、應納錢糧若干、按數交納、不可率行多徵、以致苦累百姓、著交各該營官第巴、大小頭目等、將此應交各項本色折色錢糧實在數目、於所管衆百姓徧行曉諭、俾知錢糧原有定額、以免任聽多索之累、並諭以達賴喇嘛仰承大皇帝恩訓、慈悲衆生、於今歲己卯年、所有達賴喇嘛屬下各處百姓、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豬等項、照數交納外、所有應交本年各

項糧石本色折色錢糧。概行豁免。並將各處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所有舊欠糧石。及牛羊豬各色錢糧四萬餘兩。概行豁免緣由。達賴喇嘛業經出示徧行曉諭矣。此係達賴喇嘛洞照衆生寒苦情形。逾格慈悲。是以如此疼愛所屬百姓。於所屬各處。新舊錢糧。概行豁免。用示體卹。衆百姓自應感激。達賴喇嘛慈悲再造之恩。各安生業。此內如有他處逃荒來者。問其情由。應卽遣回本處。著該營官等。卽酌量給與途間日需口糧糶糶。令其各回本處。請領口糧籽種。力勤耕作。該營官等所有發給糶糶數目。值銀若干。呈報前來。卽由商上照數發還。其逃荒百姓。如不願回本處。欲就近耕作者。該營官等照前第二條所諭撥給地畝。並兩月口糧籽種。卽令於該處耕作。戒令毋得懶惰廢農。各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仍將所管地方逃荒百姓。就近耕作者幾戶。回歸本處者幾戶。開單呈報。以便查核。該營官第巴。大小番目等。倘不盡心妥辦。查出一定分別重罰示懲。所罰銀錢。卽分賞該處貧民。如果辦理妥善。達賴喇嘛自必另外獎賞也。

一、達賴喇嘛商上每年派往各處收差孜仲第巴。所收錢糧交商時。原有比較功過之例。惟查此項專差孜仲第巴。未免貪功。無論百姓能與不能。一律嚴催。因此百姓受累者。亦難保其必無。各該處既設有營官第巴。大小番目。自應會同商上專差之孜仲第巴。體察百姓生計。及年成豐歉。留心核實徵收。著交各該營官等。嗣後每年公同商上所差孜仲第巴。於百姓內能交者。按例全數徵收。其不

能全數完納者。短收若干數目。據實呈報。仍於專差第巴回程後。該處營官即將所管百姓。每戶完糧若干之數。按名開單。本人名下。令其自印圖記。營官加結。呈報商上。以便與孜仲第巴所交錢糧數目核對。如果查對相符。所差第巴自然有功無過。商上回明達賴喇嘛。自必慈悲量加獎賞。而於該處營官。達賴喇嘛亦必慈悲賞賜阿第素章嘎。以示鼓勵。倘或專差孜仲第巴。與各該處營官第巴等。通同舞弊。徵多報少。侵蝕入己。一經查出。務必從重治罪。爾等各宜感激。達賴喇嘛慈悲一體實心秉公。徵收錢糧。毋致苦累百姓也。

一、達賴喇嘛商上每年所需柴薪。派有第巴。以衆百姓一年所交柴薪折色銀錢採買。第巴等如於近處採買不敷。間或差人到德慶溝、德隴、喇崗、達克則四處地方採買。馱運至藏應用。惟柴薪一項。所需烏拉牛馬人夫甚多。今達賴喇嘛慈悲諭令。如柴第巴差人採買柴薪。沿途每用烏拉牛一頭。每日賞僱價銀一錢。驢騾每匹亦賞僱價銀一錢。每背夫一名。一日賞僱價銀五分。在於採買柴薪銀內發給。以裕民力。此達賴喇嘛格外體恤慈悲之意。所有辦柴第巴等。務須仰體遵行。每用烏拉一定按數內公平發價。如有從中剋扣不發者。或經查出。或被告發。定將該第巴及所差採買人等。詢明從重治罪。達賴喇嘛如此疼愛百姓。爾衆百姓自應感激。盡心與達賴喇嘛當差。無爲懶惰也。

一、現在達賴喇嘛諭令商上所管衆百姓內。如有新投各世家者。令其卽行退出。使回本處農作。亦照

第一條所諭。達賴喇嘛賞給口糧糶粃籽種。各安生業。此特達賴喇嘛惟恐小民日漸失所。故不惜多費。優加體恤。所有各世家。自當仰體達賴喇嘛慈悲。遵行。如有遺迴者。該世家亦應酌量給發路費。以資途間餬口。所需路費若干。據實報明。卽由商上發還。再各世家本身屬下百姓。及噶布倫。戴琿。營官第巴。各人屬下百姓。及各寺廟種香火地者。各爲初息百姓。此三項百姓。雖較之達賴喇嘛屬下百姓。差事稍輕。其內寒苦之人。亦難保其必無。各世家。噶布倫。及各寺廟管事喇嘛等。亦應體察捐資撫卹。如果實在無力出貲者。由噶布倫稟請達賴喇嘛。一體賞給銀錢。以安生業。倘有能自行出貲。而捏報無力者。查出定行從重議罰。各世家。噶布倫等。自應仰體達賴喇嘛慈悲。衆生之意。激發天良。實心辦理。以期子孫世代永獲天佛保佑。共享昇平之福。是本

部堂、
關部

與爾衆同心共願

者也。

一、唐古忒。大家人戶。遇有應當烏拉差事。不但藉有噶舒克卽執照。仗勢得以免派。而私用之烏拉。尙俱累於窮民。迺與達賴喇嘛慈悲衆生之意不合。今達賴喇嘛諭令不分世家貧民。均應一體出當烏拉差事。以示平允。各處大家人戶。屬下之人。如有應當差事。故違不當差者。嗣後聽從各該處營官秉公派撥。毋得偏苦窮民。再各大家人戶。如有差人向各處買賣者。應於本欽差衙門報明請票。

照依達賴喇嘛所發駝運柴薪價銀數目沿途發給僱覓烏拉應用毋致苦累百姓如無本部堂印票無論漢番概不准百姓私行應付烏拉將此通行各處大家人戶及達賴喇嘛所屬衆百姓知悉永遠遵行外衆百姓遇有應行預備達賴喇嘛各項烏拉差事亦不得稍有違誤再查世家人等於衆百姓散茶收買青稞之事在世家無大便宜而在百姓則大有苦累嗣後各世家自應仰體達賴喇嘛疼愛百姓之心停止散茶收買青稞應照市價平買應用倘有違犯者定行重罰示懲決不寬貸也以上十條兼寫漢番字樣刊刻刷印於達賴喇嘛所屬各處通行發給曉諭知悉一體遵行現在春作已近各處營官第巴大小頭目及商上專派之戴琫等務須查照十條內所開各項應辦事件趕緊盡心辦理總之先期僱覓人夫補修房間爲急速令招迴之百姓及各本處無業之百姓早得棲身之所趕緊耕種無誤本年農作即係該營官第巴大小頭目及專派戴琫等衆人之功臨時查明自應分別獎賞如有潦草完事並不實心妥辦者即或達賴喇嘛所差之人不能查出本部堂亦必差人查明將潦草完事之人定行從重治罪以示懲儆本部堂言出法隨決不姑貸仍著各營官第巴及專派戴琫等各人遵奉十條所諭事宜趕緊辦理緣由陸續明白呈報本部堂及噶布倫處以備查核隨時指示妥爲辦理以期速救衆生可也爲此通諭知悉毋違凜遵特示開部

爲曉諭事。今班禪額爾德尼推廣大皇帝惠愛番民之聖慈。將後藏所屬唐古忒百姓本年應交糧石。豁免一半。並舊欠各項糧銀。概行豁免。仍於所屬地方。察有失業番民。分別散給口糧糶糶。青稞籽種。咸使得以資養耕作。復將坍塌房間。漸次修補。使窮苦番民。得有棲止之所。永遠安業。此特班禪額爾德尼敬謹恭祝大皇帝萬壽無疆。是以疼愛所屬百姓。如此慈悲辦理。其總辦札什倫布事務之歲琿莫爾根堪布。札薩克喇嘛。亦頗能體帖班禪額爾德尼慈悲。於此等資養百姓之處。尤能盡心妥辦。所有後藏所屬唐古忒百姓。自應感激班禪額爾德尼疼愛爾等之意。及歲琿莫爾根堪布。札薩克喇嘛。竭力籌辦資養爾等之苦心。各宜躬耕農業。毋致稍有懶惰。有負班禪額爾德尼慈悲。現在達賴喇嘛資養所屬百姓。業經開列十條。通行曉諭。其後藏所屬百姓內。有應行仿照十條辦理之處。歲琿莫爾根堪布一定妥辦曉諭。俾爾等安居樂業。永享昇平之福。班禪額爾德尼如此疼愛爾等。於應當一切差事。務須盡心無誤。如營官第巴。大小番目內。倘有從中勒索。及私用烏拉等弊。爾等自應親赴歲琿莫爾根堪布處。據實控告。以便秉公查辦。示懲。爾等亦不可假捏誣告。妄生事端。自討罪戾。爲此。曉諭後藏所屬唐古忒百姓知悉。凜遵毋違。特示。

奴才松筠、和甯跪

奏爲欽遵恩旨、撫卹番民、辦理緣由、仰祈聖鑒事。奉。上諭。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聞朕普免天下

錢糧恩旨。請將唐古忒百姓應交本年糧石。及舊欠錢糧。分別豁免。並撫卹貧民辦理。殊屬好事。即照所請辦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既能仰體朕意。撫卹唐古忒百姓。竟可毋庸出其己資。著加恩動用該處正項。賞給前藏銀三萬兩。後藏銀一萬兩。交松筠等盡心妥辦。勿使一夫失所。以副朕一體惠愛番民至意。欽此。欽遵。奴才等謹將恩准豁免錢糧緣由。通行曉諭外。查前藏所屬唐古忒百姓。各處設理營官管理。共九十三處。在在皆有窮民。按其地方大小。人戶多寡。分別極貧次貧。其應行撫卹。賞給籽種。及修補房間各事宜。奴才等逐一酌定章程。繕寫告示。謹以恩賞銀兩分撥。一並發往。飭交各營官。遍行曉諭恩旨。妥爲分賞辦理。務期番民均沾實惠。奴才等仍派妥實員弁。分路詳細稽查。倘有遺漏。或致窮民失所者。即係該營官並未盡心撫卹。查明從嚴懲治。如果辦理妥善。即行分別獎賞。以示鼓勵。奴才等督率衆噶布倫及各營官。妥爲分賞撫卹後。再行恭摺具奏。至布達拉近處窮苦番民甚多。其內各鄉來者。晝則乞食。夜則露處。奴才等謹將恩旨黏貼告示。隨傳集此項貧民。面爲曉諭。爾等皆係失業百姓。今大皇帝普惠番民。恩賞銀兩撫卹。俾爾等得資休養。各安生業。衆番民聽聞之下。齊聲歡感。跪叩皇恩。咸稱我等番民得以活命。實賴大皇帝再造慈恩。惟願大皇帝聖壽無疆。無不額手感頌。奴才等一一面詢。其情願回歸本處者。即按戶口賞銀。差人送回。交該營官照依告示安插。各令務農復業。其內疲癯殘疾。不願回歸本處者。俱於藏內補修房

間以資棲止。並酌量賞給糶粃酥茶。得以餬口。自能各謀生計。不致失所。所有衛藏番民。既蒙皇恩。賞銀撫卹。自奉到恩旨後。復得時雨。大田漸次播種。番情實屬甯帖。再恩賞後藏銀一萬兩。奴才松筠於本日拜摺後。卽行起程。前赴後藏一帶。查閱營伍。自應親身帶往。恭宣皇上恩旨。妥爲撫卹辦理。以期仰副聖主惠愛番黎。有加無已至意。俟到後藏。謹遵旨盡心查明分賞。另行恭摺奏聞。所有。奴才等接奉恩旨。撫卹辦理緣由。謹繕摺先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二日。奏。五月二十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再。奴才等查有近藏之三十九族地方番民。每年應納貢馬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向由駐藏辦理夷情事務之理藩院司員徵收。彙交前藏糧務。歸入正項應用。今蒙恩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所請。將衛藏唐古忒百姓新舊錢糧。分別豁免。此三十九族番民。應納本年貢馬銀三百九十一兩一錢二分。應否特降諭旨。一律豁免。出自皇上天恩。伏候訓示。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二日。奏。五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自當豁免。欽此。

再。前藏所屬東南西北各處撫卹事宜。現經和甯督率辦理。其自前藏至後藏。定日。西南大路一帶。應行撫卹處所。奴才松筠親費賞銀。經過地方。傳集番民。恭宣皇上恩旨。分別撫卹。今至後藏沿途分賞番民。查有拋荒田地。均已詢明散給籽種銀兩。令其補種蕎麥。尙可不誤耕作。其有坍塌房屋。已

酌給銀補修。衆番民生計頓舒。齊向東叩頭。咸稱大皇帝聖壽無疆。無不歡聲感頌。奴才途次貢噶地方。分賞撫卹後。有該處營官巴素多爾濟。膽敢私向衆貧民抽取賞銀二十餘兩入己。隨經千總李臻。把總胥耀宗訪出。稟知。奴才當卽審明。追出銀兩。分賞原人外。將巴素多爾濟革營官。對衆重責枷號示懲。並通行曉諭。以爲營官不法者戒。現在千總李臻。把總胥耀宗稽查一切。實屬盡心出力。合無仰懇聖恩。將千總李臻賞給守備頂帶。把總胥耀宗賞給千總頂帶。如始終奮勉。遇有該省缺出。再行陞補之處。出自皇上天恩。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十六日。自札什倫布具奏。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奉到硃批。覽。欽此。

奴才和甯跪

奏爲恩賞前藏撫卹銀兩。辦理完竣緣由。仰祈聖鑒事。竊照松筠起程以前。與。奴才細心商酌。凡前藏地西至後藏所屬地方。俱係松筠於查閱營伍之便。攜帶銀兩。帶同知州劉印全。游擊什格。分途散給。其前藏所屬之東南北三路。交與。奴才和甯督率經理。查前藏附近東南北三路。大小寨落。共四十七處。按照噶布倫等所查戶口數目。每處約計銀錢自三四千圓至五六百圓不等。派委營弁三員。帶同誠實仔仲。卓尼爾等齋往。眼同各該處營官。秉公散放。并飭委員外郎鍾琦。知縣楊卿雲。守備衛觀光等。於就近處所。分路抽查。毋任絲毫剋扣。務使無業窮番。溥沐皇仁。均沾實惠。至東北

大路如拉里、碩板多、羅隆宗、江卡等處毗連寨落。程途較遠，均酌定銀兩數目，由驛遞交該管地方文武員弁督同該處營官散給，毋致稍滋弊端。松筠路過前藏西路洞噶爾關口，爲外番往來必由之徑，見其牆垣坍塌，行知奴才飭噶布倫趕緊修砌。茲於四月二十五日，委員外郎鍾琦查驗，均已一律完整，頗肅觀瞻。奴才不時親往附近寺廟鄉村巡查，見闔藏僧俗人等無不感頌大皇帝普惠鴻慈，至優極渥，番情甚屬歡忻。所有前藏東南北三路實用過銀兩數目，統俟松筠辦理西路後藏完竣時，再行彙齊，會摺具奏，造冊咨送理藩院備查。奴才謹將辦理前藏撫卹事宜完竣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六十年四月三十日具奏。本年八月初四日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

奴才松筠跪

奏爲閱邊撫卹番民酌減賦役緣由，仰祈聖鑒事。奴才於四月十六日由札什倫布拜摺後起程，帶同噶布倫及後藏商卓特巴等，於沿途前後藏兩屬番民已隨處查看情形，分別撫卹。間有坍塌房屋，間已皆賞銀修補。其前藏所屬最苦之協噶爾、薩喀等處番民，俱已加倍卹賞。奴才於二十四日行抵定日汛，較閱漢番官兵事畢，詢得聶拉木、宗喀、濟隴一帶番民生計尤爲竭蹶，因卽輕騎減從，由定日汛先到聶拉木，次到宗喀，又次濟隴，查看情形，隨處敬宣恩旨，亦如協噶爾等處，於極貧者每

戶三兩。次貧者每戶二兩五錢。再次者二兩。逐一分賞撫卹。並查有應修房屋。當卽賞銀飭令修補。其無田產之貧民。均已安插卹賞。衆番民歡欣頂感。跪叩皇恩。無不虔祝聖上萬壽無疆。番情極爲歡忭。伏查聶拉木、宗喀、濟隴、及沿邊一帶。俱係達賴喇嘛所屬。爲藏地極邊保障。自應輕其賦納。優示體卹。今面詢此數處百姓。每年應納錢糧之外。尙有別項折色。而濟隴番民賦稅尤重。奴才前此曾向達賴喇嘛言及番民窮苦情形。據云。若查有苦累之處。卽懇隨時調濟。奴才因向邊民等皆諭以達賴喇嘛之意。每年止令交納正項錢糧。其餘賦稅。概行豁免。其聶拉木百姓錢糧過重。已量爲減定額數交納。尙有沿邊之薩喀、阿哩、帕克哩、定結、喀達、絨轄六處邊民。賦納皆屬較重。查明均爲減免曉諭。並示體卹。再途次有番民稟訴。每年達賴喇嘛商上。及大寺廟差人赴聶拉木等處貿易者。邊地百姓應付烏拉。實爲苦累等情。奴才復查屬實。已嚴行出示曉諭。嗣後此項貿易者。於邊地所需烏拉人夫。俱著發價僱覓應用。其唐古忒各世家。及達賴喇嘛親屬人等。概不准私用烏拉。以期永抒民力。惟查前藏所屬番民窮苦者甚衆。奴才於沿邊體訪。復面詢百姓窮苦根由。緣達賴喇嘛商上每年差派雜役繁多。所屬百姓內除邊遠游牧者。尙無從攤派。其餘所有種地番民。一年交納各項錢糧外。每戶仍攤出銀三兩至六兩不等。名爲幫貼夫役盤費。查此項差役。係灑掃布達拉等處寺院。及秋季割草交商上應用而派。因循年久。遂爲定例。其苦累番民者。莫此爲甚。況詢問後

藏向無如此差派。札什倫布各寺廟皆係僧衆自行灑掃。是以後藏百姓十分窮苦者尙少。此項差派既無關於商上錢糧實屬浮費。自應嚴行禁止。以廣皇仁。而除積弊。奴才因卽通行曉諭。此項差徭永行禁止。並嚴飭噶布倫各營官。倘有違禁私派者。定行嚴參重治其罪。至商上日需之草束。原有百姓一年所交折色銀一萬餘兩。不但足敷應用。尙有盈餘。儘可僱募應役。此在達賴喇嘛不過微減浮費。於商上用度無慮缺乏。而衆百姓每戶一年省銀數兩。生計自能寬裕。奴才松筠仰蒙聖主委任於一切事務。惟有凜遵訓旨。恪守章程。留心整飭辦理。以期敬副教誨。諄諄至意。今蒙我皇上恩澤隆施。於前後藏賞銀遍行撫卹。繼以達賴喇嘛減免賦役。衆番民生計立見寬舒。實足以永安樂利。上慰慈懷。所有奴才閱邊撫卹番民及減免賦役各緣由。謹繕摺據實陳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自札什倫布具奏。本年八月初四日。奉到硃批。覽奏俱悉。欽此。

再。奴才松筠現已回至札什倫布。所有後藏所屬西路百姓業經奴才帶同商卓特巴於沿途分別撫卹。其餘各處應行卹賞者。曾交糧務劉印全等督同歲瑤堪布分賞。辦理已經完竣。今復查詢番民並無遺漏。尙屬盡心妥辦。至和甯經理前藏東南北路撫卹亦將就緒。所有恩賞銀四萬兩。於前後藏分別撫卹數目。容俟奴才回到前藏與和甯會摺陳奏。本年衛藏地方雨水霑足。各處稞麥長發茂盛。可期有收。實堪上慰聖懷。奴才於本日拜摺後起程。由後藏陽八井一帶稽查已賞地方。順

道卽回前藏謹奏。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自札什倫布具奏。本年八月初四日。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

爲曉諭事。照得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噶倫等稟稱。今將衆百姓應交木兔年糧石。概行豁免。所有散給各寺喇嘛。並各處營官。及辦事頭目等口糧。在商卓特巴處。將所存各物取出。折算價值發給。稟請酌定前來。本部堂、關部查商上每年散給各寺喇嘛。並營官頭目。向係散給糌粑、酥油、茶葉。並無折

給綢緞布疋等物之例。但本年衆百姓應納糧石。已蒙達賴喇嘛慈悲。概行豁免。是商上所入無多。所出亦應酌減。所有各寺喇嘛。並各營官頭目。平日均受達賴喇嘛覆庇之恩。自應仰體達賴喇嘛愛民之德。其本年額給口糧。暫准給與綢緞布疋等物折算。以節費用。俟來年仍照舊給與本色。倘商上所發綢緞布疋內。或有霉爛破壞者。許該喇嘛、營官、頭目。據實回稟。以憑飭令更換。設若該喇嘛、營官、頭目等。領出此項綢緞布疋等物。另行售賣。不能如折算之價。稍有不敷者。惟當仰體達賴喇嘛慈悲衆僧之意。毋生怨尤也。本部堂、關部細查噶布倫等所開各物價值。皆係比照市價從減核定。

尙不能有致苦累爾等。爲此。出示曉諭。並將各物折算價值數目。開列於後。仰卽遵照。須至告示者。

計開。

大緞一疋。合算銀錢四十兩。蟒緞一疋。合算銀錢二十五兩。綿緞一疋。合算銀錢十八兩。小緞一疋。合算銀錢七兩。片金一疋。合算銀錢七兩。頭等哈達一疋。合算銀錢三兩。二等哈達一疋。合算銀錢八錢。三等哈達一疋。合算銀錢五錢。小哈達一連。合算銀錢七錢五分。八箇頭哈達一連。合算銀錢二錢二分半。花綢一疋。合算銀錢八兩。臺鎮布一疋。合算銀錢一兩二錢。板折布一對。合算銀錢八錢。口袋布一疋。合算銀錢一兩。鍋焙茶一甌。合算銀錢二兩五錢。邛州茶一甌。合算銀錢二兩五錢。線茶一甌。合算銀錢一兩五錢。煙一包。合算銀錢四兩。納達綢一疋。合算銀錢一錢五分。好氈氊一箇。合算銀錢五兩。中等氈氊一箇。合算銀錢三兩五錢。下等氈氊一箇。合算銀錢一兩五錢。靛一克。合算銀錢二兩五錢。黃丹一包。合算銀錢七錢五分。樹果一包。合算銀錢四兩。紅綾一疋。合算銀錢六錢。葡萄一包。合算銀錢三兩。鐵一克。合算銀錢三錢。銅一克。合算銀錢八錢。鎗一桿。合算銀錢五兩五錢。

此件據噶布倫等議定。商上所屬各處百姓。每年應交草糧折色銀兩。約有一萬。所有達賴喇嘛之上等馬騾五十餘匹。次等馬騾五十餘匹。奶牛四十隻。所需草料。除附近屬下供應外。其有不敷。即以前項折色銀兩。採買添補。今核計。

一、達賴喇嘛之每馬一匹，日需草二克，每牛一隻，日需草一克，每日共需草二百四十克，一年共計用草八萬六千四百克。

一、割蘆草雇夫一名，需錢二圓，一日儘可割草五十克，每日雇夫一百名，用錢二百圓，可割蘆草五千克，以六十日計，儘割草三十萬克，用錢一萬二千圓。

一、運草交商上，每雇夫一名，日需錢二圓以上，一年計共用錢一萬二千圓。

以上割草三十萬克，內達賴喇嘛騾馬五十餘頭匹，又次等馬騾五十餘頭匹，奶牛四十隻，每馬一匹，日需草二克，奶牛一隻，日需草一克，一年共用去草八萬六千四百克，下賸草二十一萬三千六百克，並外收附近莊頭交納草束，支應各衙門馬匹，及濟龍呼圖克圖馬牛，並各處來藏熬茶瞻禮人等馬騾之用。

一、布達拉每日掃地背水等項夫役六十名，足以敷用，日給煮粥一次，每名給錢五分，共錢二十圓，一年共用錢七千二百圓。

一、色拉別蚌千殿，大小昭五寺，一年以二千三百七十六圓錢，分給自雇。

一、大小衙門使用烏拉及通事，乃心巴等烏拉，一年共用銀錢四千二百圓。

一、背運柴草及念經需用各物，並零星補修房屋，向用烏拉八十餘名，今減用四十名，每名日給銀錢

五分。共用錢四千八百圓。

以上一年所用烏拉。共錢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六圓。

一、夏天疏通水溝。雇夫挖淘。一年約用錢一千圓。

一、鑄佛處所雇烏拉。用錢一萬圓。合蠻銀一千五百兩。一年陸續雇用。

一、痘廠補築房屋。及病人養贍。共用錢三千圓。合蠻銀四百五十兩。

以上各項。通共用錢四萬八千一百五十二圓。合蠻銀七千二百二十二兩八錢。

一、下賸銀二千七百餘兩。卽以此項賸銀。作爲買料應用。今查割草掃地二項差事。可以永遠豁免。奏明大皇帝。嚴查禁革等因。據此。業已奏聞。奉旨允准。遍發告示。曉諭遵行。其噶布倫等定議原字。著存案備查。再此項草料折色。每戶百姓。一年應交蠻銀四錢。向來商上。每年共收一萬餘兩。至前藏所屬充當番兵之二千六百二十五戶。照例免交草料折色。亦不過一年短收蠻銀一千有零。是商上。每年仍收折色銀九千八百餘兩。除每年僱募割草夫役。及各項掃地背水等烏拉。並天花痘子廠等處一切應用。共需蠻銀七千餘兩。尙盈餘二千餘兩。以爲添買料豆應用。並無缺乏。況此項折色。係從前頗羅錦爲岳大人官兵養馬攤派之項。實非達賴喇嘛商上應收者。今算明如此應用。甚爲允當。且凡有種地百姓。以此每戶一年省銀數兩。其益良非淺鮮。又達木兵丁口糧。原有班大人

任內奏明奉旨准賞之田地甚多。乃年久致將口糧田地歸商一半。一半賞與公班第達。率由薩喀、哈喇烏蘇、拉倉等處黑帳房百姓攢派羊隻作爲口糧散給。殊屬不合。其班第達田產業已入官。以充番兵口糧。無庸另議。而商上既有一半田地收租人稱年久礙難清查。所有達木兵丁口糧銀錢九千五百一十六圓。自應照依噶布倫等所議。每年屆期由商上發給。從前濫行攤派之薩喀等三處羊隻一概卽行豁免。以抒民力。並此聲明備查。庶免久而蒙混舞弊。藉辭攤派百姓也。